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

百卷文库

中国少年儿童报刊
工作者协会 编

故事世界

卷

8

ABC

X

1

2

曾经打开城市的喧嚣
聆听过悦耳的铃声
想起久违的铃声
重温一下往日情怀



ABC

÷

同心出版社

本卷主编的话

《故事世界》月刊由海燕出版社编辑出版，创刊于1984年，是全国唯一的一家以青少年（初、高中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的通俗文学刊物。每期发行量在25万—30万册，连续5年荣获晋冀鲁豫4省优秀期刊奖。

《故事世界》多年来始终坚持自己的办刊宗旨，为青少年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辟有“校园故事”“警世钟声”“世风透视”“今古传奇”“海外风云”“马路新闻”“读者寄语”“调侃词典”“开心一笑”“千奇百怪”等栏目，以健康向上、生动有趣的各类故事，丰富了青少年的业余生活。

编辑部的同志几年来搞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从地域上看，我们的读者遍布除台湾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从年龄上看，热心的读者包括从7岁儿童到81岁高龄的老人；从文化程度看，有小学、初中、高中、大中专生及本科生。《故事世界》的影响已遍及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刊物办得通俗易懂，老少皆宜；刊物的风格雅俗共赏，适合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阅读。

我们从调查的结果中分析得知：10岁—30岁的人为《故事世界》的主要读者对象，而13岁—20岁的人又明显高于两头的人。从计算机分析的数据看，初中生占了57%，高中生占了25%，二者共占了82%。这些统计数据充分说明《故事世界》的主要读者对象为青少年。因此，《故事世界》既不同于社会上供成人阅读的通俗文学刊物，又有别于供青少年阅读的综合性或教育刊物。这是编辑部的同志在反复调查研究后确定的办刊方向，这在全国也是少见的。《故事世界》以故事这一人们喜闻乐见的特殊的艺术形式，为青少年打开了一扇了解社会的窗口。

在今后的日子里，《故事世界》竭诚为广大青少年朋友服务，愿将更多的故事精品奉献给故事爱好者。

序

余心言

中国的少年儿童报刊，正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正式出版的已经超过200家。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有面对中学生的，有面对小学高年級的、低年級的，还有面同学龄前幼儿的；有的以图为王，有的以文字为主；从内容看，有综合类、科普类、文艺类、艺术教育类、学习类；还有以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

在广大少儿报刊编辑以及少年儿童文学工作者、美术工作者、科普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少儿报刊源源不断地为广大少年儿童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新人健康成长。少年儿童报刊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报纸和刊物都是定期出版的。它的长处是能够及时向读者提供新鲜的信息，满足读者的需求。缸点是不便保存和检索。虽然现在已经有了计算机手段。但似乎还没有哪一家报刊已经做到全文输入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的使用也还远未普及。许多优秀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了，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是事过境迁，也就成了明日黄花，后来的读者想找也找不到了，许多读者还根本不知道有过这样的作品。而少年儿童又是人生的成长阶段，每年都有上千万的新读者进入这支队伍，同时又有成千上万的老读者离开这支队伍。新的读者需要新的知识、新的读物；他们也有许多需求同他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是类似的。报刊又不可能老是炒冷饭，大量刊登过去的作品。这是一个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使一些作者辛勤劳动的精神产品继续发挥作用，满足新一代小读者的需求，这是一个值得花气力去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的组织下，各家少儿报刊编辑部共同努力，编辑出版《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好办法。我翻阅了已经编好的几本书稿，感到内容中相当精彩的。一册在手，不同的读者就可以饱览自己喜爱的报刊中多年积累的精华。

这一套文集出版的另一方画功效是，便于各少年儿童报刊回顾总结自己的经验，互相交流，共同进行规律性的探讨，促进整个少年儿童报刊事业向新的高峰迈进。人类即将进入新的世纪，今天的雏鹰将要在新的天空中搏击。他们有理由要求获得更精美的精神营养。我相信，我们的少年儿童报刊百花园明天必将更加光彩夺目。

1997年1月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

中考状元历险记

周振亚

古宁城外，离南门8里地，有个牵牛庄。今年庄上出了个中考状元，名叫须大元。初中毕业升高中，6门功课他考了596分，除去语文扣掉4分，其余5门功课门门满分。他不但轰动了牵牛庄，在整个古宁市都成了新闻人物，记者采访，电视台录像，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热闹归热闹，大元的爸爸心里明白，儿子被市重点高中古宁一中录取，不愁以后考不上大学，可是往后要花的钞票也不少，单凭自己承包的几亩水田，以及喂两头猪、养几只鸡，不吃不喝也供养不起这个读书郎。有钱人家求神拜佛养不出好儿女，难得大元如此争气，为了钱不让他念书，当爹的于心何忍。他找几个朋友商量后，决定合伙出去做几个月小买卖，倘若混得好，以后哪怕弃农经商也要让儿子读完大学。

须大元是个懂事的孩子，爹一走，他就担起了管理稻田的重任。他15岁，皮肤黝黑，身体壮实。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学习拔尖，并不是靠死记硬背。他上课特别专心，听懂就记住了，回家以后，抢着干家务事和田里活，天长日久，干农活也成了一把好手。

这天吃过午饭，大元扛把铁锹去稻田放水。他家住在牛头埝东边的胭脂河畔，翻过牛脖子才能到承包田。牛头埝是座小山，牛脖子是山坳。往南，山又高起来，像一条卧在大片葱绿稻田边伸头饮水的老青牛。如今，牛脊背那儿已被近年开辟的205国道拦腰切断，牛头、牛脖子跟牛身子分了家。整个牛头埝、牛脖子的山林都被巫云鹏村长一家承包了。巫村长在牛脖子那片平地上建了一幢小楼，围起竹篱墙，开了一爿汽车修理厂，交给他大儿子巫彪经营，还独资修了一条300多米的专用简易土公路，在绿树掩映中与国道相连。这地方像一块隐蔽的禁区，外人轻易进不来，修车厂开在这儿，怎么会有生意呢？巫村长自己在205国道路边还有一幢3层9间的汽车饭店，他是牵牛庄首屈一指的富户。

就在须大元走近修车厂的时候，一个城里来的女中学生正手举一架照相机，对准修车厂的篱笆墙和大门口，“咔嚓咔嚓”拍照片。那篱笆墙和大门楼上爬满了牵牛花，红蓝黄白紫，大朵大朵的牵牛花张开小喇叭争奇斗艳，煞是好看。城里的小姑娘被如此好看的花朵吸引了，正面，侧面，对准大门，拍了一张又一张。

站在二楼的巫彪的弟弟巫豹发现了拍照的人，高喊道：“哥，有人拍照！”巫彪正和两个人在院子里检查一辆崭新的黑色小轿车，听到喊声立即转身制止：“不许拍照！快把胶卷退下给我！”边说边往外走。那姑娘一见慌了，调头就跑，跑到一辆女式山地车跟前，手忙脚乱地掏钥匙开车。

巫豹在楼上恶作剧地大叫：“‘大黑’，咬她！”巫彪正走到大门口，弟弟的话提醒了他，立即解开拴狗的皮绳。一条大黑狗“呼”地从大门里蹿出来，一口咬在姑娘小腿上。如果不是她穿条牛仔裤，小腿上那块肉肯定被撕下来，姑娘疼得哇哇大哭。巫彪左脚有残疾，走不快。

须大元一阵狂奔赶到前头，举锹往狗屁股上一拍，大黑狗才松开口，对着须大元汪汪狂吠。姑娘已打开车锁，但裤子上渗出了血渍，她受伤了，腿也吓软了，别说骑，连推车的力气都没有。大元急忙说：“你坐在后面，我带你跑！”

巫彪已赶到近前，怕他俩逃掉，连喊：“‘大黑’，上，咬！”大黑狗得到主人唆使，直扑那姑娘。

大元救人心切，平端那把铁锹，护住姑娘，欲把黑狗吓退。岂料那狗扑得太快，锹刃直戳它咽喉，狗颈上有道皮带圈，正巧挡住锹刃往下滑去。那锹挖泥铲草断树根，刃口雪亮，锋利无比，一下子切进黑狗脖颈一寸多深，黑狗等于自己用力把自己杀死了。

一看弄死了村长家的爱犬，须大元吓出一身冷汗。他扔掉铁锹，蹬着车子狂奔，一会儿蹬上国道。他问姑娘往哪儿，姑娘说进城，他又风驰电掣顺国道直奔城南门。

眼看离南门不远了，忽听后面突突响，须大元回头一瞧。不好！巫彪骑一辆摩托车追上来了。自行车哪能跑过摩托车呀，怎么办？大元看见迎面开过来一辆集装箱卡车，灵机一动，趁卡车挡住摩托车视线时，他一扭车把，蹿进马路对面的一条小巷，躲在一户人家的墙后。

过了一会儿，他叮嘱那姑娘：“你稍等一会儿，我先去侦察侦察！”他跑到巷口，探头朝城门口一看，吓了一跳。巫彪正跨在摩托车上，站在城门口，他不笨，朝前看不见大元他俩，就猜中是躲在后面什么地方了。

大元回头问那姑娘咋办？姑娘说：“顺这条巷子可以到西门，路远点，离我家却近了。”大元说：“你被狗咬了，得先找医院打预防狂犬病的疫苗，南门口就有医院。”姑娘说：“西门也有医院，比南门那家大。快走吧，让那流氓干等去！”

须大元载着姑娘进了西门，找到第二医院急诊室，挂号，交钱，拿到注射卡，打过防疫针后，大元问：“你干嘛非去那儿拍照片？”

姑娘这才告诉他，自己叫黄小欧，是市《中学生报》的小记者，去牵牛庄为的是找须大元采写专访，见到牵牛花可爱，顺便拍几张，准备送少年宫参加摄影展。这架尼康高级相机是她特地从爸爸那儿借来的，性能特棒，原打算替中考状元须大元好好拍几张照片。须大元忍不住说：“我有啥好照的！”

黄小欧瞪大丹凤眼：“你就是须大元？”左看右瞧，一拍巴掌，“嘿，真是你！我在电视上见过。那时你留有头发没剃小平头，穿衬衫没穿汗衫，你改了样儿，我都没认出来，太棒了，请到我家，详细谈谈！”须大元本不想跟她回家接受采访，无奈黄小欧撒娇说腿还疼，寸步难行，求他送到家。

须大元推着她刚走出医院，抬眼就看见巫彪骑着摩托迎面搜寻过来，躲也躲不及了，大元对小欧说：“狗是我打死的，我负责，没你的事，你快走吧！”黄小欧倔强地摇摇头：“你为了救人，属于正当防卫。到了城里，我才不怕这个臭流氓！”巫彪停车，嘿嘿一笑：“我猜中你们走中路进西门一定会找医院的！”他一瘸一拐逼上来。须大元迎上去：“打狗的是我，想怎么着，找我！”

巫彪哼了一声：“跑不了你，狗的帐待会儿再算！”用力把他拨到旁边，对黄小欧说，“小丫头，把底片退出来给我，保证不难为你！”伸手去抢她的照相机。

黄小欧刚才还豪气冲天地说不怕臭流氓，这会儿看见巫彪伸出纹了两条

蛇图案的粗胳膊向她扑来，脸都吓白了，想喊喊不出声，直往后退。须大元情急之下，扑上去搂腰抱住巫彪死死不放，大叫：“你骑上车子快跑！”黄小欧回过神来，跨上车子一溜烟儿跑得无影无踪。

跑掉和尚跑不掉寺（事），巫彪把须大元带回修车厂。厂里只留下小学生巫豹，他又哭又闹，对须大元又捶又踢，硬要他赔大黑狗。巫彪不耐烦地说：“你先回家去，哥有重要事问他！”

巫豹12岁，还读小学三年级，是个老留级生，在家里却是小皇帝，他不依不饶，不肯离去。巫彪豹眼一瞪，桌子一拍：“再吵，我砸死你，快滚！”巫豹才有点害怕，哭着说：“我去告诉爸爸！”

巫豹走了，偌大修车厂只剩下他们二人。巫彪点支香烟，缓和口气说：“亲不亲同村人，你打死我一条心爱的看门狗，论价钱值5000元。只要你告诉我，那小姑娘叫什么名字？住哪儿？干嘛来拍照片？再帮个忙，去把底片要回来，我什么都不计较，一笔勾销。怎么样，咱够乡亲义气，有度量吧？”

须大元知道村长一家人都不好惹，乡邻们背后全叫村长“土皇帝”，叫巫彪“瘸太岁”，叫巫豹“小霸王”。他本想息事宁人说出黄小欧，可又一想，巫彪几次三番地想得到那卷底片，连那么心爱又值钱的狗都不要赔偿了，难道黄小欧的底片上拍了他们见不得人的秘密？当时自己只顾打狗救人，并没看清大门里面还有什么。后来隐约好像看见院里有部车，还有两个人，其中有个虎背熊腰的光头。哎呀，那光头该不会是杀了人的逃犯吧？！这事蹊跷，八成跟犯罪有关，我不能给坏人帮忙。想到这里，他摇摇头：“彪哥，我下田干活路过这里，根本不认识那小姑娘。”

巫彪冷冷一笑：“就算是实话，你送她上医院，挂号写病历，能不知道她的姓名住址？”“我……我没顾得上看啊！”

巫彪将烟一扔，凶相毕露地说：“你不肯帮哥儿们，哥儿们也护不了你，委曲你先到车库蹲会儿！”

卷帘门上锁以后，车库里黑咕隆咚，又闷又热，须大元坐在地上倚靠墙壁，不久，迷迷糊糊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卷帘门“哗啦啦”升上去。巫彪亮着手电在外面叫：“出来！”室外星光灿烂，凉风习习，须大元精神一爽。

巫彪下了最后通牒：“兄弟，现在答应帮忙还来得及！”须大元斩钉截铁：“我什么都不知道！”

巫彪一龇牙：“那就别怪我不仗义，得蒙上你双眼去一个地方！”看出须大元有反抗企图，他又说，“想逃？我不追你。不过日后你母亲倘若不慎跌下河淹死，或者你家房子失火烧了，莫怪我事先没警告你！”

须大元心想：“狗杂种，拿我母亲作威胁，真歹毒！这会儿妈妈恐怕正在四处找我，她够痛苦的了，我不能再连累她。”他一咬牙，“行，我跟你走！”

摩托车载着须大元，一会儿平地，一会儿山路，半个小时后，车子停下，巫彪解开蒙他眼的黑布，往前一推：“进去！”须大元看出这是一座早废弃的砖瓦厂大轮窑，他没来过这地方，不知到了哪儿。

砖窑里影影绰绰停着两辆轿车，一个窑洞口亮着一盏应急灯，灯影里站着两个人。一个穿广告衫的彪形大汉，正是那光头；另一个穿T恤衫，留分头，是瘦子。“光头”问：“底片追回来啦？”巫彪一指须大元：“只抓到他。”“没追问小妞住处？”“问了，他死活不说。我爹说让你收拾他，他

经验老到！”

“光头”走过来，“呸”地吐掉烟蒂：“你爹是老狐狸，沾血的事总借别人的手干！”倏忽伸出一拳，击中须大元的胸脯。大元几个小时滴水未进，哪经住他这一拳，只觉得肋骨断裂一般疼痛难忍，天旋地转，“咕咚”晕倒在地。巫彪忙蹲下身又捏又掐，毫无反应，才说：“真昏过去了。”“光头”骂道：“这么不顶打，还叫老子怎么收拾？干脆，宰了拉倒！”巫彪说不行，宰掉他去哪寻小妞！

“光头”一脸瞧不起的神色：“脓包，小妞从西门回家，肯定住那儿附近，去那儿转悠还愁找不到她？”又指指躺在地上的须大元，“你自作主张引他到这儿来，轿车也让他看见了，这小子摸了我们的底，活着会不去报案？”巫彪好像自言自语：“真想弄死他，也要想个巧妙办法。不然死了一个村民，警方岂肯等闲对待，深入侦察，不把咱们暴露了吗？”

“光头”桀桀怪笑：“又是你村长爸爸的高明指示，杀人还要不留痕迹。好，你说个巧妙办法！”巫彪说：“他是下田干活的，捉条毒蛇咬死他，谁也不会怀疑。”“娘的，老子生来最怕蛇。你小子喜欢蛇，膀子上还刺了两条，你去捉吧！”巫彪摇头：“我也怕真蛇！”“那你不等于放屁，白说！”巫彪又出坏主意：“用煤气毒他个半死不活，就会变成白痴！”“光头”反问：“毒多长时间正好半死不活，保证能变成白痴。你试过吗？”巫彪说：“我没毒过人。”

一直没有开口的穿T恤衫的“瘦子”说：“彪兄设想的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办法不正确。我认识一个医生，他有一种进口药片，只要吃下两片，人就会神经错乱，保证变成白痴！”

巫彪陡增精神：“那请老弟辛苦一趟，最好弄四片，连那小妞的一份也先弄来。”“瘦子”笑嘻嘻应承，伸手要钱，说500元一片，四片2000元，必须现钱交易，巫彪说身上没带2000元。“瘦子”一指他手上两个大金镏子：“除下一只就够了！”巫彪不肯，“光头”火了：“主意是你出的，掏钱又心疼！”拽过他的手，强褪下一只金镏子交给“瘦子”。

“瘦子”把金镏子套在自己手上，掏出四片药来，依然笑嘻嘻地说：“幸亏我早买好准备着，省得跑夜路了！”巫彪气得说不出话来。

须大元早已苏醒，歹徒的对话他全听在耳里，暗忖这些家伙无法无天，残忍狠毒，自己今天难逃。没想到我这个中考状元，这么聪明的脑袋，要被他们弄成白痴，不能这么窝囊，这么任人宰割。他猛地爬起，一指三个坏蛋，大骂道：“狗胆包天的偷车贼，竟敢残害无辜，难道不怕法律制裁！”

三个窃贼都吃了一惊，“光头”很快镇定下来：“你装死，偷听我们谈话。好吧，说出小妞的姓名住址，就不把你弄成白痴。”

须大元“呸”吐他一脸唾沫：“做梦，老子跟你们拼了！”他一头朝巫彪撞去。

巫彪一闪身，“光头”伸手就卡住了大元的脖子，往上一抬，捏住下巴，招呼巫彪：“塞药！”

巫彪手捏两片白色药片，正欲往大元嘴里塞。蓦然从窑洞口蹿进两条警犬，一条直扑巫彪，一口咬住他手腕，后面一条把“光头”扑倒在地。与此同时，窑里窑外传来警察的一片断喝：“举起手来！”

警察怎么会悄悄包围了破窑？这要回头说说黄小欧。原来黄小欧的爸爸是古宁市委副书记兼市政法委书记。小欧跑回家立刻打“大哥大”，要爸爸

派人救须大元。黄书记正在市公安局与李局长研究重要案件，没工夫细听电话，以为女儿反映的不过是小孩之间猫狗之争，就答应等回家再听她细讲，“咔嚓”把“大哥大”关了。

小欧心里焦急：等你回来，须大元早让那流氓整死了。她围着沙发转了两圈，有了主意，随即蹬车跑到市公安局，煞有介事地说有重大案情必须亲自向爸爸和李局长报告。门卫打电话一联系，黄书记没辙，谁也无权阻挡公民报案呀！

见到女儿，又听她说须大元和黑狗咬人的事，黄书记板下面孔，用教训的口吻说：“小流氓唆狗伤人、打架斗殴的事，待会儿我打个电话给派出所就能处理，还用跑到市局来……”

黄小欧早想好对策，不等他说完，就做出夸张的表情说：“爸，你错了，我掌握的可真是神秘重大的案情！”于是她把经过详细说了一遍，突出强调巫彪追讨底片的可疑，原来她也悟出了其中的蹊跷。李局长对她的怀疑产生了兴趣：“你的照片是否拍到了那座院子里的什么东西？”

“院子里有辆崭新黑色小轿车，三个人。小轿车是奥迪 800 高级轿车。”高干子女黄小欧对名牌轿车并不陌生。

李局长听说是奥迪，现出兴奋的神色，马上接过相机，命令技术处即刻冲洗。原来，黄书记跟他正在研究的重要案情，就是早上市政府办公室失窃了一辆奥迪 800 型高级轿车。本市近两个月丢失的车辆中，已有 5 辆是党政军机关失窃的高级轿车。显然本市潜藏着一伙窃车大盗，专作大案。公安局明查暗访尚无线索，怎不叫两位治安部门首脑揪心。

黄小欧拍的照片冲洗出来，李局长取过正对院门拍的那张一看，兴奋地说：“没错，看，牌照还没来得及换掉，A—01356，正是办公室被盗的那辆奥迪！难怪那伙汽车大盗要穷追底片。小欧，你可立大功了。”

黄小欧一撇嘴：“相信我了？赶快救须大元吧！”

李局长立即给郊区公安分局打电话，让他们汇报巫云鹏的情况，同时指示他们派人悄悄控制巫家修车厂和汽车饭店。因须大元落在他们手中，客观上形成人质，没有命令决不许轻举妄动。

公安局这里调兵遣将，作好准备。等到潜伏的侦察员用移动电话报告，巫彪蒙上须大元双眼，驾摩托奔上七里岗了，黄书记、李局长亲自率领武警战士和警犬及时出发。黄小欧坚持路熟要当向导，李局长考虑不会有危险，同意带上她。小记者嘛，经历经历这种场合也有好处。车到牵牛庄，兵分两路，一路协助分局干警搜查巫云鹏的汽车饭店和修车厂，另一路上七里岗旧窑厂。从巫云鹏的汽车饭店里，搜出了十几个从被窃车辆上拆下来的旧牌照，还有大量伪制的新牌照、行车证、购车票据和各种证明，还搜出了十几枚办理卖车手续的假公章。

在罪证面前，巫云鹏不得不老实交待，他和儿子巫彪勾结“光头”、“瘦子”还有另外两个窃车罪犯，先后窃得高档轿车 9 辆和其他车 10 多辆，父子俩专门负责替偷来的车子改换包装和销赃。这个披着村长外衣的土皇帝，暗中却是一伙偷车大盗的黑首领。

七里岗上，黄小欧搀扶着须大元，改不掉小记者的习惯，还用采访的口吻问：“你现在有什么感想？”

须大元疲惫地说：“我最想见到我妈，然后就是吃饭、睡觉！”

棋王历险

杨清江

“九·一八”事变前后，荆棘岭下的一个小山村里，住有姓黄的兄弟两个，哥哥叫黄在龙，弟弟叫黄在虎。哥哥是下棋的能手，稍有时间，就泡在了“楚河汉界”里，找不到对手时，他就一个人摆来摆去，左手走一步，右手应一着儿，也是杀得热热闹闹。当地人就送了他个雅号，叫“独弈棋王”。而弟弟呢，却偏爱摆弄个乐器，三弦弹得特别好。弟兄俩就为这个，把子孙后代都耽误了，谁也没有讨来老婆。眼看着年过半百，还是两个老光棍儿。俗话说得好，卖石灰的见不得卖面的，哥哥玩棋时，最怕有人打扰，受不了弟弟一天到晚丁丁冬冬地折腾，就在村头找了两间小瓦房，自己搬出去住了。

那时候，军阀之间正打得红火，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没法过。有些穷苦人就成群结队，上山落草，做上了没本钱的生意。一天夜里，黄在龙突然被惊醒了，只听左邻右舍大呼小叫：“快跑哇，强盗来了！”老先生慌慌张张地爬了起来，跌跌撞撞地摸出房门，随着逃难的人群，没头没脑地向村子后边的山上奔去。但是，他毕竟上了些年纪，腿脚不灵，气力不支，没跑多远就汗流浹背，吁吁发喘。同行的人又只顾自己逃命，哪里管得了他？跑着跑着他就被拉了下来，孤零零地撂在山路上。老先生只觉得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再难挪动一步。他索性一屁股坐在草窝里，闭上眼睛，听天由命了。不大一会儿，一群人举着松明子火把，咋咋呼呼追了上来。为首的一个络腮胡子黑大汉一把将他扯了起来，用火把在他的脸上照了又照，恶狠狠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老汉早把生死置之度外，面不改色，昂然答道：“黄在龙！”

黑大汉愣了一下，又追问一句：“是那个‘独弈棋王’吗？”

黄在龙毫不示弱：“是又怎么样？”

谁知，那黑大汉却突然把手一挥，喝令部下：“弟兄们，把他抬回山寨！”

几个小喽罗答应一声，七手八脚，把黄在龙扛了起来，一路吆吆喝喝，抬回山寨之中。黑大汉随即把黄在龙往虎皮大圈椅里一按，纳头便拜，说道：“黄老先生，请收我为徒吧。”

老先生霎时坠入五里云雾中，只当是要他来当强盗头儿，心里怦怦跳着，不知怎么回答。旁边一个小头目插了话：“老先生别怕，我们大王想拜你为师，学学下象棋哩！”

老先生这才长吁一口气，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原来这黑大汉也是个棋迷，最爱用炮，外号“炮儿爷”，可又总用不好，常被弟兄们杀得落花流水，丢盔擐甲，早就想拜棋王学艺，不料今晚在半道上碰见，就顺便把他抬回来。黄老先生就这么住下了，认认真真教那“炮儿爷”下了几天棋，又挂念家里门户没人照应，非要回去不可，“炮儿爷”拗不过老师，只好放行。

事隔不久的一个深夜，“炮儿爷”带着一群人又到村里来，找一个财主家搞粮食。那财主家大门上锁，二门上拴，任凭外边砸得山摇地动，再无人应上一声。有个小喽罗心里一急，就用手里的火将财主的黑漆门楼点着了。不料正刮着东南风，那火越烧越旺，不大一会儿便噼里啪啦漫延开来，伸向

村头，把黄在龙的两间小瓦房也引着了。老先生光着脊梁，不顾一切逃了出来。“炮儿爷”远远看见，连忙呼啸一声，带着弟兄们赶去救火，谁知已经晚了，老先生的两间小瓦房还是被烧了个净光。“炮儿爷”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吩咐把那点火的小喽罗吊在树上狠狠打了一顿。

第二天一大早，那财主便得到了消息，立即派人到县里报告。县长正为抓不着“炮儿爷”一伙茶饭难进，坐卧不安呢，一听说那伙强人给黄老汉救过火，就断定这老头儿必然是个眼线窝主之类。他亲自带上兵丁，把黄老汉五花大绑押进了县城，决意撬开他的嘴巴，顺藤摸瓜，一网打尽。

可是，这老先生却是很讲义气的。一路上他都在想着：“炮儿爷”这伙人待咱情分不薄，满够朋友味道。何况他们又是被逼上梁山的，不是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卡着脖子敲骨吸髓，人家能干这玩命掉脑袋的买卖吗？所以，不管怎样审问，老先生始终是装聋作哑，守口如瓶，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那狗头县长没办法，只得吩咐把他暂押班房，独自关在一处，严加看守。

黄老先生坐在冷清清、阴森森的监牢里，懊恼极了，真可惜自己的棋子那晚被火烧了，没能带来。他耐得了寂寞，却耐不住棋瘾的折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在牢里转来转去。最后忽然灵机一动，他从墙旮旯里扒出来几个泥巴蛋儿、石头子儿，用指甲在地上划了个棋盘，学了个前朝文天祥的样子，独自一人玩起了排局游戏，津津有味地摆起了棋势。

那看监的狱警早已遵照上司的命令，对这个老头儿的一举一动要严密监视。现在，见他一天到晚在地上比比划划，时而凝眉沉思，自言自语；时而摇头晃脑，手舞足蹈；有时还一个劲儿地连连喊“杀”，形迹可疑，情况异常，连忙报告上司。那县长一听此话，黄眼珠转了几转，忽然拍案叫道：“好极了！这个老不死的，关进大牢还在研究排兵布阵、攻城夺寨之法，足见他贼心不死，一定是个运筹帷幄、幕后策划的江洋大盗。”当即吩咐道，“把那谋反作乱的铁证，泥巴蛋儿和石头子儿统统带上，将这个老贼头儿押到府里请功。”黄老先生就这样被押进了南阳府，一堂也没过，就砸上了脚镣手铐，塞进死囚牢中。到了这步境地，他才知道马上胡里胡涂要做刀下之鬼了，还有什么办法呢，闭目等死吧。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探监来了。谁？他弟弟黄在虎。

老二黄在虎听说哥哥的案子升了级，被押到府里去了，料定凶多吉少，伤心得大哭了一场，便锁上房门，不分昼夜赶往南阳，想和哥哥再见上一面。这老弟兄俩可算是实实在在的一母所生，哥哥离不开棋子，弟弟离不开三弦。弟弟什么也没带，就把那玩意儿抱在怀里上路了，到了南阳以后，好不容易打听到关押哥哥的地方，可那看守大牢的狱警听说是探视黄在龙，死活不让进去。黄在虎满腔怨愤，百思无计，绕着那阴森森的高墙转来转去，忽然有了主意，心里想道：我虽然无法进去，可这三弦的声音是能传进去的呀，只要在墙外弹上一曲，还怕哥哥听不见么？想到这里，他就在墙脚下的草坪里坐了下来，两腿一盘，转轴拨弦，定了定音，悲悲切切地弹奏起来。

黄在虎越弹越难受，越弹越伤心，正满面流泪、如醉如痴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阵踢踢沓沓的脚步声来到面前，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穿着大马靴、挎着盒子枪的大个子卫兵。黄在虎吃了一惊，不知又犯了什么规矩，正想爬起来逃走，那卫兵却伸手拦住了他：“别走，专员大人叫你去！”

黄在虎差点儿吓晕过去，心里想：老天爷呀，又戳了个大马蜂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反正不去也跑不了，大不了砍掉脑袋，正好跟老哥哥

一路同行，去吧。他拍拍屁股站起身来，硬着头皮跟着卫兵走了。

原来这大牢的对面，隔着一条大路，就是专员府邸的后院。这位专员姓李，北洋大学毕业，为人正直，不善拍马，所以得不到赏识，上峰总想寻个毛病把他拿掉。这两天，他正为一件事焦愁不安，彻夜难眠。吃过晚饭后，他便一头钻进后院的花圃里，想让凉风吹吹，缓解一下内心的惆怅，正沿着碎石小路慢慢走着，忽然听见一阵丁丁冬冬的三弦之声随风传来。李专员不由停下脚步，仔细一听，就在院墙外边，有人在弹奏三弦。那乐曲之声委婉动听，哀怨凄切，时如秋雨敲窗，时如乌云遮月，时如仰天长啸，时如杜鹃啼血……摄魂夺魄，动人心弦。李专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一听就知道不是俗手所为，顷刻之间，来了兴致，立即返回客厅，吩咐那大个子卫兵：“看看谁在外边弹弦，就说我要见他。”

再说这黄在虎，心里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一般，七上八下，随着大个子卫兵进了专员府邸，来到客厅。李专员已经命人准备好了香烟、茶水，又请他在一边坐下，和颜悦色地问：“你是哪里人？为何要在监狱外边弹奏呢？”

黄在虎一见这位专员毫无责难之意，一点也不可怕，禁不住鼻子一酸，掩面痛哭起来。

李专员忙说：“老人家不要伤心，刚才听了你的曲子，便觉着你有诉不尽的悲愤哀怨之情。如果真有什么冤屈，你就对我说说吧。”

黄在虎一听此话，慌忙离座，“扑通”跪在地上：“专员大人，你要替我们伸冤啊。”接着，就将他哥哥黄在龙怎么与“炮儿爷”一伙结识，被抓进牢中，又因何被诬为江洋大盗，定为死罪，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李专员一边听着，一边点头，最后问道：“这么说来，他倒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棋痴了？”

黄在虎忙说：“他嗜棋如命，人所共知，要不，怎么被称为‘独弈棋王’呢？”

李专员微微一笑：“好吧，你先到后边休息休息，养养精神，我叫小灶上给你弄点吃的。令兄的案子，我打算连夜亲自问问，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本专员自会与他开脱，让你们兄弟团聚。”

黄在虎千恩万谢，随着大个子卫兵走出客厅。李专员随即俯在案上，写了几个字，等那卫兵转来时，交给他说：“拿我的手谕，到对面大牢里，把那个黄在龙和他的案卷一并提来。”卫兵答应一声，匆匆离府而去。

不多时，黄在龙披枷带锁，被几个狱警押了进来。李专员吩咐去掉他的刑具，又让随来的狱警一律退出，然后打开他的案卷，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才说道：“黄在龙，我看此案的情节，似有亏你之处。不过，你被关进监狱之后，却又划地为图，苦研排兵布阵、攻城夺寨之法，居心叵测，图谋不轨，这又作何解释呢？”

黄在龙一见这个当官的说话还能听得进去，不能再一言不发了，当即苦笑一声，说道：“小民不过是闲得着急，棋瘾难耐，划地为图是真，但那都是纸上谈兵的象棋排局啊！怎么会是居心叵测、图谋不轨呢？”

李专员合上案卷，又问：“这么说，你对象棋排局确实很有研究？”

黄在龙答道：“小民自幼热爱此道，遍读古谱。虽然称不起炉火纯青，博大精深，不过，诸如‘七星聚会’、‘野马操田’之类四大疑难棋局，以及江湖上摆摊卖艺的趣味排局，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驾轻就熟的了。”

李专员见他说出这般话来，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情绪，顿时把手一

挥，吩咐道：“棋盘伺候。”那卫兵转身去到后堂，马上捧来了乌木棋子、玉石棋盘儿，放在案上。李专员挽挽袖子，三下两下便摆出一个棋局，让卫兵端着棋盘，连同纸笔，送到黄在龙面前，这才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实话告诉你吧，这个棋局，已经折磨我两天两夜了，百思不得其解。你若破得了它，我马上恕你无罪，当庭释放。不过，你也不必把答案直接告诉我，那上边有纸有笔，只需写上几句，提示一下，让我再琢磨琢磨，如何？”

“好！”黄在龙又惊又喜，满口答应，低头往棋盘上一看，立即提起笔来，“刷刷”写了几句，说道：“这个棋局叫‘五鼠闹东京’，只需如此，便能化险为夷了。”李专员心里怦怦跳，捧起那纸笺一看，只见上边写着四句小诗：“冷眼看人，我行我素，势利场中，退后一步。”他紧皱眉头，自言自语了一阵，忽然拍案叫道：“好极了！”接着三步两步跨过来，紧紧握住黄在龙的手，摇了又摇，说道：“黄老先生，你帮了我的大忙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就在三天以前，省里的胡督军带了几名亲随，专程来到南阳视察。这位胡督军原是上海滩的一个青帮头子，除了喜欢女人之外，最爱的是古玩玉器。过去，明里暗里打了几回招呼，要李专员给他搞点南阳独玉精品，都被李专员巧妙地拒绝了。这次明知来者不善，李专员也不得不陪着他应酬应酬。头天上午，正在卧龙岗上游玩时，老家伙忽然来了棋瘾，要众人每人陪他杀上一盘。若论他的棋艺，也只是一般，谁知署内那些主任、局长全是溜须拍马的行家里手，为讨督军的欢心，总要故意走出几着臭棋，让他吃个痛快。胡督军一见众人纷纷败在他的手下，得意忘形他说：“人说南阳人杰地灵，藏龙卧虎，今日看来，不过都是些不堪一击的纸老虎而已！”

最后，终于轮到李专员上场了，他早就窝了一肚子火，想把这个老贼狠狠教训教训。布局开始，就针锋相对使了个顺手炮，而后跃马河口，两个车直插对方腹心，卡住象腰，挺起中兵，兑掉中炮，拔掉对方的毒牙，一匹恶马直扑卧槽。胡督军急得满头大汗，左遮右拦，挖肉补疮，仍然无济于事。最后，老帅被逼上城头，死于望乡台上。胡督军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只见他黄眼珠转了两转，干笑一声，说道：“大意失荆州，倒让你讨了便宜。李专员，咱们干脆再来一盘带彩的，赌个花头，不知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李专员看着胡督军那咄咄逼人的样子，心里想：就凭你那两把刷子，让一匹马，我也照赢不误，还赌什么彩？反正我也不敢要你的，你也拿不走我的，谁也亏不了本儿，怕什么？想到这里，便拱了拱手答道：“情愿奉陪。”

“好！我就喜欢你这股豪爽劲儿！”胡督军两眼笑成一条线，夸了几句，伸出手来，将棋盘上的残子扒去，三下两下便摆出一个棋局，然后奸笑一声，说道：“李专员，我知道你说话是算数的。你瞧，咱们就来玩这个，看过《三侠五义》吧，这盘棋名儿就取的是那上面的一个故事，叫‘五鼠闹东京’。红先黑后，随便你挑，谁要输了棋，就用南阳独玉雕出一个‘五鼠闹东京’送给对方。怎么样？请走吧。”

李专员这一惊非同小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老滑头竟然耍了这个把戏，和他摆起了棋局，而且嘴张那么大！一尊南阳独玉“五鼠闹东京”，绝不是三万两万现大洋能够买得到的！他勉强打起精神往棋盘上看了看，红黑双方都已没了士象，一个光杆老将居中而坐。黑方五个卒子，四个已经杀进九宫，一个紧守宫门，红方一步走错，就能连叫将军，生擒主帅。红方虽有双车，又有先行之利，怎奈处在同一条横线上，自相倾轧，不能成杀。李专

员虽然下得一手好棋，却对这些江湖排局素无研究，他紧皱双眉，左思右想，不敢动子，顷刻之间，急出了一身冷汗。胡督军一见他那模样，得意洋洋，哈哈大笑：“这样看来，只有请阁下破费了。”

李专员一气之下，推盘而起，咬咬牙气愤地说：“督军大人，请给我三天期限，若是破不了这个棋局，除了那尊南阳玉雕以外，李某情愿再奉送大洋 1000 块作为茶资！”

“好！”胡督军扯长声音答应一声，皮笑肉不笑他说，“本督军向来宽宏大度，不会强人所难，就听你的。我也是轻易不来南阳，正想多玩两天，好好逛逛诸葛亮躬耕之处。李专员，咱们可是一言为定啊！”

二人就这样分了手，约定三天以后见面。正像李专员自己说的那样，这个“五鼠闹东京”整整折磨他两天两夜，绞尽脑汁，搜索枯肠，头上冒火，浑身冒汗，白头发都急出来了，仍然不知怎么动手。谁知黄在龙区区一首小诗，便道破机关，使他茅塞顿开，恰如拨云见日一般，满腹忧愁，化为乌有。怎不叫李专员兴奋异常，万分感激呢？那首小诗到底作何解释？

凡是象棋高手都知道，那棋盘上的“楚河汉界”两边，各有五条横线，最下边的一条线摆满棋子，其余分别是生命线、布局线、兵行线、势力线。李专员一看这首诗，低头一想，就明白黄在龙是暗示他，把势力线上的红车退后一步，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迫使对方提前动手，用两卒换掉一车，最后平分秋色，两败俱伤，弈成一盘和局。李专员看到这个结果，不禁咬牙切齿地拍案骂道：“好个阴险狡猾的老狐狸，原来这盘棋我根本就不能赢啊！”

且说次日上午，胡督军就带着他的一班随从趾高气扬地来到李专员家里。客厅里已经摆好了棋子，胡督军昂然就坐，用手一让，说声：“请吧！”只见李专员微微一笑，不慌不忙，抬起手来，拈起棋盘上一只红车，向后退了一步。胡督军霎时脸色大变，猛地站起身来，“哗啦”一声掀了棋盘，一言不发，头也不回，悻悻然出府而去。李专员只欠了欠身子，说声：“恕不送！”便挥了挥手喊道，“后堂设宴，为黄家二位老先生压惊！”

宴席上，李专员亲自执壶，满满斟了一杯，恭恭敬敬送到黄在龙面前，无限感慨地说：“黄老先生，你不仅在棋盘上指点我一着儿，也在人生这条路上教了我一步。这势利场中鼠辈猖獗，鬼蜮肆虐，实在没什么可留恋的。且把冷眼观螃蟹，看它横行到几时吧。我也得想想自己的退路了，大恩大德，无以为报，那 1000 块大洋，就送给二位作盘费吧。”

黄在龙连忙推让：“不不不，专员大人，你要真的过意不去，就把那盘乌木棋子儿送给我吧！”

李专员大笑起来，拍着他的肩头说道：“你啊，真是一个棋迷！”

希望助学金

刘金泉

在花村镇中学初一（1）班里，石山娃占了两个之最：学习最好，家里最穷。这也难怪，他家住在交通不便的秦岭深山之中，直到现在，父辈们还在刀耕火种地种庄稼养家糊口。一条山沟，10多户人家，家家穷得拿起锅儿当钟敲，惟独他家经济条件较好点，父母先是送他到十几里外的大山村小学读书。石山娃很懂事，知道这读书机会来得不容易。所以，别的孩子将八成精力用在学习上，他都花十二分的功夫，学习成绩能上不去吗？小学毕业，中学统考，他这个山里娃，语文和数学的总成绩，竟然名列全市第一名。

成绩再好，石山娃还是上不成学了。因为，秦岭深山中没有一所中学，要上，就得到山外的花村镇中学去，一个学期，得在学校吃住。如今的中学，收费都比较高，学杂费、书本费、生活费、住宿费、考卷费等，名目繁多，加起来要好几百元钱哩。山娃的父母辛辛苦苦劳动一年，挣来的钱还不够他一个人上学花销，难道不养家糊口了吗？想来想去，只有让儿子不上这个初中了。

正在这时，一道喜讯传来了。市政府领导不知从哪个渠道，得知山区有10多个学生，因交不起上中学的费用要辍学，特地带着民政部门的干部，到花村镇中学现场办公，当场拍板决定：凡山区来的学生，学杂费、住宿费全部免掉，另外，再让民政部门给每个学生发一套三新被褥，每月再补助50元生活费。一听条件这么优越，新学年开始后，山娃和10多个少年都高高兴兴来学校报了名。学校编班，是按学生统考成绩编排的，石山娃理所当然地编进了初一（1）这个尖子班。

对每个学生来讲，家庭的富裕与贫困，有很大的作用。开学后，石山娃了解到全班50多名学生的家庭状况后，一种自卑感在心中油然而生。哇！这些尖子生，哪一家也比自己强10倍。尽管同学们都没歧视过他，可石山娃总觉得矮人一头。本来沉默寡言的他，更没话可说了，连玩儿也不和大伙在一起玩儿，孤孤单单，像只离群的大雁。

石山娃的班主任老师是位30多岁的青年女教师，名叫郭菁芸。中考结束不久，她突然发现，石山娃的身体垮了下来。中考以前，他脸蛋红红的，胖胖的，体质十分强壮，精神也特别好。可如今呢？脸色一下变得白如蜡烛了，上课也打不起精神，注意力也不集中，一不留神，就想趴在桌上打瞌睡。大概受身体影响，山娃学习成绩也急剧下降。这究竟是咋回事呢？郭老师细心地观察了几天，发现石山娃在学校内一如既往，没什么异常。这天在课堂上，她发现石山娃额头冒着密密匝匝的汗珠，似乎有些坐不住了。她忙走过去关切地问：“山娃，你怎么啦？是不是病了？”石山娃怔了一怔，回过神来，用衣袖一擦额头的汗珠，胸脯硬往前一挺：“老师，我没、没病，挺、挺好的。”郭菁芸有些疑惑地问：“天不热，你怎么满头汗珠，还直想打瞌睡呢？”石山娃支支吾吾：“我、我昨晚在宿舍内复习功课，睡得太迟，有些困乏！”

困乏也不至于冒虚汗呀！郭菁芸嘴上没说什么，下了课却找到班长王宁，去石山娃住的宿舍一了解，嗨！是石山娃在撒谎，昨晚他根本没熬夜。他为

什么要欺骗老师呢？联想到中考前夕，学校通知让每个班主任代收下学期的书本费，石山娃抽了个星期天，回家向父母要钱。星期一，他对老师说：“我父亲上山挖药，不小心摔下山崖，将一条腿摔骨折了，暂时没有钱，能不能宽限几天？”宽限就宽限吧！郭菁芸同意了，而一个星期还没过去，他却把100多元钱交来了。他又没回家，哪来的这笔钱呢？也就是从那一天起，石山娃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她觉得这是一团谜。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郭菁芸心中的谜团还没解开，石山娃又出现了意外。

星期一早晨第一节课，上着上着，石山娃竟“扑通”一声晕倒在课堂上。这一下，使教室里的男女学生乱套了，郭菁芸更是吓得不轻。正好，班长王宁家住在学校大门斜对面，她忙让王宁找来一辆架子车，和学校的张校长一起把石山娃送到镇医院。

大夫经过仔细检查后，说：“这孩子的脉搏太弱，可能是由于身体虚弱，营养跟不上去造成的。”说完，马上让护士给石山娃挂上了葡萄糖液瓶。输着输着，石山娃从昏迷中醒来，一睁眼，见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像只火烧着屁股的山猴子，挣扎着坐起来说：“不，我没有钱，也没有病，不需要输液。我要回学校上课！”郭菁芸伸手按住他：“别动，都晕倒在课堂上了，还说没有病。听大夫的话，输液，钱的事不用你操心。”

两瓶葡萄糖液输完，大夫还要给开点补药什么的，可石山娃边往外跑边叫喊：“不要，我什么也不要。”郭菁芸和张校长见他脸色好多了，一商量就让他回来了。课余时间，郭菁芸不放心，把石山娃叫到自己的宿舍：“山娃，你是不是遇上啥困难了？在食堂里吃饭时给自己限了量？”

石山娃摇了摇头：“没，没有的事，这些天，我饭量特别大，4两不够，顿顿吃6两哩！不信，你去问搭伙的同学！”

郭菁芸经过调查，石山娃确实没有撒谎。可他为啥饭量越大，身体越虚呢？郭老师让石山娃走后，在宿舍里望着他远去的背景，有点茫然了。不过，为了解开这团谜，她决定找一个同学暗中监视石山娃。因为她不是本镇人，丈夫在城里工作，整个家庭也在城里，星期六上半天课，到下午就匆匆回家和丈夫孩子团聚了，要到星期一早晨才能赶回学校。一般来讲，她在校这5天半，稍微留心，都可以天天看见石山娃在校园内外的一举一动。而在这后一天半，石山娃也一直呆在学校里。她曾问过石山娃，他家在平坝里，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星期天，他除了到镇上大街去转一转、看一看外，就是呆在宿舍内温习功课。找谁来监视石山娃呢？郭菁芸想到了班长王宁。对，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家住在学校斜对面，坐在家门口，对进出学校的人了如指掌。

王宁愉快地接受了郭老师布置的这个任务。作为一班之长，他对石山娃最近身体迅速垮下来也感到很奇怪。同学之间应该互相关心嘛，从贫困的山区里来上学不容易啊！他从一开始就想接近石山娃，无奈，这山里娃的脾气性格太孤僻了，从不和他多说一句话。老师心中的谜团，也是他这个年仅13岁的小班长心中的谜团。既然医院大夫已检查过了，说石山娃身体没大毛病，可他为啥会在课堂上晕倒呢？上课并没有干力气活呀！

星期六说到就到了。老师和同学们走后，学校里只剩下几位山里来的学生。王宁记着老师交待的事，连吃饭都坐在家门口，不时向学校大门内外盯着，一丝一毫也不敢马虎。

还算好，星期六下半年，石山娃仍在校园内，根本没迈出学校大门。到

了第二天早晨 8 点钟左右，王宁看到石山娃跨出了校门，头也不回，朝镇北方向走去了。这么早他到镇北干什么？王宁心里这么猜测，脚也不由自主移动着跟上去。

前走后追踪，离的并不远，王宁在跟踪石山娃时，还真有点像电影里特务跟踪地下工作者的味道呢，走走停停，一会儿躲到电杆后，一会儿隐身在店铺内。石山娃走得很急，根本就没有回过头望一望。他走到镇北医院旁边的一间店铺门前，迟疑了片刻。很快，从里面走出一个 50 岁左右的小老头来，一把拉着他走了进去。

石山娃前脚进屋，王宁后脚就从藏身的电杆后闪出来。他抬头看了一眼这家店铺上方的大招牌，就吓得一下跳起来。只见店铺门上方有八个大字：汉南市第二献血站。王宁看到这几个字，脑袋便“轰”一下胀大了：“石山娃到献血站来干啥？莫非……”想到石山娃身体出现的异常情况，他不敢往下想了，一抬腿，就要朝血站内冲去，他要看看个究竟。

没想到，王宁的一只脚还没迈进门内，就让那个领石山娃进去的小老头发现了。他凶神恶煞般出现在门口，瞪着一双斗鸡眼，拦住王宁，没好气地问：“哎，你小子到这里来干什么？”王宁朝里挤着说：“我想进去看看。”

“血站内有啥好看的！”小老头用手死死拦住他，“出去，不卖血，不许进去！”王宁着急地说：“闪开，我进去找个人！”

小老头脸变色了：“找什么人，里面没人。”说着，一掌将王宁推个趔趄。

王宁“瞪瞪”向后退了两步，稳住身子，也发火了：“哎，你怎么不讲理呀！”小老头蛮横地说：“我就是不讲理，你能怎么着？”

“你不让我进，我偏要进！”王宁说着，像头小老虎一样，要硬往里冲。这时，小老头身后踉跄闪出一个人来，冲着王宁惊讶地叫道：“王宁，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王宁抬头一瞧，眼前这个人，不是石山娃是谁？从脸色上看，他比进去时更苍白了，像从棺材里爬出来，一般，而且手捂额头，有些东倒西歪，站立不稳。

王宁忙上前搀扶住他：“山娃，你大清早到血站来干啥？”

石山娃强打起精神，“我、我到血站来、来找个人……”

“不！”王宁不容他再分辩，打断他的话，“平白无故，你是不会进血站的，你……你一定是卖血来了。”

石山娃摇了摇头：“班长，你别胡思乱想，我、我没有卖血。”

王宁急了，一把挽起他胳膊上的衣袖，指着一个针眼：“不对，你是卖血了。你看这针眼，一、二、三、四！前三个是旧的，后一个是新的，你已经卖过四次血了，对不对呀？”

“你别大声嚷嚷好不好？”石山娃见西洋镜被拆穿了，用手捂住王宁的嘴，“班长，你扶我走远点，我再告诉你真相。”

“好！”王宁搀扶着石山娃，缓缓向前走了一段路，在一个无人小巷口站住，命令道：“山娃，你立刻把真相告诉我！”石山娃知道隐瞒不住了，他一声长叹，对王宁哭诉了真情。

石山娃确实是卖血了。原因是父亲腿摔伤得太厉害，家中仅有 100 多元钱，连给父亲看病还不够呢！山娃是个很懂事的少年，怎么好再伸手向父母要书本费呢？可书本费不交也不行啊！郭老师虽说没有催要，他眼看同学们

在3天之内都交齐了，自己的钱还没着落，这可怎么办呢？期中考试结束，正好是一个星期日，山娃为钱发愁，在校内呆不住，就上大街闲逛消愁。走着走着，他在献血站门口站住了，有人专门来献血站卖血换钱。他小时候，听因生活所迫卖过一次血的父亲说起过卖血的事。人血真能换钱吗？他正望着血站上方那几个大字出神，一个小老头忽然从身后蹿出来：“小伙子，你遇上什么难事了吗？”一听有人问，石山娃顾不上害羞了，点了点头：“是，是有点难事，急等100多元钱用。”小老头笑了笑：“是不是想卖血了！我可以给你引荐引荐。”说着，拉着石山娃到一旁详细寻问开了。石山娃等钱用，央求小老头，先借给他100多元钱交书本费。小老头很痛快，满口答应借钱给他，但必须要他连着4个星期天来卖4次血才能抵债，并要去了他的学生证做抵押。石山娃不知抽一次血到底能卖多少钱，就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按着小老头教他的话，他走进了血站，将年龄虚报到18岁。山娃虽然只有14岁，可从身材脸庞上看，足有十七八岁了，加上小老头跟血站里的人好像特别熟，化验了血型后，血站的人就从他身上抽走了一大针管血。针头一拔，他就觉得眼冒金星，虚汗淋漓，上课就犯起迷糊了。

“哎呀，你上当了！”王宁听了石山娃的叙述，气得一跺脚，“我爸爸也是大夫，早讲过那一大针管血，要值100多元钱哩，我找那小老头算帐去！”可是，王宁怒气冲冲地赶到血站，找遍了，也没找见小老头的身影。人家一看形势不对，早脚踩西瓜皮——溜走了。

王宁咬牙切齿痛骂着小老头，回到石山娃身边，扶着他：“走，上我家，叫我妈杀只鸡给你炖上，补补你的身子要紧。”

回到王宁家，王宁把石山娃安顿在自己的小床上睡下，和妈妈忙着去杀鸡炖汤了。吃过饭，石山娃央求道：“王宁，我的好班长，我卖血的事，可千万不敢让老师和同学们知道啊！你一定得给我保密。”

王宁怎么会保这个密呢？第二天早晨一到校，他就向郭菁芸汇报了真相。郭菁芸一听，肺都气炸了，马上找到张校长，给镇派出所打了电话，让他们出动人员，去抓强迫石山娃卖血的小老头，然后又去给学校食堂打招呼，叫他们单独给石山娃开几天小灶。

回到教室，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郭菁芸像个慈母一样，伸开双臂，把石山娃抱在怀里，埋怨道：“你交书本费有困难，应该给学校和老师讲明呀。学校再穷，还是能免去你的书本费，你怎么能去卖血呢？我，我太失职了。”

石山娃“哇”的一声哭道：“老师，我是不愿让同学们小瞧我，说我们山里娃连书本费也交不起呀……”

郭老师明白了，她哽咽着说：“你再好强，也不该拿自己的身体去做赌注呀！何况，同学们小瞧过你吗？”她见石山娃只哭不吱声，又安慰道，“这样吧，以后你上学的书本费，我一个人包了。”

“不！”郭老师话音一落，王宁从座位上站起，跑过来抱住石山娃，“山娃，我们大伙不会小瞧你的。我们初一（1）班所有的平川学生，要在全校提出一个倡议：一个学期，每人节省5角钱，积攒起来，作为全校十几个山区学生的书本费基金！”

“行！一人5角钱，全校800多平川学生，一个学期就是400多元钱哩！”郭菁芸迅速算了算，朝大伙一挥手，号召道：“走，我们找张校长说说去。”

“不用找，我同意这个倡议。”众人还没出门，张校长已站在了门口。他笑着说，“我们老师每个月也要拿出5元钱来，加入这个基金会，至于基

金会的名字，就叫‘希望助学金’，大伙说好不好？”“好！”师生们异口同声地喝起彩来。石山娃心里热乎乎的，他又一次感动地哭了……

讨债小鬼

王建东

辛未年中秋节后没几天，南门百杂商场第 93 摊位摊主陶关林 5 岁的儿子陶雷，晌午时分突然失踪。陶关林夫妻俩发了疯样四处奔走呼告，一直到天色昏暗行人稀，唇焦口燥腿脚直，还是不见孩子的踪影。

二人无精打采地回到家里，跌坐在沙发里，盘算自己生意场上可能存在的冤家对头，再三检点，总觉得竞争虽有，可不至于落到暗算人家后代根苗的地步，再想想这商场尽管也发生过偷盗抢劫伤人性命的事件，这么多年却未听说过有拐卖人口的案子。如此想去，心里稍微安定一点，寻思着肯定是孩子贪玩，一时走失，马上请电视台发个寻人启事，即使破费一些钱财，让哪位好心人见到后送回家门就是。正准备走呢，陶关林的妻人眼尖，发现了自家大门底下压着一张折成飞镖样的纸条。急忙拾起打开一看，只见上面一行歪歪斜斜的铅笔字写道：“限你们今天晚上 10 点交出一万元！放到横塘镇东边大石桥靠东的第三个桥洞下边。不听我的话，当心孩子小命！”

陶关林夫妻看过这份要命的恐吓信后，知道事情麻烦了。这种威胁语句，以前只在电影电视里见过，现在亲身体会，不由得大眼瞪小眼，慌张得手足无措起来。要去报案，又怕惹怒了恶棍，孩子性命难保，想到独生儿子在那歹徒手中的危险，心就一阵一阵收紧发冷，想到离晚上 10 点时间已经不多，要赶在这限定的时间前头，到指定地点交钱，心头一阵阵扑通扑通狂跳个不停。最近以来正好存货滞销，手头正紧，不过，为了宝贝儿子的性命，只好去东挪西借，匆匆凑齐了现钞一万元，发动摩托车，陶关林就要直冲横塘镇而去。谁知他妻人猛冲上前一把拖住丈夫，带着哭腔说：“你不能单枪匹马去冒险，我已经丢了儿子，不能再失去你呀！”

陶关林听她惨兮兮这么一叫，也心里一颤慌了神，对呀，我在明处，对方可在暗处，他们也许成帮结伙。再说，我这重金出手，又到哪里去要回我儿子呢？纸条上可没注明这一条呀！到时候鸡飞蛋打，岂不是雪上加霜！

夫妇俩情急之中，衡量再三，还是决定报案，于是，双双赶到商场派出所迅速陈述了一切。派出所马上急电汇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立即组织人员安顿了陶关林的妻子，又派出刑警队王队长等 5 位同志护送陶关林来到横塘东边的大石桥。

陶关林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把装有一万元现金的纸包按指定放进靠东第三个桥洞的一个石缝里，然后，轻身躲过。在他背后，5 位全副武装的公安战士也悄悄撒开，大家都屏声静气，好像撒开了一张无形的大网，只等那个邪恶的绑架者闯进网来。

约定的 10 点已经到了，潜伏的人们更加警惕起来，但是大路两侧，这时静悄悄不见一个人影。那个依然很圆的月亮这时已经从东方升起，一朵云彩飘过，似觉银光一抖，就把那满天的月辉普洒到小镇这座古老的石桥四边来。潜伏的人不禁有点待不住，因为再贪婪的诈骗犯也会顾忌到四周的地形环境，而像这样的大月光下，是很难藏得住一个严阵以待的“包围圈”。

哪知道恰恰在大家想要挪动转移的当口，那朦胧的镇西街头，忽然出现

了人影。这家伙身材不高，但是走路大大咧咧，一点也没有畏头缩脑东探西望的模样，倒是一溜小跑直冲向他那胜利的终点——大石桥靠东第三桥洞。当一把摸到那一万元的纸包后，居然还响亮地喊出一声“好！”

不等好字落声，陶关林和民警们一跃而起扑向罪犯，谁知那小子不慌不忙，两只手紧紧把钱包抱在胸前就喊：“你们是什么人？”

王队长亮出武器，怒喝一声：“不许动，你被捕了！”陶关林冲在最前面，有恃无恐，就一把要去夺那个钱包。

谁知那罪犯飞快后退几步，伸手指着陶关林的脸竟大声骂了起来：“陶关林，你不要脸，你欠了我家的钱不还，今天这一万元，是还我们的欠帐，你怎么去喊了公安局的人来抓我！”

陶关林听个明白，仔细辨认，如水的月光底下，一张稚气的脸蛋轮廓分明：原来站在他对面的强横绑匪竟是自己童年的伙伴牛元元的儿子牛弟官。今年春天为进一批处理服装，自己确实向牛元元借了一万元本金。

最近两个月，牛元元连着来催讨过几次，实在因为货物进得不对路，积压滞销，资金一时周转不过来，只得缓言推辞，要求延长归还期限。谁知道这牛老兄回去是怎么在家里发的议论，让这位小哥儿听去后，居然想出这么个绑架逼债的办法来。天哪，别看他一副发育健全的好身架，过了今年的国庆节，他才满14岁呀！

陶关林匆匆向王队长作了解释，看到牛弟官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王队长收起了手枪，藏过了手铐，只是严肃地盯住了弟官追问：“这里我们不谈欠债还钱的事，你先告诉我，扔在他们家大门底下那折成飞镖状的纸条是不是你写的？”

牛弟官得意地点头说：“是我写的，这叫引蛇出洞，哈哈，不用这办法，他肯这么快就拿出钱来还我！”

王队长又严厉地逼问一句：“快说，孩子现在在哪儿？”

牛弟官还是那么傲慢地偏偏头回答：“别急，让我把钱清点清点，我自然会把那小陶雷交出来！”

王队长被激怒了，一把抓住牛弟官的手，紧盯住对方的眼睛说：“这钱，由我们暂时保管，找到了孩子后，再让你一张一张点清！快，前边带路！”

牛弟官感觉到了威慑力，只得咕哝着领人向自家住宅走去。

一行人静静地走过横塘镇，先过了一里墩，这个墩，据传是个遥远时代的烽火台。通风报信的那个遥远岁月，对它已成过去，现在，它萎靡地蜷缩成一个不大的逗号。过了一里墩，来到二里湾，这个湾像个之字形，这儿的老人说，这是为防倭寇海盗船长驱直入而故意挖的。过了二里湾，就到三里潭了，牛元元家就坐落在水潭边上。

陶关林也认识他们家，转过水潭边一片小小的柳树林，他跃前一步，就想去敲那少年伙伴家的大门。谁知被牛弟官伸手拦住：“我爹不在家，我娘胆子小，你别去敲门。你儿子待的地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陶关林缓缓收回脚步，无奈地回身再跟他向屋子后边抄过去。

牛元元家的屋后，是个小竹林子，小竹林中弯弯的一条泥路直通到一座稻草屋顶的猪棚前。牛弟官用手一指：“孩子就在这里边！”

陶关林一听这话，迫不及待，一脚踢开那扇半掩的竹夹门，直冲猪棚里去接他儿子陶雷。谁知，迎接他的竟是一只300来斤重的大白猪，吓得陶关林往后连退了好几步。

王队长率人上前，赶跑了大白猪，打手电察看这个不到 20 平方米的猪棚，只见中间用棚栏一分为二，一边被用作圈养生猪的地方，在这时候只剩下一片空空荡荡，那里面根本没有孩子的形踪。再看那另外一半空间里，并排放了几个大缸，里边浸满了饲料，旁边还有些散落的菜皮、胡萝卜，屋角零散扔几捆稻草，一目了然，根本不可能在这些东西中藏一个孩子。

这时候牛弟官也着急了，他分开众人，一跃身蹿到那个有一堆稻草的屋角，拨开稻草，屋角露出一根作为支柱的大毛竹来，那毛竹上，只剩下一根半截仍然缠绕在一起的稻草绳子，绳子的边上，还有一团毛巾，十分肮脏。大家一看，顿时全明白了：陶关林的儿子小陶雷，刚才就被弟官绑在这大毛竹上，为防他喊叫，嘴巴里还塞了毛巾。但是现在人去绳空，5 岁孩子已经不知去向。

陶关林终于忍不住了，一把抓住牛弟官的胸口，大声喊了起来：“你还我儿子。还我儿子！”王队长过来挡住了盛怒的陶关林，冷静地问弟官：“你再好好想一想，孩子被你一路上带来，有没有其他人看到？你刚才给孩子绑的绳子，他自己能不能解得开？”

牛弟官先是侧了头一阵发呆，突然一声喊：“快去看看我娘！”

一听牛弟官提到他娘，陶关林醒悟过来：他娘是哑巴，人常说聋哑人心眼特别细，儿子干出这种事，也许她早有察觉。但是，聋哑人性子一般又比较固执刻板，假如陶雷一旦落到她手，她又用一种常人猜想不到的处理方法，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想到这里，陶关林心如火燎，转身就冲牛家大门而去。大家急忙尾随着一起开门入室，反复察看，牛弟官家中竟然也是空无一人。

这一下，陶关林可就急疯了。他不顾一切地冲向前，挥起拳头就向牛弟官脸上打去，几位民警赶紧把他拖住，王队长果断地决定：“按情况分析，孩子很可能已被这哑巴女人带走，我们事不宜迟，应该立即分头搜索，争取在天亮前赶到横塘镇合围。”接下来，王队长又让陶关林安静下来，简单讲了一下孩子穿着容貌，分派 4 位民警成两路先行从两侧迂回搜查，他自己便拉了牛弟官和陶关林，径直在中路巡查前进。不出 3 分钟，他们这一队人已经来到了水潭边上。

月光下看这水潭，只见这将近 10 亩大小的水面，黑沉沉，暗森森，整个儿就像一个难揭难猜的谜团。岸边有几根银亮的芦花在微风里摇曳不定，似乎更使人平添了几分恐惧与不安。

王队长停住了脚步，正思谋着如何能又快又细地绕这水面搜查一遍的时候，忽然一声嘶哑的孩子哭喊声断续传来：“啊……妈妈呀——”凝神再听，又是一声：“妈妈呀——啊……”这一次三个人同时听到，辨清方位，飞步向前。当孩子有气无力的哭声再次传出来时，他们已经来到了那块出事的地方。

这地方与地面几乎看不出有明显的界限，而一临近水潭，却马上是落差两米多的陡峭岸头，孩子两手抓住了两把污泥，怎么也爬不上这么高这么陡的河岸。陶关林不容分说，俯下身去，两手吊下，使劲把宝贝儿子搭救了起来。陶关林看到儿子浑身是水的样子，心疼得连忙脱下自己的衣服，要为他更换。哪知这小陶雷头脑清醒，他挣脱了爸爸的双手，着急地指着水底说：“潭里还有人，你们快救救她呀！”

王队长、牛弟官一听此话，“扑通、扑通”接连往水里跳去。这水潭的水好深啊，高高大大的王队长一下竟被潭水淹过了额头。

就在小陶雷抓爬上岸的水面下，直挺挺立着一个人体，二人赶快一人一边用劲往上拉她，竟怎么也拉扯不动。王队长又一个猛子扎下去，才摸到她的一双手，原来已深深地插进了水潭陡岸污泥里了，费力地帮她拔出双手，这人很快就浮上了水面。

牛弟官一看，“娘、娘”地不停急叫起来。王队长喘过气来，赶快指挥牛弟官合力托起他娘的身体，再叫陶关林在岸上用劲拉，终于把这个一身是水的哑巴女人拖上了河岸。

水中的俩人也被一一拖上陡岸，牛弟官一迭声地喊叫：“娘，娘，你睁开眼睛！”那女人却紧闭双眼，再无回音。王队长伸手在她鼻孔试试，发现早就没有了气息，赶紧再俯身听听心脏，发现心脏也停止了跳动。牛弟官推揉着娘的尸体，哭得拍手跳脚，天昏地暗。陶关林没料到出现这个场景，一时惊呆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王队长把陶雷叫过来抱到怀里，轻轻地说：“孩子，告诉叔叔，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小陶雷噙着眼泪回答：“我是逃出来的。一个人逃，阿姨在后面追，我不小心掉到水里，阿姨也跳到水里来，她抱住我，把我放到她头顶上，我就爬，爬呀爬，实在爬不上去呀！”

王队长又问：“孩子，你是怎么解开那些绳子的？”小陶雷忽闪忽闪大眼睛说：“大猪哼哼叫，我好怕啊！阿姨来喂猪，见了我，就帮我解开身上的绳子，拿掉嘴里的毛巾，我乘她不防备，一下就冲出了猪棚，逃出来了。”

听着孩子说完，大家全明白了。就是眼前这个已经去世的哑巴女人两次解救了孩子，而在这高不可攀的陡岸边，她为让自己成为不倒的人梯，把手像树根一样深深插进了污泥中。

牛弟官停止了哭泣，直瞪瞪看着自己可怜丧身的哑巴娘。他玲珑乖巧，每次帮老子跑生意，都能得到大额奖赏。这一回，满以为又能赚个大大的回扣，谁知绑了孩子害了娘……牛弟官陷入了一种咎由自取的深深恐惧之中。

陶关林突然“扑通”向牛弟官娘的尸体跪了下去，也不管地上是什么碎石草根，“砰、砰、砰”一连就磕了三个响头，嘴里一迭声地念叨道：“嫂子救了我孩子，也救了我们全家，我们全家为你披麻戴孝，吃斋念佛，祈求嫂子早登仙界！”

王队长这时通过对讲机联系，召回刚才撤开的队员，又迅速与村委会取得联系，把所有这一切事情全部向村干部交待明白，找门板把死人抬回家中放好，又催促村干部立即派人外出找回“跑单帮”的牛元元，转过头来，就正色劝告村长说：“牛弟官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尽管他还未成年，但是，我们必须把他带走。”

村长听了，结结巴巴地问：“他娘为了孩子，已经把性命赔上，你们是不是看在她娘的份上，宽大他一次吧！”

王队长叹息一声：“唉！村长你好糊涂！经济盈亏可以充帐，刑事奖惩怎能相抵，儿是儿，娘是娘，法庭量罪自有公论。”说罢，招呼一声同来的4位民警，押起小弟官就出发了。

陶关林拉了陶雷正“恩人长恩人短”在弟官娘的遗体前磕头呢，听到王队长他们押了牛弟官要走，赶紧抱起陶雷磕磕绊绊赶出去，大声哭叫着：“你们抓了我去吧，都是我不好，借了钱没还才惹出来祸，你们抓了我去吧！”他哭叫着，呼喊着的，追过了二里湾，二里湾的流水潺潺，好像在唱一支苍老

的无字的歌；再追过一里墩，一里墩的黄土顶，似乎晃动了一下，它那斑秃的头像在叹息：“多灾多难的人啊！”

黄衣少女

经元度

陈春华是一家青年杂志的年轻编辑，他主持的“知心话”专栏拥有大量的读者，常有不少读者写信给他，或诉说自己的困惑、不幸，或畅叙自己的欢乐、追求。

这天，陈春华去编辑部上班，刚走到大门口，就被传达室的老张喊住，老张递给陈春华一封信：“刚才有个穿米黄色风衣的少女送来这封信，她说，请知心姐姐春华快点看信，还说她将不久于人世了，只盼能和你谈一下，说完话，转身就跑了。”

老张说到“知心姐姐春华”时，冲着陈春华一笑，这是因为在编辑部里有个无人不知的出典。原来，陈春华本人是个男性公民，实际上根本不能被称为“姐姐”，两年前，他大学毕业来编辑部报到，总编辑把“知心话”栏目分配给他时，说根据他纤巧秀气的文风来看，他完全可以以女性的名义搞好这个栏目，还笑着说：“你的‘春华’两个字，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的名字。本编辑部目前尚未有青年女编辑，只好请你勉为其难。年轻人，你很有朝气，一定能办好这个栏目，好好干吧！”

就这样，男性公民陈春华在杂志上成了专与读者谈知心话的“春华姐姐”。后来，这个栏目办出了特色，总编辑当然更不肯轻易换下陈春华。

作为一个男性的“知心姐姐”，陈春华既自豪，又不无烦恼，他还不止一次地收到过男性读者的求爱信哩！

眼下听老张把情况说得如此严重，陈春华急忙打开信，只见上面写着：“春华姐姐：我家是贵刊的老订户，我知道你一向乐于助人。你看，让我怎么办呢？爸爸狠狠打我，骂我是‘下贱货’；妈妈流着眼泪跪在我面前，求我别再隐瞒真相。可是，我什么错事也没做过，能谈什么真相呢？没有办法，我只能去死。我也知道，生活是美好的，我还太年轻，却走上了绝路，这种痛苦，想必你是理解的。因此，在绝望中我想到了你，这是我最后的一丝希望。如果连你也不能理解我，那么，我就死定了。”信后，还提出了见面的时间、地点和暗号：当天中午11点，在人民公园一号门，双方见面时各自手捧一本该刊的创刊号。

这些话，说得没头没脑，但陈春华却陡然紧张起来：不好，这个少女要自杀！万一处理不当，世界上又将多一条屈死的冤魂！

他匆匆收起信件，拔腿就往总编室跑去。老张望望他的背影，点点头又摇摇头：“嘿，这小子真能助人为乐！这一回，不知又要去解决什么样的希奇古怪事儿了。”

陈春华很快就得到了总编辑的明确指示：一定要设法拯救这个少女的生命。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急忙拎起电话筒，拨了个号码，找自己的女朋友林倩如联系。林倩如是某区团委的一名专做学生工作的干部，她接到陈春华的电话，听了几句，就撅起小嘴，在电话筒里埋怨开了：“你呀，又要我冒名顶替了！这是第几次啦？同事们干脆都开玩笑把我喊成‘春华姐姐’了。

陈春华头上冒着汗，握紧电话筒，急忙把刚才那封没有署名的信上所说

的话念了一遍，央求着说：“小林，人命关天呀！倘若我这个男性的‘春华姐’一出场，不必开口就会把那个少女吓跑，人海茫茫，再找就难了。而且，听传达室的老张说，那个穿风衣的少女像是个中学生，这多少和你的学生工作还搭上一点儿界的嘛。老规矩，你那儿的公假，由编辑部代请。帮帮忙吧！”

其实，一听是这样的事儿，即使陈春华不央求，林倩如也不会袖手旁观的。所以，11点缺2分的时候，林倩如按照那少女在信上的要求，手捧一本创刊号，伫立在人民公园一号门左侧，焦急地等候见面了。但事与愿违，林倩如一直等到12点零5分，仍未遇见那么一个身穿米黄色风衣的少女前来“接头”。林倩如等得脖颈酸了，腿儿直了，肚皮饿了，只得垂头丧气地赶到编辑部，对着陈春华苦笑地说：“嘿，没办法，根本不见人影儿。”

陈春华一愣：“那怎么办呢？”

“滴铃铃！滴铃铃！”正在这时，陈春华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陈春华拎起了电话筒：“喂，这儿是编辑部，你找谁？”电话筒里传出一个少女尖脆急促的声音，明显地带有气愤：“我找春华姐姐，问她为什么骗人！”“啊？骗人？我没有骗人！我就是陈春华呀！”电话筒里却紧接着传来更气愤的声音：“骗人！骗人！春华姐姐怎么会是你！”

还没等陈春华回过神来，凑在电话边听的林倩如用力捅了一下陈春华，一把夺过电话筒，情急地大声说：“喂，这位姑娘，请听我说，陈春华说是……”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对方打断了：“我不相信你！你为什么冒充春华姐姐到人民公园等我？我认识你，你是区团委的学生干部林倩如！你到我们学校开过学生座谈会，你根本不是春华姐姐！”对方说到这里，“咔哒”一下，把电话搁断了。

线索彻底断了，陈春华和林倩如只好你望我、我望你，面对面地苦笑。这时候，其他的编辑早已吃饭去了，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忽然间，陈春华站起身来，一拍肚皮：“好了，肚皮提抗议，还是先去喂喂它。走，到隔壁四如春面馆吃碗面吧，饱汉总比饿汉容易想出办法来。”

在四如春面馆里，吃到一半时，林倩如忽然放下手中的那碗肉丝汤面，没头没脑地问：“小陈，今天是几月几日？”

陈春华一愣：“怎么？今天不是9月15日吗？”他心里奇怪：小林平时从不忘记当天是几月几日的，怎么今天在这个时候问这样一个问题？谁知林倩如拍着手叫起来：“对啊，开学才只一个半月，我总共到过4所学校开座谈会，这不是有点儿线索了吗？”

陈春华一听开了窍：不错，只要一个个学校去查对，对参加过座谈会的学生一一摸底，那个穿风衣的少女也许就能查到。他兴奋地一拍桌子，“呼！”正要开口，却被林倩如“嘘”的一声拦住：“轻点，旁人都看着……”

陈春华举目一望，乖乖，周围吃面的顾客差不多都惊异地望着他俩。他急忙一吐舌头，低下头“呼噜呼噜”吃起面来。

当天下午，陈春华和林倩如一起走访了几所中学。当他俩进入第四所中学时，那心情就别提多紧张了：因为，如再不能发现线索的话，那就石沉大海，无处找人了。

哎，倒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该校的团委办公室里，校团委书记按记忆排出11名学生的名单，逐一掂量之后，指着最后一名学生的名字说：“对了，这个李萍萍是高一（2）班的入学新生，据这班的班主任王老师说，她开学后只来了5天，就由家长出面请病假，说是得了肝炎，

一直在家休养，而且，家长一再表示谢绝班主任的家访，说是怕传染别人。这里头是否有蹊跷呢？”

陈春华和林倩如听了，相对一望，都觉得眼前一亮：“哎，有道理，这可是个异常情况！”

无巧不成故事，这个时候，高一（2）班的班主任王老师正在接待李萍萍的家长。李萍萍的父母二人正在教导处诉说他们家最近发生的不幸事情！

李萍萍本是一所初级中学的毕业生，她平时品学兼优，故而能顺利地考进高中。谁知一个暑期下来，她的父母惊恐地发现，独生女的腹部竟一天天地膨胀起来，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显露出怀孕似的反应。新学期开始后，眼见得隆起的腹部已不容易遮掩，最后只得由家长向校方请假，谎称是得了肝炎。为了这见不得人的事，李萍萍的父亲多次大发雷霆，终于忍无可忍，打了李萍萍。萍萍的母亲则只能流着眼泪跪在女儿面前劝她说出真相。可怜的李萍萍有口难辩，精神上越来越处于崩溃的边缘。今天一早，她穿上一件米黄色的风衣，借以遮掩一下日益明显突出的腹部，咬咬牙离家出走。她的父母发现后慌了手脚，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来到校内，说出女儿请假的真情，向校方讨教该怎么挽回。

经过三方面的临时商谈，终于得出三条一致意见：第一，大家继续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分头寻人；第二，李萍萍的父母立即向公安局报案；第三，陈春华赶快去拟就一篇情真意切的短文，作为特殊的寻人启事，登在本期即将出版的“知心话”栏目上，但愿李萍萍一贯爱读这份杂志而能促使她回心转意。

林倩如陪着陈春华回到编辑部时，办公室里的同事们都已经下班了。他俩坐下商议了一阵，陈春华提起笔来要拟稿，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又急剧地响了起来。林倩如一拎起电话筒，就听到了李萍萍的声音。这一意外的情况使陈、林二人都急忙凑近电话筒，生怕漏听了一个字。

李萍萍在电话里说，她已经通过向传达室老张的打听，明白了“春华姐姐”为何是男性的来历，也已知道林倩如是陈春华的女朋友，她表示愿意再相信“春华姐姐”一次，并约定今晚7点，仍在老地方与他俩见面，她将倾诉自己的冤屈。但她斩钉截铁地声明，决不能让她的父母知晓。她为此在电话里警告说：“在见面时，我将把右手插在敞开的风衣口袋里。请你们注意，我手中握着一把剪刀，对准了我的心房。一旦情况有变化，我将立即自杀！”

陈春华和林倩如都连声保证，接受李萍萍的条件。等到放下电话筒，陈春华和林倩如都不约而同地抬手擦了擦额上渗出的紧张的汗水，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一个说：“总算还好！”另一个说：“谢天谢地！”

当晚7点整，陈春华和林倩如果然在人民公园一号门口等到了李萍萍，当林倩如一眼看到，对面走来身穿黄色风衣而一手拿杂志、一手插在口袋里的李萍萍时，不知道为什么，林倩如突然抓住陈春华的手臂，轻轻地在陈春华耳边叫了声：“唷，我想起来了！”陈春华不明白，为什么林倩如在紧要关头突然这么一声“唷”！他急忙一拉林倩如的手，迎面走了过去。

接着发生的情况，当然是他俩劝住了李萍萍，使之彻底打消自杀的念头。但林倩如那突然叫出的一个“唷”字却确实关系重大。为什么呢？原来，林倩如有个叔父是市公安局的老侦察员，林倩如曾听叔父说起，60年代初期，有个高中毕业的女学生在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当夜服毒自杀，她临死前曾向法院寄出一份绝命书，说她因父母怀疑她未婚先孕，含冤莫白，只得自寻短

见，她在信中坚决要求有关方面在她死后进行尸体解剖，以明真相。结果，令人大吃一惊的是，那个女学生腹中有一个 18 斤重的瘤子，而她生前的病情却与怀孕反应极其相似。

李萍萍当夜被送进医院，经过医生诊断，情况与那个 60 年代女学生一样，一个星期后，从她腹中取出一个 15 斤的瘤。好了，一条年轻而美好的生命获救了，一个即将破碎的家庭恢复了固有的宁静与欢乐。

至于陈春华所在的这家杂志，在最近出版的期刊上，登了一则编辑部声明，声明从本期起，“知心话”专栏改由特邀编辑林倩如主持。当然，在编辑部内部，主编仍指定陈春华辅导、协助林倩如，而这一点，正是陈春华求之不得的。在当期的“知心话”栏目上，头一篇就是由林倩如撰写的纪实文章，名叫《穿风衣的少女》。在文章结束时，作者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作为 90 年代的父母，在教育子女中，应该如何对待突发的反常事件呢！是啊，理解和爱，本来就应该是能够统一起来的！

神兵天助

阿睿

抗日战争年代，发生了一些奇特有趣的传闻和故事，颇令人震惊，甚至不可思议。

日军的强盗行径，以及犯下的弥天大罪，自当激起天怨人怒，以至于只要是富有灵性的生命，都会做出抗争的反应，也就不难想象了。

这些有灵性的生命在特定的年代里留下的奇闻趣录，也可以算是“神兵”天助吧！

疲马奋蹄

1942年麦收时节，日军准备午夜扫荡淮河边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魏郢子。

当时，村里正隐蔽着几个八路军的伤员，得到日军扫荡的消息后，眼看日军渐渐逼近，伤员急待向80里外的西北邻县转移。

天近黄昏，人抬担架已来不及，必须用马驮送，可眼下全村仅有几匹马因连日抢收劳累，都卧躺槽头，疲惫不堪。

怎么办？村支书魏老四急得团团转。无奈之下，他一边爱抚地梳理着马鬃，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唉，老伙计，鬼子要进村，咱们的伤员等着转移。火烧眉毛的事，能不能劳驾几位再辛苦一趟，我也知道太难为你们了。”

话音刚落，不想那几匹大马竟然呼呼啦啦全站了起来，脖子一扬，朝天发出几声咳咳长啸，像是回答说：“没问题，出发吧！”

魏老四一阵惊喜，赶忙召集乡亲们，把伤员扶上马，连夜出了村。那一夜，马比哪一回都走得又快又稳当。

日军午夜赶到村里，扑了个空。

义犬救险

驻守县城的日军时常下乡抢粮劫物，掳掠妇女，骚扰村庄，祸害村民。一天，鬼子又下乡作恶，有个小鬼子窜进村口一家小院，见一位少女正在井台提水，他冷不防扑上去，一边撕扯，一边淫笑：“花姑娘，花姑娘。”

少女受到惊吓，急忙挣脱，朝门外跑，一边狂奔，一边呼救。鬼子紧追不舍，哇哇乱叫。

正在紧急时刻，突然从过道里窜出一条名唤“大黑”的猎犬，怒目圆睁，张牙舞爪，对着鬼子猛扑过去，把鬼子扑倒在地，一阵狂撕乱咬，咬得小鬼子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躺在地上直打滚。村里的乡亲们闻讯赶到，一齐上前，将这个被“大黑”咬得半死的鬼子扔进河里喂了王八。

又过了两年，鬼子秋季大扫荡，村里一个叫四柱的孩子给八路军送信，不幸被鬼子抓去。半路上，又是“大黑”扑上去营救，竟被鬼子开枪打死。

乡亲们对鬼子暴行恨得咬牙，也深为“大黑”的义举所感动，强忍悲痛

把“大黑”埋在村后的小树林里，垒起一座坟头，四周撒上草籽。直到今天，那座坟茔依稀还在。

雄鸡斗敌

又是一年秋风起。日本鬼子下到县城不远的丁家沟去抓鸡捉鸭，抢掠粮食。一天，返回据点后，有个叫中村的日寇小队长，拎着抢来的大公鸡交给厨子宰杀下酒。谁知那日本厨子生性胆小，看到公鸡雄赳赳的样子，胆战心惊，不敢动刀。

中村见状，大骂一声“八格牙路”，一捋袖口，要亲自动手。他一把抓过大公鸡，一手捉住鸡腿，一手从腰间摸出把军用匕首，正要下刀，只见那公鸡两腿一蹬，翅膀一振，朝上扑愣一跃，把尖长的嘴对准中村的左眼珠猛的一口，只听“啊呀”一声惨叫，中村顿时血流满面，手一撒，一头倒地。

那公鸡拍打着两个翅膀，发出一阵“咯咯咯”的欢叫，朝据点旁的城墙缝里一钻，不见了。鬼子中村吃鸡不着蚀把米，成了一个独眼龙。

硕鼠恣凶

有一回，50多人的一个鬼子小队，窜到离据点最偏远的陈村去扫荡，晚上回不了据点，就在村里过夜。当时村民早已撤离，粮食和禽畜也已转移，整个村子空空荡荡，死一般寂静。

鬼子找不到吃的，便跑到郊外野地里挖地瓜充饥，填饱肚子后，就睡在打谷场上。

第二天一大早，所有鬼子都呜哩哇啦惊叫起来。原来每个鬼子的子弹袋昨夜都被什么东西咬成一个个小洞洞，支离破碎，子弹也不翼而飞。日军小队队长山田命令士兵四处搜寻，折腾了整整一个早晨，才在挖地瓜的野地里发现三个大田鼠洞，子弹都散落在洞穴里，而田鼠却一只也没见着。鬼子原本打算第二天扫荡邻村的，不得不改变计划，一个个拎着满是孔洞的子弹袋，狼狈地逃回了据点。

夜鸟报警

为了掩护群众麦收，抗日游击队一个区小队住进了淮河岸边的小刘庄。一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战士，人困马乏，除了岗哨，都已呼呼入睡了。

睡至半夜，突然打村外的杨树林里扑扑愣愣飞来一大群麻雀，落在战士们宿营地，吱吱喳喳，狂噪不止，有的甚至用脚爪搔战士的头顶和手脚。

战士们一个个被噪声惊醒，感到十分诧异。半夜三更，鸟儿早已投宿，怎么会有大群的麻雀降临？莫非有情况？小队长二虎当即命令队伍紧急集合准备战斗，并派人速去侦察。

果然，时隔不久，侦察员返回报告，发现一个大队的日本兵正朝村子包抄而来。

由于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太大，二虎决定火速通知乡亲们，赶快隐蔽转移。

事后得知，因汉奸告密，县城据点里的日军得到情报，连夜派出大部队来偷袭刘庄，想把区小队一口吃掉。

鬼子扑了个空，始终没弄明白，行动如此诡秘，是谁走漏了风声，又怀疑是那个汉奸捣鬼，恼怒之下，一枪把那个汉奸给崩了。

群蛙解围

有一年，新四军游击队淮河支队派一名侦察员去古城执行任务，行至距县城三公里处的卢家洼，不料被巡逻的日军发现，三个鬼子端着“三八大盖”追来。侦察员一边沿淮河堤狂奔，一边察看地形地物，好作隐蔽。

茫茫平原，无遮无挡，鬼子越逼越近，枪声噼啪乱响，子弹打耳畔擦过。侦察员一急，转身奔了河滩，正巧有一芦苇地，躲了进去，谁知时至仲春，芦苇刚拔节，遮不住人，鬼子已经围过来。

侦察员摸了摸腰间的驳壳枪，如果硬拼，万一与敌人同归于尽，侦察任务怎么办？正在万分焦虑时，他忽然发现鬼子停下不追了，哇哇地踢打着什么，再定睛一看，竟然是黑压压一大片青蛙，成群结队，足有几千只，从河湾里蹦出来。发出“咯咯”的轰响，挡住了鬼子的去路。三个鬼子连连后退，有个鬼子举枪就向蛙群射击。青蛙不但没被吓退，反而更加狂怒，向鬼子猛扑猛冲。三个鬼子见此阵势，心惊肉跳，掉头就逃。

侦察员安全脱险，终于胜利完成了侦察任务，平安返回。

神鹰助力

抗战胜利前一年，长期潜伏在县城、以商行老板身份做掩护的地下交通员老郑，得到一份有关日军要下乡搜寻八路军伤病员的重要情报，需要送往50里外的武工队县大队的联络点。为了更慎重一些，老郑决定亲自前往。

那天吃罢早饭，老郑骑辆自行车，借口出城探亲，混出了城门，沿着乡间土公路蹬车疾行。由于送情报心切，加上车速过快，路口转弯时，车把一歪，他从车座上重重摔下，脚踝被石尖硌伤，挂在车把上的旧布包也被甩在一边。

老郑忍着剧痛，他已不能上路，情报不能送到，心里如火焚烤，看看四周，空荡荡不见人影。他一抬头，猛然看见离他不远的树杈上有只苍黑的老鹰正瞪着圆溜溜的眼睛盯住他，他一阵发怵。还没容他多想，那只老鹰一扇翅膀朝他飞来，叼起地上那只旧布包腾空而去。

老郑蓦然惊呆，马上意识到情报还在包里，连声大呼：“回来，我的包！我的包！”可那老鹰倏忽间已踪影不见。

中午时分，老郑被路过的行人抬回了县城，心头一直惦记着那份情报。三天后，他正筹划如何递送时，乡下传来口信，说县大队的哨兵从郊外拣回一只旧布包，发现里面有老郑亲笔草拟的情报，不知是谁送来的。

老郑被惊呆了。

弹“球”找“洞”

梅迎春

陶陶放学一进家门，见二叔一个人在喝酒，觉得很新鲜，因为二叔一个人向来是不喝酒的，便问：“二叔，今天干吗一个人喝酒呀？”

二叔叹了口气，苦笑着说：“嗨，别提了，我这回狐狸没逮着，反倒沾他妈一身臊，让那‘小个子’告下啦！”

“小个子”名叫屈德，别看这人长得不起眼，坏点子倒蛮多。他买个录像机，每天晚上卖票放录像。五天前，二叔听街里人背后议论，说屈德名义上放武打录像，实际偷放的是黄色录像，用这种色情录像来招引人，闹得好多家庭不和睦，有的小伙子看了黄色录像，还去干坏事，被抓进公安局。

二叔听到这事，恨的牙咬得嘎嘣响。一天晚饭后，二叔气忿忿地说：“这小子真不算人，名字屈德，办的事真‘屈德’！现在改革开放，啥挣钱门路找不了？却给人放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二叔叫武文军，人们都叫他“武二郎”，很有几分侠肝义胆。他当过三年兵，荣立过二等功，退役回来后，当了保安队队长。二叔做工作不怕得罪人，一发现谁搞歪门邪道，有偷鸡摸狗行为，从不轻易放过。因而自从二叔当了保安队长，镇上原先那些个别不法分子再不敢瞎胡闹了。

全镇好多人都说二叔是“黑脸包公”，说“现在就得有这么个武二郎”，可是个别人却骂二叔是“六亲不认”、“缺心眼”。陶陶闹不清二叔干吗为放录像动这么大肝火，便说：“二叔，人家放人家的，你不想看别看，关你啥事呀？”

“你说啥？不关我事？！”二叔俩眼珠子一瞪，似乎要往外喷火，好像是陶陶干了坏事，冲陶陶吼道：“这是教唆青年男女犯罪的行为！唉，跟你个孩子家，这事让我咋说？打个比方吧，林则徐销毁鸦片这事，你们历史课上学过吧？鸦片有毒，可‘小个子’放的那种录像更毒！鸦片是让人慢性中毒，这黄色录像让人看了可是直接中毒。我非要当场抓住他，送交公安局处理不可！”

陶陶虽对二叔的解释感到朦朦胧胧，但一听黄色录像对人危害这么大，便当即支持二叔的行动。

二叔说干就干，他头次闯进“小个子”家，把所有录像带查个遍，却没发现一盘黄色录像带，没抓住把柄，反被“小个子”恶言秽语挖苦一顿。回家后越想越窝火，他那犟脾气上来：不行，非得查个水落石出，我就不信他“小个子”能把黄色录像带吃了。他第二次又到“小个子”家，将屋里、屋外，连屋里顶棚上面都查过了，结果还是没查出赃物。

这下“小个子”可不干了，跳着脚说二叔这是侵犯人权，还告到法庭，背后对镇里人扬言：这回要不把二叔这颗钉子拔了，他连屈也不姓！据说，法庭几天后就要开庭，闹不好，二叔还真得被撤职查办呢。

陶陶听了二叔把事情经过一说，也替二叔着急了。原来，陶陶最羡慕这保安工作，觉得穿着笔挺的警服，戴上大盖帽，又帅又神气，真棒！因为这，过春节时，妈妈领陶陶买衣裳时，陶陶对别的啥样式也不喜欢，非要买一套

儿童仿警服，妈妈只好依从他。

陶陶连二叔平时的一举一动都模仿着，一心想长大后当一名警察。现在一听二叔犯了难，就像他自己的事似的，眨巴着黑眼珠，替二叔想着对策，嘴里念叨着：“屋里，屋外，连屋顶都查了……哎，二叔，上面查了，那下面呢？”

二叔顿时被提醒，猛的一把抓住陶陶的领口问：“下面？你是不是说黄色录像带藏在地下？对！你猜的有门！”可他随即又摇了摇头，“可现在镇里人家住的都是平房，谁家有地下室呀？”

陶陶说：“这可不一定，你没经过检查，咋知他家没有地下室呀？”

“不行，再不能盲目行事了。”二叔为难地说，“要是再查不出个所以然，那就更不好说了。”

陶陶挠着头皮想了好大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哎，二叔，你不是挺会挑西瓜，用指头一弹就知道生熟吗？”

二叔不耐烦地一挥手：“嗨，这跟挑西瓜有啥关系？”“有哇！熟瓜声音是‘砰’、‘砰’的；生瓜声音是‘梆’、‘梆’的，弹弹他家地面不是和弹西瓜一个道理吗？”二叔一听陶陶说的原来是这么回事，又一下来兴趣了：“那你说说咋去‘弹弹’他家地面呀？”陶陶见自己的想法得到二叔的赞同，便凑近二叔的耳朵，如此这般的一阵悄悄话，说得二叔满脸愁云消散，一个劲点头说：“行、行，这就看你的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下午学校不上课。一放学，陶陶便对屈宝海说：“哎，屈宝海，你不早想学我的打球窍门吗？今天下午我教你几招，怎么样？”

原来，屈宝海就是“小个子”的独生子，他是班里的乒乓球迷。可是要和全班的乒乓球冠军陶陶相比，那球技就差多了，屈宝海曾几次求陶陶教他，可陶陶就是不肯。今天他一听说陶陶教自己几招，一下乐了：“真的？在哪里？”“就在你家吧。”“好，一言为定。”屈宝海一口答应了。

下午，陶陶准时来找屈宝海，正好“小个子”出去，只有屈宝海的妈妈在家。陶陶提议先选择一下打球场地，看在哪儿打球更合适。屈家院里是水泥地面，陶陶不紧不慢在院里这儿拍拍，那儿打打，拍打了好一会儿，陶陶摇摇头说，院里弹不起球，便又改在西间屋打。屋地全是正方形水磨石砖铺的，陶陶和屈宝海一连试了三间屋子，结果陶陶还是说不理想。这一来，只剩最东间那间屋子没试了，而这间屋门却是锁着的。屈宝海一心想学到打球绝技，死磨硬缠的从他妈兜里掏出钥匙，将这间屋门开了。

陶陶进这间屋一看，这是厨房兼饭厅用的，四分之三作为饭厅，四分之一作为厨房。饭厅中间摆了一张方形桌，屋东南角还摆有一张方形桌。陶陶将球沿着地面“咄”、“咄”拍了一阵，突然发现饭厅中间，也就是方桌周围球弹的不光高，声音也特别响，不觉脱口喊道：“啊！找到啦，终于找到啦！就选这儿作为打球的场地吧。”

于是，二人将两张方形桌拼到一起，作为球案，当即拉开架式，你来我往、你抽我挡的地打了起来。可是不知为啥，陶陶今天接球的技术很差，往往接球失误，老是拣起球在地上拍打着；有时陶陶为接一个球，脚下一使劲，竟将地面跺得“砰砰”直响。

打了一会儿，陶陶一失手，球滚到“球案”底下，当他钻到“球案”下拣球时，顺手将一块方砖正中二指长的一段磨得晶亮的细钢筋拉手往上一拔；“哗啦”一下凸出地面，便很快毫不在意地将这段钢筋拉手又按回原处……

就在这时，忽听院里传来梆子戏的哼唱声。陶陶从玻璃窗朝外一看，啊，原来是“小个子”兴冲冲地回来了。他一进西隔壁屋，就听对屈宝海的妈妈大声说什么。陶陶装作打球累了，说暂停一会儿，就听“小个子”说：“嗨，我又去了趟法庭，听法官的意思，后天就要开庭了。这回呀，哈哈，让他武文军吃不了兜着走！只要拔掉这颗‘钉子’，往后咱就能放心大胆地干啦！”

“你小声点，东间屋……”这是屈宝海妈妈的声音。“啊？东间屋有人？！”“孩子们在那屋打球玩哩。”“噢，我当武文军那小子又来了！不过，哪里玩不了，咋偏让他们在那间屋玩呀？”

说话间，就见“小个子”来到东屋，将脸一沉：“去去，学校有球案不去玩，来家里闹腾啥？！”说罢，“小个子”不容屈宝海分说，连推带撵把两人赶了出来，随后又“咔嚓”一声将门锁上了。

陶陶冲屈宝海吐了下舌头，便分手回家了。

陶陶当真是来屈宝海家打球吗？不！原来这正是陶陶想出的“弹”球找“洞”之计。他借“小个子”不认识自己之便，以教球为由，拍着球在他院里、屋里“弹”了个遍，最后终于发现地下室设在东间屋的中间。可是地下室的进出口在哪儿？他边打球边暗暗观察着每一块方砖，突然发现方桌下面那块水磨石方砖中间出来一截很不引人注意的细钢筋，便借拣球时悄悄往上一抠，发现是个小巧的铁提手，他一下明白了，这就是地下室的进出口了。后来再一听“小个子”那话音，更证实“鬼”确实就在东屋的地下。陶陶圆满完成任

务，趁“小个子”赶他们之际，借坡下驴，回来报告侦察结果。陶陶一进二叔家，嗨！屋里另外还坐着两个警察叔叔呢？原来陶陶走后，二叔就用电话把派出所的两位叔叔请来，就等陶陶侦察结果呢。听陶陶把详细情况一说，几个叔叔一合计，决定立即行动，突袭检查“小个子”的地下室。陶陶听了，乐得一蹦老高，也赶忙换上他那套心爱的仿警服，随着二叔他们雄纠纠地直奔“小个子”家。

再说“小个子”从法庭回来后，越想越得意。他想到从武文军当了保安队长，自己总觉得碍手碍脚的，这回要是把他撤职查办，自己便可以所欲为了。他心里一高兴，便买回一斤驴肉、一瓶老白干，细斟慢饮，哼哼咧咧唱起《三国演义》中关羽“过五关斩六将”这段戏：“吾关公，美髯公，当代英雄；提宝刀，跨赤兔，谁敢敌吾？保皇嫂，寻皇兄，千里驰骋；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威风……”

“小个子”摇头晃脑正唱得来劲，冷不丁见二叔等一伙人突然登门，顿时卡了壳。他先是一怔，很快又镇静下来，用嘲弄的语气问：“怎么，你是见法院传你的票还没下来吧？”

二叔冷冷的目光逼视“小个子”：“屈德，你不要高兴得过早。我们今天来是想查一下你的地下室，希望你能够配合。”

“什么，地下室？”“小个子”一听这话，像火燎了屁股似的，下意识地往上一跳，“你这纯粹是无中生有，我家哪有啥地下室，你倚仗当个保安队长，两次私自来搜查我家。实话告诉你，我屈德也不是好欺侮的！”

二叔一晃手里的证件：“不要着急嘛，请你看一下这个。”

“小个子”一看二叔这回当真出示了搜查证，黄眼珠一转，当即来个转守为攻：“好哇，那你就查吧。不过，咱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查不出我有什么地下室，又该咋说？”“还敢嘴硬呀？你敢说你东屋没有地下室？！”

“小个子”低头一看，见是个身穿小警服、头戴大盖帽的小警察接过话

茬，似乎觉得这孩子在哪见过，便试探着问：“你是……”

“怎么，不认识啦？”陶陶一拍小胸脯，“我就是刚才来你家打球的那个便衣警察，这回该明白了吧？”

“啊？！”“小个子”一看，真是在他家打球的那孩子，脸一下子白了起来。他做梦也没想到，原来那打球的孩子是来查找他的地下室，顿时两腿像抽了筋似的“咕咚”一下瘫在地上，苦笑一声，自言自语地说：“唉！这下完啦！我没栽在大警察手里，却栽在一个‘小警察’手里，这可真是大意失荆州呀！”

“这就对了。”陶陶接着说，“这回你该唱‘走麦城’了！”

“小个子”知道再不主动交出赃物，对自己更为不利，只好乖乖地开了屋门，挪开方桌，掀起中间那块水磨石方砖，在二叔他们的监视下，将藏在地下室的所有黄色录像带全部拿了上来。当他被拘留带走时，二叔要他将赃物带上。他束手无策地说：“这么多我咋拿呀？”

“咋拿？”陶陶瞪他一眼，“你不是说过，让俺二叔‘吃不了兜着走’吗？这回该着你‘拿不了兜着走’啦！”这话提醒了昏了头的“小个子”，也逗得二叔他们忍不住笑了。

异想天开

胡广香

榆榆放学后就往家走，当刚刚岔入门前那条小路时，突然眼前射来一道耀眼的白光，这白光又亮又刺眼，炫得他两眼眯缝起来，定定神，发现白光是从他家旁边那口水塘中发出来的。

他愣愣地站在那儿，眼里充满惊疑，脸上露出兴奋，心儿怦然一动，便“扑通扑通”的快要蹦出喉咙口了。噢，莫非塘中埋藏着什么宝物？他平时看了那么多武侠神怪小说，这联想便产生得自然而合理。

他极力压制着狂跳的心，朝向那白光跑过去，可当他一拐弯时，白光却不见了。来到塘边，只见塘水平如镜，一只青蛙蹲在水面上的一张荷叶上，向他鼓着腮帮，瞪着眼睛。他估量了一下发出白光的方位，便认真地察看起来，可好半天也找不出有什么异样的物件。他懊丧地捡起一块瓦片向塘中抛去，那青蛙“扑通”跳进水里。

莫非宝物躲起来了？他连忙跑回原处，噢，那耀眼的白光还在，便又跑过去，白光却又消失了，如此往返几次，都是一样的结果。他擦着头上的汗，嘴里说：“嗨，真奇怪！”可马上又想：“不过，要不奇不怪的话，还能算宝物吗？要得到宝物，哪会那么容易的。”现在他已下定决心，一定要取到这件宝物！

“啊哈，看你这痴迷的样儿，在看什么宝贝呀？”

“啊？”榆榆吃了一惊，抬起头，见是槐槐。槐槐立在水塘东边，这会儿正冲他笑着。他忙结结巴巴地掩饰着：“我在看、看水……不，看……看青蛙……”槐槐说着朝塘边走：“哟，你在观察青蛙，好写观察日记？那我们就一块儿观察吧！”

“不！不……”榆榆生怕槐槐走过来，发现塘中的秘密，“噢，青蛙已钻到水底下去了，我得回家了……”说完就往家里跑，连头也不回，尽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槐槐起了疑心：榆榆在搞什么名堂？

榆榆眼中和脑子里充满着光、光、光……他在心里和口中不停地念叨着：宝、宝、宝……以致那么好的晚餐都没吃出滋味儿，胡乱地扒了几口，也不知饱没饱，便把碗放下了。

“嘻！”他笑出声来。是哪位仙人给我送来了宝呢？可是他接着又犯起愁来：怎样才能把宝物取到手……噢，对了，仙人既然要把宝物赐给我，一定会在梦中指点的，好多小说不都是这样写的吗？于是，今天他早早地洗了澡，早早地爬上床睡下，他要快点做梦。嗨，他还真的做梦了——

他在那塘里挖呀挖，啊，挖出一柄寒光闪闪的宝剑！他执着剑，专管世间不平事，尽杀天下歹恶人，所向披靡，天下无敌。他来到前线，祭起神剑，神剑向敌寇飞过去，如切青菜萝卜一般……“好！”他大声喝起彩来。

他被自己的喊声惊醒了，兴奋得再也睡不着，巴望天快亮，好去挖那把神剑。可是天总也不亮，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到鸡叫三遍时才又迷糊着了。他又做了个梦——

他又在那塘里挖呀挖，啊，这次挖出的是一个闪光的聚宝盆！他向聚宝

盆要来了奖状、奖杯、勋章，又要来了飞机、轮船、宇宙飞船……正在这时，槐槐跑来了，要抢走聚宝盆，他过去跟槐槐争夺。推推搡搡之间，一不小心，他一个趔趄，跌进了聚宝盆！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坏了，这聚宝盆要是像那什么宝缸一样，变出无数个我榆榆来怎么办……

他吓醒了，心儿在“咚咚咚”地跳。揉眼一看外面，天已大亮，他爬过来抓过书包就往学校跑。跑到昨天那地方，他回头朝塘中望去，不禁心里一“咯噔”，那白光没有了。但他怕迟到，也就来不及多看多想。

他还是迟到了，老师批评他，他一句也没有听进。上课时，老师讲的什么，他也一团糊涂，一心只惦着那水塘、那白光、那宝……

好不容易盼到放晚学的时候。天阴沉沉的，就要下雨了。榆榆迫不及待地跑到门前那条小路，还站在昨天那地方，仔细地观察起来。可是，唉，那白光彻底没有了！他跑到塘边，见和昨天没有两样，水平如镜，那只青蛙又蹲在那张荷叶上，向他鼓着腮帮，瞪着眼睛。榆榆的脸也像天一样，变得阴沉沉的了。

莫非谁把宝贝取走了么？他突然想起槐槐昨天说的话：“在看什么宝贝呀？”“宝贝？”“宝贝！”他为什么要说“宝贝”？哼，他肯定知道了这秘密，并且是他偷偷取走了宝贝。对了，昨晚梦中他不是说来夺聚宝盆吗？这肯定是仙人在暗中指点我，他愤愤然就往槐槐家去，他去把宝物要回来。

槐槐在做作业，见到他，忙高声招呼：“我正有一道题卡壳哩！你快来，咱俩一起讨论讨论。”榆榆却不理他这碴儿，劈头就问：“昨晚你到塘边去啦？”槐槐莫名其妙：“是呀，你不是知道吗？”“我是说在那之后你又去过？”“没！没有呀！”

可在榆榆眼里，槐槐无论如何像去过的样儿，他身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偷宝的嫌疑，他瞪起了眼睛：“哼，你在骗我。”

“真的没去，我从来不骗人！”槐槐又急又迷惑，“你这是什么意思？”榆榆悻悻地说：“你心里明白！”

槐槐真感到委屈，正要说什么，爸爸在外面焦急地喊，他只好出去。榆榆在他身后晃着拳头说：“明天跟你算帐！”

六月的天，孩儿的脸，昨晚大雨如注，今日却又是丽日蓝天；榆榆的脸，也如这六月的天，昨日阴沉沮丧，今日却笑逐颜开——因为他又看到了那宝光。啊，他的宝物还在！真是神出鬼没！他更觉神奇，也就更加兴奋，更为那幻想添了神秘的色彩。

槐槐遇到他，皱着眉头不满地说：“你不是要跟我算帐吗？是什么帐，那就请算吧！”

“嘿，嘿嘿！”榆榆尴尬地笑笑，“我是和你闹着玩的！”说完讪讪地走了。槐槐奇怪地看着他：这家伙，莫非神经出了毛病？

其实，榆榆神经很正常，他开始仔细观察和研究宝光，终于发现了规律：晴天的时候，还要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方能看到它。

他曾好几次偷偷地下到塘水中去摸，可是，唉，每一次都是一无所获，懊丧地空手而归。他冥思苦想，突然有所领悟：梦中不是说要挖宝吗？对了，宝物一定是埋藏在地底下，是那宝光穿透了泥土和水才射出来的！于是他盼塘水能快点干涸。

果真天遂人愿，接连好多日子的大旱，那塘真的露底了。榆榆兴奋不已，在一个星期天，他拿了铁锹，就去挖宝。

他挖呀、挖呀……嗨，也不知宝物埋藏多深，塘中的泥上淤下硬，每挖一锹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泥水溅开来，在身上开出一朵朵的小花，满脸的汗水用手一抹，成了个大花脸！他开始气喘吁吁了，渐渐感到腰酸腿软手无力，但有一股神奇的力量鼓舞着他，支撑着他，使他不停地挥着锹，挖、挖……一锹，又一锹，每一锹都仔细察看。希望，失望，又希望……循环往复，不觉已从上午挖到了下午……

“哈哈，真卖力，在挖什么宝贝呀？”榆榆抬起头，见又是槐槐。哼，又提“宝贝”，这家伙，到底知道不知道这秘密？为何老注意着我？正在这时挖出条鳝鱼，他忙用手掐住，并随口塘塞掩饰说：“嘿，在挖鳝鱼！”他捉住鳝鱼，就往家里跑去。槐槐皱起双眉，对着挖得一片凌乱的水塘，乌黑的眼睛眨巴眨巴……

榆榆把鳝鱼放在桶里喂着，心里胡思乱想：莫非这鳝鱼就是宝物变的？嘿，或许这正是一条“宝鳝”哩！

可是过了几天，那鳝鱼死了，而那耀眼的宝光还在。唉，就像前面有颗明亮的星，不管你怎么走，它总离那么远，可望不可及，凭空惹来感人的希望和徒劳的追求。

这些日子，榆榆被宝光弄得失魂落魄，神思恍惚，学习成绩急剧下降。老师已不止一次地警告他了：再这样下去的话，是要留级的。他暗暗着急起来，槐槐也很替他担心，找他谈过几次，可他总支支吾吾不肯说真心话。槐槐也就不好再深问，只好留心观察他。

一天，槐槐主动提出每天晚上为他补课。榆榆自然求之不得。从此，槐槐每天晚上都到榆榆家来，为他讲解难题。

榆榆下决心要把成绩补上去，他很认真地听，但有时却心不由己，不知不觉地发起呆来。

这天晚上风雨交加，榆榆在灯下做作业，却老遇着难题，他朝外望了望，心想这狂风暴雨，槐槐是不会再来了。他烦躁地推开书本，准备上床又去做他的美梦。正在这时，掩着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槐槐走了进来，他浑身泥水，准是在路上摔了一跤。榆榆十分感动，忙打水给他洗，找衣服给他换，不安地小声喃喃着：“都怪我……害得你……”

槐槐忙说：“快别这么说，只要你的成绩能赶上去，大伙都在替你着急呀！”他看着榆榆的眼，声音柔和，“榆榆，一定要找到成绩下降的原因，你以前可不是这样子的呀！我看出你有什么心事瞒着我，而且这事儿和那水塘有关！我们不是朋友吗？请相信我，我一定会替你保守秘密！”

榆榆被那一对热情诚挚的眼睛融化了，顿觉浑身有股热流在涌动。他低下头，没有做声，再敷衍搪塞，对得住朋友吗？

槐槐又在鼓励：“说出来吧，若是什么难题，多一个人的智慧，幸许还能解开哩！”于是，封闭着秘密的心灵之门打开了，榆榆向槐槐讲了那神奇的宝光及其出现的规律……

第二天是一个大好晴天。当槐槐被领着看到那奇异的宝光时，也不禁为之惊叹不已。他们来到塘边，槐槐绕塘走着，他蹙着眉，紧抿嘴唇，弯腰低头仔细察看。突然，他抬起头，眉毛向上一扬，眼里有一朵光亮一闪，咧开嘴兴奋地叫道：“找到了。”榆榆吃惊地问：“在哪儿？”

槐槐神秘地笑笑：“你到那儿去盯着那光，看我把宝物取出来。”

“这……”榆榆犹豫着没动，“我就在这儿看你取吧！”槐槐看出他的

心事，笑着说：“放心，我决不要你的宝贝。我说话算数。”

榆榆只好照办，他两眼死死地盯着那宝光。只见槐槐弯下身子，一伸手，真的把那宝光捧到了手上。

“啊！”榆榆禁不住高叫一声，便向塘边猛跑，他的心快要蹦出喉咙口了。可当他跑近时，又突然“啊”了一声，停住脚步，张大口，就如电影中的定格镜头洋呆在那儿了。他万没料到，槐槐手里拿着的，竟是一块打破的镜片！

槐槐笑着把那镜片递给他：“给！你的宝贝。”这可能吗？榆榆摇着头，又接着说：“不可理解？”槐槐不慌不忙地说：“这镜片是靠塘壁竖着的，你看到的宝光就是它被太阳照射后的反光，当然只有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角度才看得见嘛！”

啊，这道理再明白不过了！榆榆仿佛驾着一架飞机，一下子穿过了云雾，顿觉眼前一亮，豁然开朗，蓝天高远，大地广阔。

嗨，这么简单的事儿琢磨不透，这些日子被它害得好苦，再想想又觉得挺可笑、挺滑稽的。榆榆羞愧得红了脸，低下头，不好意思地说：“我这脑袋瓜……真笨！”

槐槐却认真地说：“不，你的脑袋瓜并不笨，关键是你一开始就往那神呀怪呀的方面想，自然就钻进迷雾了。”

榆榆再没有做声，他在认真地想着这件荒唐事带给自己的教训……

小傻瓜

贺传圣

曲小明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放暑假的时候，爸爸带他去省城姑姑家。这是曲小明第一次到省城，一下火车，便被花花绿绿五彩缤纷的都市风光迷住了，挤公共汽车的时候，不知怎么的父子俩就分了手。于是，小明就信马由缰地在街上胡走乱闯到处逛，这一逛便是半天。半天下来，曲小明只感到腰酸腿痛，头晕眼花，肚子也饿得咕咕叫。

就在曲小明倚在一家饮食店门口望着橱窗里的菜肴发愣的时候，一个穿得漂漂亮亮的白脸儿青年来到他的身边，和气地问：“小朋友，你从哪儿来？”小明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乡下，跟爸爸头一回来，上公共汽车的时候挤散了。”“噢！你迷路了。”曲小明感到害臊，心想，一个中学生进城迷路，多不光彩。虽然没有说出来，但他的脸刷地羞红了。

“肚子饿了吧，来，先吃点东西，等会我带你去找你爸爸。”白脸儿青年说着便抓住小明的胳膊往客座上拽。无缘无故地吃人家的东西，曲小明才不好意思呢。他的脸胀得更红了，身子靠在门框上不动。

“小朋友，别不好意思嘛。”这时，从一张餐桌上过来一个五短三粗的矮个子，“人嘛，困了就要睡觉，饿了就要吃东西。我们正愁吃不完呢，就算你帮我们的忙好不好？”

矮子说道，向白脸儿挤了挤眼，两个人哈哈大笑。“对，就算帮我们的忙。”白脸儿笑容可掬地附在小明耳边说，那神情，仿佛真的在央求小明帮忙。小明半推半就地被他们拉到餐桌旁去了。一落座，小明往餐桌上瞄了一眼，哎哟，鸡呀鱼啊大盘小碟地摆了一桌，他们两个人怎么吃得完。小明一坐下，那矮子就扯下一条鸡腿塞在小明的手里。于是，小明也就狼吞虎咽地帮起忙来了。

这个忙一帮，可不得了，曲小明可就脱不了身了。“你们说，吃了东西就带我去找爸爸。”小明呐呐地说，“现在，我不要你们带我，我自己去还不行吗？”白脸儿仍旧笑嘻嘻地说：“别慌，我们会带你去找你爸爸，不过，你还得帮我们的忙。”小明天真无邪地争辩：“你们的忙我不是已经帮了吗？”矮子朝白脸儿闪着一双老鼠眼诡秘地笑着：“小傻瓜，我们要你帮的忙，才开始呢。”

小明以为他们还要他吃，妈呀，已经吃饱了，再吃，这不要撑破肚皮了吗？他天真幼稚地回答说：“我……我已经吃得很饱了。”矮子盯着小明那张天真无邪的脸狞笑：“嘻嘻嘻……真是个小傻瓜。”白脸儿又附到小明耳边：“还有点事要麻烦你一下，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小明不好拒绝，就跟着他们去了。

白脸儿和矮子带着小明到一个大街通小巷的路口。白脸儿从裤袋里掏出一个很精致的小盒子，那盒子只有两个火柴盒那么大。白脸儿对小明说：“等下有人从这里经过，我一扔下这盒子，你就对他说，你丢了东西。记住，是男的，老的称爷爷，少的称叔叔；如果是女的，老的称奶奶，少的称阿姨。”小明不知他们葫芦里卖什么药，稀里糊涂地就点了头。

不一会儿，走来一个 50 多岁的老汉，肩上扛一根扁担，扁担上拴了几条蛇皮袋，身上一股臊味，看样子，好像是刚从农贸市场卖完什么家禽要赶回家去。说时迟，那时快，这老汉刚走过去，白脸儿就把那盒子扔到他的脚后边。站在一旁的矮子立即推了小明一把，悄声而又严厉地说：“快去叫他。”说着，就和白脸儿闪到一边去了。小明稍一犹豫，赶上那老汉，说：“爷爷，你丢了东西。”那老汉回头一看，见地上有一个精美的小盒，愣愣地站着，莫名其妙地望着小明。

白脸儿走过来和颜悦色地说：“老人家，你丢了东西，多亏了这位小朋友告诉你，快捡起来吧。”那老汉像是大梦初醒似的，一副想要又不敢要的样子。就在这时，矮子走上前从地上捡起盒子，白脸儿装作与他不相识的样子，一把抓住矮子：“这盒子是这位老人家的，你想干什么？”“谁说是他的，这是我的。”“既然是你的，你说说，里面装的是什么？”“是……”矮子回答不出，他挠了挠头皮，立即指着老汉说：“他说得出来吗？”

“他有证明人。”白脸儿摆出一副公证人的姿态，“这位小朋友亲眼看到他丢的。”说着，便从矮子手上夺过小盒子塞到老汉手上，“看看，里面的东西还在不在？”“嗯，嗯。”老汉支支吾吾地答应着，两只手哆哆嗦嗦地打不开盒子。

白脸儿从老汉手上接过来，很利索地打开了。就在盒子打开的一刹那，曲小明和老汉的两双眼睛刷地一下都被盒子里的东西照亮了——里面装着一一条光灿灿的金项链。白脸儿惊讶地说：“哎呀，这条项链少说也值 2000 元。”他把盒子塞回给老汉，又摆出公证人的样子说，“老人家，你得好好谢谢这位小朋友。”

老汉疑惑地问：“怎么谢呢？”“这样吧，四六开，你得六，他得四，这项链按 2000 元钱折价，你拿 800 元钱给他就行了。”老汉犹豫不决：“这东西真值这么多钱吗？”矮子盯着盒子：“老人家，如果你不想要回去的话，让给我好不好，我给他 800 元，这项链归我。”

“不行！”白脸儿一副公公正正的样子，“应该物归原主，老人家，你如果身上没有 800 元，500 元也行。”

“好，我数数看。”老汉这才定下心来。他从身上掏出一沓钞票一数，离 500 元还少 50 元。

“450 元，也行。”白脸儿俨然以公证人的身份，从老汉手中接过那一沓钱，笑嘻嘻地说，“老人家，你今天碰上好运气了，要不是碰上我们，你这 2000 元的项链就全丢了。”“呃，呃……”那老汉小心翼翼地把小盒子放进贴身的袋里讪讪地走了。

老汉一走，小明问白脸儿：“大哥，这条项链真的值 2000 元吗？”白脸儿神秘地笑了笑，不吭声。那矮子得意忘形地说：“要真值 2000 元，那我们不是倒贴本了吗？这是假的，只值几十块钱。小兄弟，好好配合我们干，保险亏不了你。”

哎呀！我的妈。小明心想，这不是骗人吗？想到受骗的老汉，一下就损失好几百块钱，又想到自己在这场骗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小明心里非常难过。就在小明悔恨交加的时候，白脸儿从手中的小包里又掏出一个盒子。这一回，白脸儿不仅让小明提醒要骗的过路人“丢了东西”，而且要小明把小盒子丢在那人的脚下。小明不肯，说：“我不干这骗人的事。”白脸儿仍旧笑眯眯地说：“小兄弟，好好干，有你一份报酬。”小明回答得很干脆：“我

不要。”

“你不要？”矮子瞪着一双老鼠眼睛威胁说，“你已经吃了我们的东西，花了我们的钱，这买东西的钱从哪里来的？吞进肚里的东西还能往外吐？小傻瓜，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矮子说着，用手抓住小明的手腕用力一捏，小明痛得“哎哟哎哟”惨叫。

就这样，小明被迫接过了小盒子。不久，过来一个拎旅行包的中年妇女，从衣着和旅行包上的徽记看，这中年女人是外省来的旅客。白脸儿向小明使了个眼色，小明等那女人走到身边，还没等她走过，便将盒子丢下，那盒子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女人脚尖下。这女人眼尖，突然发现脚下的小盒子，不知是什么东西，吓了一跳。在她惊疑停步的时候，小明受矮子胁迫，不冷不热地说：“阿姨，你丢了东西。”如果盒子落在女人的身后，小明说她丢了东西，这妇女也许只是莫名其妙，而现在却明明是落在她的前面，所以她既莫名其妙，又心惊害怕，像看外星人似地盯着小明。这场骗局眼看着就要泡汤了。

就在那妇女惶惶不安的时候，白脸儿满面笑容地从一旁赶过来：“大嫂，这位小朋友说你丢了东西，你怎么不捡起来呢？”还没等女人回答，他一把从地上抓起盒子笑吟吟地赞赏道：“哎呀，多漂亮呀，里面一定是很金贵的东西吧？”

“这……”这女人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好，支支吾吾地连她自己也不知说了些什么。也许被金贵二字打动了心吧，她竟“唔唔”地点了点头。白脸儿见她点了头，又说：“那你快打开看看，那东西还在不在？”这女人又鬼使神差地打开了盒子。于是白脸儿和矮子又重演了那场骗人的双簧。也许女人要多一个心眼吧，她没像那位老汉那样很快就被骗得鬼迷心窍。她听说要花几百元钱才能“赎回”，像是要从身上割下一块肉似的不情愿，说身上只有100元。白脸儿说100元太少了，少说也得300元。因此，双方争执不下。这时，小明指着矮子，傻乎乎地对白脸儿说：“刚才这位大哥不是说过，“这盒子里的东西只值几十元钱吗？就让她出100元钱拿去好了。”

天机不可道破，现在，小明的话把白脸儿他们俩的骗局全捅破了。可是，当着这女人的面，白脸儿眼瞪着小明不好发作。矮子一把抓住小明的手，直捏得他龇牙咧嘴又不敢叫唤。

中年妇女忽然悔悟，连忙否认这盒子是她的，不愿“赎回”了。白脸儿和矮子没有放过她，白脸儿像发连珠炮似地责问：“刚才问是不是你的，你为什么要点头？既然不是你的，为什么要打开？”矮子翻着白眼，贼喊捉贼：“你想诈骗？我们去告你，这小朋友作证，你吃不了兜着走。”

顿时，这女人被唬住了，像是被勾住腮的鱼。她知道这下非出血逃不脱了，哀求说：“你们别……别告，我身上确实只有100元钱，你们要……就拿去好了。”

“好吧，100元也行，只是这盒子不能给你。”矮子翻起白眼，逼着这女人交出了仅有的100元钱。

中年妇女一走，白脸儿眉头一皱，悄声说：“这里不能呆了，得换个地方。”于是，小明被矮子押着跟着白脸儿七弯八拐地转到了另一条街上。白脸儿选好场子，叮嘱小明：“刚才，你的盒子丢早了，要不是我们下网，这鱼儿早溜了。还有，不要乱说话。”

这会儿，小明对这两个骗子的丑恶行径全看透了。刚才那位妇女，小明

是想搭救她的，所以他故意将盒子扔在她面前，没想到她偏偏上钩，以致活活地被两个骗子诈走了 100 元。现在，他再也不愿做他们的帮凶了，他想溜。于是，他借口说要上厕所。可是，矮子盯得很紧，他上厕所，矮子也跟到厕所。后来，他又借口说口渴，要去找水喝，矮子叫他站在原地别动，让白脸儿去附近一家小店买了汽水。小明正感到无可奈何的时候，那边走来两个警察。小明看见，灵机一动，心想，这两个家伙不是骂我是小傻瓜吗，我干脆装傻装到底。等这两位警察来到身边，小明将小盒扔在他们的后边，然后赶上喊叫：“叔叔，你们丢了东西。”

这一声喊叫，直把那边树荫下的白脸儿和矮子惊呆了。刚才，他们看到这两个警察的时候，活像老鼠见了猫，身不由主地往一棵梧桐树下躲，万万想不到小明会往他们身上碰，这不是捋虎须吗？于是，两个人情不自禁地朝小明使眼色，示意他断线丢钩。可是小明偏偏装作不懂他们的意思，傻乎乎地说：“你们要我做的做了，要我说的说了，你们快过来呀。”这一番傻话，气得白脸儿和矮子哭不得，笑不得，急得头上冒虚汗。

这两个警察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原来，他们正是接到那位被敲诈妇女的控告出来追寻的，没想到，小明主动找到他们头上来了。他们听到小明的呼喊声，一齐转过身。

小明对两个骗子说完“傻话”，朝着两个警察又补了一句：“叔叔，你们丢了东西。”一个警察从地上捡起小盒子，说了声“谢谢你”，便打开盒盖瞄了一眼，主动问小明：“要赎金吗？”

“要，这项链少说值 2000 元，你如果要，四六开，你出 800 元拿去。”

“谁告诉你这么做的？”“是他们。”小明指着梧桐树底下的白脸儿和矮子，悄声说，“叔叔，他们两个是骗子，是他们逼我干的……”

那两个骗子见势不妙，脚下抹油想溜，他们刚挪步，两个警察已经扑到了他们身边，他们虽然挣扎一番，但是，终于还是落入法网。

第二天，曲小明在两位警察叔叔的帮助下，找到了姑姑家。两个警察叔叔向他告别的时候，他傻乎乎地问：“叔叔，他们骂我是小傻瓜，我傻吗？”

警察叔叔没有回答他，只报以一阵畅笑。

龙生复仇

李从明

一、龙生参军

1928年5月，正当杜鹃花盛开的季节，井冈山北面的九坪山红军营营长卢吉松带着警卫员小马从宁冈参加朱（德）毛（泽东）两军会师回九坪山，在经过鹰嘴岩的地方，发现在一棵苍树下，侧身蜷曲躺着个小叫化子。叫化子年约十四五岁，身旁放着打狗棍和破竹篮。小马奔过去俯下身，用手扶起他的头，连连呼叫：“小兄弟，你醒醒，你醒醒呀！”叫了好一会儿，蓬头垢面、衣裳褴褛的小叫化子才睁开双眼，有气无力地说：“我饿，我三天没吃东西了。”说完，又闭上了眼睛。小马不由分说，解开随身带的布袋，掏出几块油煎米果和几个熟红薯说：“小兄弟，你吃吧！”

小叫化子再次睁开眼睛，一个翻身坐起，接过食物，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完，他抹抹嘴，站起来连鞠几躬：“谢谢两位救命恩人。”卢吉松摇着手：“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哪儿人？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

小叫化子见问，不禁“哇”地哭起来：“我姓王，叫龙生，是湖南湘乡县。我已经没有家了……”

原来龙生的父亲叫王华，是个正直的教书先生。他经常带领穷人与土豪劣绅作对，深受穷人尊敬。湘乡成立农会时，他当选为农会主席，第一批加入共产党，成为农民运动的带头人。当反动派举起屠刀大肆屠杀工农群众时，他带着一伙人上山打游击，经常神出鬼没地骚扰乡公所，袭击靖卫团。敌人恼羞成怒，集中全县兵力，对这支心腹之患的农会武装进行残酷围剿。最后，游击队终因寡不敌众而全军覆灭，王华也因弹尽负伤而被俘。

王华受尽敌人严刑拷打，坚贞不屈，最后敌人把王华和他的妻子一起残酷地杀害了。幸亏村里一位老爷爷救下龙生，对龙生说：“孩子，你快到江西井冈山去，毛委员在那里领导工农闹革命，参加工农红军，为你爹娘报仇。”龙生二话没说，一路乞讨，来到这里。

讲到这里，龙生擦了一把泪：“国民党挨户团杀害了我爹娘，我是来投奔毛委员参军报仇的。”

小马翘着大拇指说：“好，好样的，我们就是毛委员领导的革命军，他就是我们九坪山猛虎营营长卢吉松同志。”

“他就是卢长官？”龙生听说面前这个身材威武、英气勃勃的中年人就是有勇有谋、常打胜仗、远近闻名的卢吉松时，一时倒愣住了。良久，他才说：“卢长官，收下我吧，我是为爹娘报仇来的。”

卢吉松和蔼可亲他说：“龙生，我们军队里不兴称长官，官兵一律称同志。不过，你来参军，不但要吃大苦、耐大劳，而且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

龙生挺挺胸：“只要能为爹娘报仇，我什么也不怕。”卢吉松说：“有志气。好！我批准你。从今天起，你就是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了。”小马高兴地上前拉住龙生的手：“我叫小马，祝贺你！以后我们就是革命同志了。”

三人说说笑笑，一会儿就来到了九坪村。

九坪村是个山中盆地，房屋傍山而建，中间是片百亩良田，山上是郁郁葱葱的树林。

卢吉松他们一走进村里，就被红军和老表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七嘴八舌地问长问短：“见到毛委员了吗？”“朱德长得什么样？”“两军会师会开得热闹吧？”“有什么军事行动？”

卢吉松不知回答谁为好，就跳上一块石头摆摆手，详细地向大家讲述两军会师的情况，并大声宣布：“同志们，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与朱德同志率领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们呼起了惊天动地的口号。

接着，卢吉松又说：“毛委员说我们九坪山是卡在敌人喉咙里的鱼刺，要我们很好地发挥这根鱼刺的作用，刺得敌人终日不得安宁。我向毛委员和朱军长作了保证：人在山在，誓与九坪山共存亡。肖麻子最近就气势嚣张地说，三个月内不消灭红军营，甘受军法惩处。看来，我们一定要百倍警惕，决不让肖麻子得逞。”

群情一下子被激愤起来：“卢营长，你放心，肖麻子是白日做梦。”“人在山在，誓与九坪山共存亡……”

最后，卢吉松把龙生推到群众面前：“他叫王龙生，是教书先生的儿子。他父母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他是来参加红军的。大家欢迎！”军民一起鼓起了热烈的掌声。

二、严查内奸

龙生来到九坪山，不知不觉地过了20多天。这天，红军营部收到一份机密情报。情报的内容是：盘踞在九坪山40里外的龙门镇靖卫团团长肖麻子6月5日做50岁大寿。肖麻子的内弟据守在方家坳。方家坳是肖麻子兵工厂的所在地，储有不少武器弹药，要红军6月5日夜晚偷袭兵工厂，夺取其武器弹药。

早饭后，营领导召集会议，研究战斗方案，营部文书龙生担任会议记录。会议途中，屋外突然传来小马的声音：“丁司务长，你在这儿干什么？”只听丁司务长讲：“我想下山购盐，来请示卢营长。”卢吉松赶紧走出来说：“你去吧，快去快回。”丁司务长行了个军礼就下山去了。

会议研究结果，决定从全营挑选40名身强力壮的优秀战士组成战斗排，由卢吉松带领，去方家坳夺武器。龙生积极要求，也参加了这次战斗。

方家坳是个小山村，四面环山，只一条路进出，倘若把路卡死，人进去了，就是插翅也难飞出。战斗排埋伏在方家坳后山上，单等方家坳地下党组织派人来接应，然后再行动。可是，等到深夜12点多，也没来人接头，卢吉松急得头冒冷汗。

突然，一声“红军来啦”的喊声打破了深夜的静谧。顿时，村里枪声大作，人喊犬吠。接着，一队黑糊糊的人影涌出村外，扑向后山。

卢吉松知道情况有变，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撤退，子弹密如蝗虫般地向战斗排射来。大约撤了一里多路，龙生的脚扭伤了，卢吉松搀扶着龙生落在队伍后面。就在这时，卢吉松发现一个黑糊糊、冒着白烟的东西向他飞来。

不好，是手榴弹，说时迟，那时快，卢吉松反手一梭子弹撂倒前面几个敌人，然后抱住龙生就地一滚，滚出一丈多远，用身子护住龙生。“轰！”手榴弹爆炸了，一块弹片削去卢吉松左臂上一块肉，顿时，血流如注，染透军衣。龙生惊叫着：“卢营长，你负伤了！”卢吉松拉起龙生说：“不碍事，快跑！”卢吉松由于剧烈地奔跑流血过多，一回到九坪山，就昏厥过去。

党代表赵为民为这次袭击方家坳兵工厂的失败感到迷惑不解，副营长曾学清更是气得胡子根根翘起。正当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时，方家坳地下党组织又送来情报：“你营有内奸，速查！”赵为民和曾学清都大吃一惊。

曾学清沉思了一会儿说：“我看，这个内奸就是丁家仁。方家坳送来的情报，只有老卢、你、我和龙生知道，我们四人在去方家坳前没下过山，而丁家仁早不来，晚不来，却在我们开会时间闯进来，这不是刺探会议内容是什么？刺探后，他马上谎称下山购盐，明显是给敌人送情报。他曾是龙门镇米行的账房先生，吃香喝辣，参加红军后又散布什么生活艰苦、没个安乐窝等思想，这不是很清楚吗？我看，丁家仁一定是肖麻子安插在我们红军内部的一颗毒钉。”赵为民边听边微微点头。曾学清见赵为民同意自己的观点，立即喊道：“小马，快去把丁家仁押起来，晚上审讯。”小马应声而去，赵为民要阻止也来不及了。

晚上，在营部审讯丁家仁。曾学清黑着脸端坐在上席，左边是赵为民，担任记录的龙生坐右边，丁家仁诚惶诚恐地坐在曾学清对面。

曾学清用威严的目光盯视着丁家仁，问道：“丁家仁，今晚叫你来，你知道为什么吗？”丁家仁摇摇头：“不知道。”“不知道？”曾学清冷笑一声，突然把声音提高八度，“你就是隐藏在红军内部的内奸，这次偷袭方家坳兵工厂失败，就是你给敌人送的情报。还是从实招来吧，尚能免受一死；如要顽抗，我一枪毙了你。”说完，“啪”地把驳壳枪丢在桌上。

丁家仁吓得双腿发软，他深知曾学清做事莽撞，说一不二，弄不好，真的会吃上“花生米”。他赶忙向赵为民求救：“党代表，我确实没给敌人送过情报，你说个公道话吧！”

赵为民察颜观色，觉得要认定丁家仁是内奸还缺少证据，但又不能排除，于是，他温和地说：“你讲讲那天下山的情况吧！”

丁家仁回忆道：“那天，我背着扁篓来到麻林村哨卡，发现哨卡盘查特别松，人们来往自由，带班的是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军官。我走出哨卡五六步，匪军官首先取下我的扁篓，匪兵们才搜我的身。搜了一刻钟，匪军官才让我走。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单单把我叫进哨棚搜身？回来的时候，我只敢带少许盐，藏在篓里的红薯丝下面，因为敌人注意了我，通过哨卡时，我还提心吊胆，但那匪军官只对我笑笑，就轻而易举地让我过来了……”

曾学清听得不耐烦，大声吼道：“看来你不吃点苦头，是不肯招供。小马，给我狠狠地揍。”小马瞪着眼，鼓着腮，怀着对内奸的刻骨仇恨，猛抽下去。“哎哟！”皮鞭抽在丁家仁脸上，一条清晰的血印显现出来。

龙生始终没有抬头，当他听到了丁家仁的“哎哟”声时，皮鞭就像抽在他心上一样疼痛。他忍受不了，来到赵为民面前，附在他耳朵上嘀咕了几句。赵为民一惊，随后说：“小马，先把丁家仁带下去。”

丁家仁被带走后，赵为民说：“龙生，你有什么话就说吧！”龙生说：“要偷袭方家坳的情报是丁家仁送出去的。”曾学清惊喜道：“你怎么不早说？你有什么证据？”“但他不是内奸。”“什么？情报是他送的，不是内

奸是什么？”“内奸是我。”曾学清火了：“你要什么小孩子脾气？这样的事能开玩笑吗？”龙生低下头，声音细得似蚊子叫：“这是真的。我、我来是报共产党、报红军的仇，因为我的母亲是被一个红军杀害的。”

“你的母亲是被红军杀害的？”赵为民和曾学清都惊得张开了嘴巴。过了许久，赵为民才问：“杀害你母亲的是谁？”龙生犹豫了一会儿：“卢吉松。”赵为民和曾学清顿时惊呆了。

三、庐山面目

卢吉松是怎么杀害龙生母亲的呢？这还得从龙门镇靖卫团团总肖麻子那儿说起。

肖麻子的真名叫肖得天，因满脸长着黄豆大的麻子而得其名。肖麻子的父亲是个恶老财，从小用“无毒不丈夫”的传世箴言来教育培养肖麻子。从小，肖麻子就心狠手辣，长大更是无恶不作。他挖过人眼，剜过人心，剥过人皮。所以，老百姓又咒他是“肖屠户”。

恶老财有3个儿子，老大叫肖得龙，老三叫肖得地，肖麻子居中。恶老财特别喜欢肖麻子，临死前对肖麻子说：“你那不中用的哥哥和弟弟，因为不能做到一个‘毒’字，所以不能继承我肖家的衣钵，我把家产全部交给你……”肖麻子为了独霸家产，阴谋杀害哥哥和弟弟。哪料到阴谋被肖得龙得知，他深知老二的心比蛇蝎还毒。他在院里放了一把火，拉着只有14岁的肖得地逃出了家门，从此杳无音讯。

肖麻子继承了肖家的全部财产，更加胡作非为，坏事干绝，成了地方上人人痛恨的大恶霸。

肖麻子前后娶了五个老婆，只生了一个儿子，叫肖富贵。据肖麻子说，富贵一岁，富贵娘就被一个铁匠杀害了。肖麻子也想用“无毒不丈夫”的传家箴言来培训儿子，便要富贵鞭打长工，但富贵生性胆小，说什么也举不起皮鞭，肖麻子气得扇他的耳光，骂他是“贱骨头”、“不成器的东西”，从此对他日渐冷淡，不当儿子看待。

后来，共产党闹起了革命，龙门镇成立了农会，轰轰烈烈开展斗地主、分田地的农民运动。肖麻子恨得咬牙切齿，在一天深夜，带着几十个护院家丁，砸了农会牌子，杀害了所有农会干部。国民党见他反共有功，就委任他为龙门镇靖卫团团总兼龙门区区长。

半年前，九坪山进驻一营红军，时常袭击龙门镇靖卫团，像根鱼刺卡在敌人喉咙里，吞又吞不下，吐又吐不出。肖麻子的上司非常恼火，限他3个月拿下九坪山，否则提脑袋来见。

肖麻子亲自领队三次攻打九坪山，但都以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告终。硬攻不行，改为巧取，他派出几批探子，或化为樵夫，或装成小贩，刺探军情，但都被红军识破而生擒活捉。

肖麻子终日坐卧不安，苦思冥想。一天，他终于想出一个绝妙主意。他把富贵叫到跟前：“孩子，你不是经常问我，你妈是谁杀死的吗？那时你还小，我不敢告诉你，现在是告诉你的时候了。”富贵迫不急待地问：“是谁？”“不知你是否为你妈妈报仇的决心。”“有！”富贵斩钉截铁地回答。“好！自古道，杀母之仇，不共戴天。”肖麻子露出狰狞的面目，“他是个铁匠，小坑村人，因为家穷，打铁养不了家，就行窃。15年前的一天深夜，他潜入

我们家，不但窃去大批财物，还狠心将你母亲杀死，连夜逃走。他就是九坪山红军营营长卢吉松。”“是他？他带那么多兵，我怎样才能报仇呢？”

“我早有考虑。”肖麻子把他的阴谋全盘托出后又说，“孩子，你要记住，卢吉松是我肖家不共戴天的敌人，共产党和红军也是我肖家不共戴天的敌人。”

就这样，肖富贵改名为王龙生，怀着报杀母之仇的决心，化装成叫花子，来到九坪山。然而，来到九坪山后，龙生耳闻目睹，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参军的第一天，一个老太太颤巍巍地端来荷包蛋给他吃：“孩子，好好干革命，为穷人打天下。”从高家村打土豪、分浮财回来的路上，他扭伤了脚脖子，曾副营长背着他翻山越岭 10 几里路的情景；朱军长来九坪山看望全体军民、言传身教、平易近人的形象……一幕幕出现在他的眼前，他觉得共产党是个好党，红军是个好军队。再说卢吉松待人和蔼，对人关心，深受士兵和老百姓尊敬爱戴，这么一位可敬可爱的人怎么会是杀害自己母亲的凶手呢？他不由得思想产生了动摇：可能是父亲搞错了人？

正在这时，红军得到一份情报，要偷袭方家坳兵工厂，他惊慌起来。

据守方家坳兵工厂的钱佑苟是经常给他父爱般温暖的“舅舅”。钱佑苟原来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因为肖麻子强娶他姐姐钱秀花，他才当上连长。姐弟俩很喜欢龙生，经常对他进行一些“做人要本分，为人要善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教育，龙生受这些教育很深，把钱秀花当“妈妈”，把钱佑苟当“舅舅”。然而，自肖麻子又娶了一个年轻的姨太太后，对钱佑苟姐弟就嫌弃了。龙生听肖麻子说过：“钱佑苟笨头呆脑，找个借口把他的连长给撤了。”现在，如果红军偷袭了兵工厂，说不定肖麻子会毙了钱佑苟，龙生怎能不惊慌呢？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他不知如何是好时，丁家仁来营部说要下山购盐。龙生灵机一动，谎称要解大便，来到偏僻处，飞快写好“红军今夜要偷袭方家坳兵工厂。086 月 5 日”的情报，来到伙食团，塞进丁家仁经常外出采购东西的那只扁篓底部，并在扁篓的背带上扎根蓝布条。这是他和肖麻子约定的记号，凡送情报下山，都以蓝布条为标记，通过他人无形中带下山。

自龙生潜进红军后，麻林村哨卡换上了肖麻子的心腹、戴金丝眼镜的匪军官把守，盘查也大大地放松了，目的是使九坪山的来往更多，龙生的情报有更多的机会带下山。这样，丁家仁虽然为敌人送了情报，但仍然蒙在鼓里。

想不到这次偷袭兵工厂，卢吉松为救自己负了伤，龙生觉得对不起红军，对不起有救命之恩的卢营长。今晚审讯丁家仁，丁家仁蒙受冤枉，鞭打哀号，他受到良心的严厉谴责，想起了“做人要本分，为人要善良”的话，他终于鼓起勇气，承认自己是“内奸”……

当赵为民和曾学清把龙生是内奸、龙生母亲是卢吉松杀害的事告诉卢吉松时，卢吉松惊得睁大了眼睛：“我 11 岁离家到湖南茶陵县打铁，对肖麻子这个人只闻其名，未见其人，我怎么会杀害龙生的母亲呢？”赵为民说：“肖麻子说 3 个月内剿灭九坪山的红军，让龙生打入九坪山，就是他的阴谋。”卢吉松和曾学清听后都点了点头。

四、悲欢离合

几天后，卢吉松的妻子吴秀娥携带一些西药，从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来

到九坪山护理卢吉松。15年前，吴秀娥家遭了一场大火灾，不但把茅屋烧个精光，连老娘和两个孩子也被活活烧死。参加红军后，她一直在红军小井医院当护士。

来到九坪山的第二天，秀娥主动提出做龙生的思想工作，希望龙生能大义灭亲，引诱肖麻子上山，活捉这个人间“屠户”。龙生一听进来的是卢吉松的爱人，连忙站起来愧疚地说：“卢婶婶，我对不起卢营长。”秀娥见龙生知情识理，一下就喜欢了他。

龙生这几天瘦了，他思想斗争很激烈。尽管他被禁闭，但曾学清和赵为民经常来看望他，关心他，他心中那盏油灯也被他们用革命道理越拨越亮，这更激起他对罪恶家庭和黑暗社会的痛恨。但要他引诱活捉自己的生身父亲，他还下不了这个决心。

秀娥拉着他的手，亲热得像母亲般唠叨起来。她讲了许多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这些道理，像山涧的溪水，淙淙地从龙生心灵上流过，冲刷洗涤着还蒙在他心灵上的灰尘。讲着讲着，秀娥停下来了，目不转睛地盯着龙生的左耳根。原来龙生左耳根下有一块蓝色椭圆形的胎印，胎印中间有颗小黑痣。龙生被秀娥呆痴的目光盯得莫名其妙：“卢婶婶，你——”秀娥被惊醒，低头见龙生脚上穿着黑布鞋，她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猛地扒掉龙生左脚上的布鞋一看：龙生小趾头少了大半截。秀娥“啊”的一声，只觉得天旋地转，差点儿昏倒在地上。

秀娥像喝醉了酒，摇摇晃晃地回到房里说：“老卢，龙生……龙生……他……他是我们的孩子。”卢吉松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你说什么？”秀娥用肯定的口气说：“龙生是我们的孩子。”“你怎么知道的？你快说。”

这时的秀娥已泪流满面：“15年前，我连生两个孩子都在第7天死去。村里的大婶都说，这是阴间的七子凤鬼怪要投胎，来人间索命找替身。要想保住孩子，就得由母亲亲自咬掉新出生男孩子的左小趾头、女孩儿的右小趾头，才能阻止七子凤鬼怪索命。第三胎，我生了一对孪生兄妹，男孩儿长得虎头虎脑，女孩儿长得秀里秀气，两个孩子在左耳根下都长有蓝色椭圆形的胎印，胎印中间有颗小黑痣。为了保住孩子的性命，我狠着心，咬掉他们的小趾头。谁知，孩子还是没有保住。第7天，家里断了粮，我挎着篮子上山挖野菜。这天天气很冷，临出门前，我给娘烧了一盆火。等我在山上挖好半篮野菜，发现家里那个方向，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我连滚带爬地往回跑。待我回到家，房屋已烧成灰烬。我哭得昏死过去，待我醒来，村里的人又来劝慰说，这还是七子凤鬼怪干的，命里注定……现在，龙生的左耳根下不但有蓝色胎印，胎印中间有黑痣，而且左脚小趾头也短了一截，这不是我们的孩子是谁呀？！”

卢吉松过了半晌才自言自语地说：“孩子怎么会跑到肖麻子家里去呢？”

这天晚上，丁家仁悄悄来看望卢吉松。到目前为止，丁家仁还背着“内奸”的黑锅，而且已放出风声说，过几天要“处决”他。这是营领导制订“活捉肖麻子”的一个策略。

吴秀娥一眼就认出了丁家仁，丁家仁在龙单门镇米行当过帐房先生，她去米行买过米。当谈起15年前小坑村火烧房屋之事，丁家仁惊讶地说：“那烧的房屋就是你家呀！我知道是谁干的。”吴秀娥和卢吉松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快说说，是谁干的？”

丁家仁说：“那天，我去外地收账回来路过小坑村，快要转进一个小山

劫时，听见山坳里有人说话。于是，我悄悄走上前，只见肖麻子手执钢刀走进一间茅屋里，不一会儿，里面就冒起了一股浓烟。接着，肖麻子手抱一个婴儿出来。我想去救火，火苗已蹿上了屋顶；我想去告发肖麻子，但想到他财大气粗，心狠手辣，弄不好还会将自己性命赔上，也就不敢声张。但我觉得奇怪，肖麻子为什么要纵火夺婴呢？后来，我在县里一个郎中那里知道，肖麻子患有不育之症，为了给自己留下香火，才采取这种恶毒的焚屋夺婴的办法。”

现在，事情完全清楚了，龙生就是卢吉松夫妇的亲生子女。

赵为民和曾学清听说龙生是卢吉松夫妇的亲生子女，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为了使龙生尽快觉悟，早日活捉肖麻子，他们决定马上挑破内幕，让龙生认清仇人，使卢吉松一家团圆。

龙生被带进了卢吉松的房间，屋里坐着赵为民、曾学清、丁家仁。卢吉松臂吊白纱带，神色悲伤，吴秀娥不断地用手绢擦拭红肿的眼睛，其他人脸上都露出一一种异常复杂的表情。龙生迷惘地望着大家，心里不免敲起了小鼓。

赵为民先露出个笑脸，倒了一碗开水，又抓起桌上一把花生给龙生：“龙生，喝茶，吃花生。”龙生满腹疑团地望着赵为民。赵为民停了一会儿说：“龙生，我今天告诉你，卢营长并没有杀死你娘，你娘还活着。”“我娘还活着？她在哪儿？”“哇——”吴秀娥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哭出声来，卢吉松也泪如泉涌。龙生莫名其妙地望着卢吉松夫妇。

赵为民哽着声说：“龙生，肖麻子不是你的生身父亲，你的生身父亲也还在。”“孩子呀！”吴秀娥猛扑过去，抱着龙生，“我就是你的亲娘。”她指着卢吉松说，“他就是你亲爹呀，我苦命的孩子。”

这悲凄的气氛感染着屋里每个人，大家的眼睛都湿漉漉的。而龙生却像在梦中，全身僵直，他难以相信这个事实。赵为民把龙生从吴秀娥怀里拉出来，将15年前吴秀娥咬趾头、肖麻子焚屋夺婴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龙生听。龙生听完，不由自主地双腿一跪，撕心裂肺地喊道：“爹——娘——”卢吉松一家抱头痛哭，个个成了泪人。

五、龙生复仇

就在卢吉松一家悲欢团聚的第7天夜里，一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山村的静谧。翌晨，村里传出“内奸丁家仁昨夜被处决”的消息。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传进肖麻子的耳朵里，肖麻子得意地狂笑起来。

几天后，小马装扮成樵夫挑柴去龙门镇卖，柴禾上系着一根不太显眼的蓝布条。“金丝眼镜”见到蓝布条，立即将柴买下，从干柴里取出情报：“卢吉松等3人7月9日上午去井冈山军部开会，由5个警卫员护送。可潜伏鹰嘴岩生擒。087月6日。”

肖麻子得到这份情报欣喜若狂。他对这份情报深信不疑，上次红军劫枪之事幸亏龙生及时送出情报，方家坳的武器弹药才没丢失，而且还把卢吉松打伤了。特别是听到“红军处决内奸丁家仁”的消息，更说明龙生没有暴露，情报可靠。他当即挑选30名亡命之徒，半夜跑步到九坪山路口鹰嘴岩两侧埋伏下来。

早上7点多钟，卢吉松等8个人出现在一个叫布袋口的山峰上。卢吉松手臂上吊着白纱布，神色自若地往下走。突然，卢吉松蹲下身来，不断地喊

着“哎哟”，其他人围过来，扶他坐在一块石头上。肖麻子暗忖：“大概他的伤口又复发了吧？”谁知，卢吉松一坐就是一个多时辰。太阳都升起了很高，肖麻子急得直冒火星。

“砰”的一声，背后传来枪声。肖麻子回过头来骂道：“谁开的枪，我毙了他。”等他再往前看时，卢吉松已站起来，边打枪边往后撤。肖麻子见“煮熟的鸭子就要飞掉”，岂能甘心？他一个跃身跳起来，嚎道：“弟兄们，给我冲，活捉一个红军赏大洋50块。”匪兵们听说有赏钱，像黄蜂似的往前冲，结果，全部钻进红军布置好火力的布袋口山峰中。

狡猾多端的肖麻子，一到布袋口边沿，心中一惊，马上蜷身，伏在草丛中以观动静。果然不一会儿，布袋口那边枪声大作，喊声震天，鬼哭狼嚎。肖麻子知道中了圈套，像丧家之犬往深山老林里窜。

这场战斗，只用了10分钟就结束了。清点俘虏，发现肖麻子漏网了，曾学清立刻带着一排红军，向鹰嘴岩这边搜寻。红军像笆梳一样搜捕着肖麻子，但始终不见肖麻子的影儿，难道肖麻子真的漏网了？

龙生边搜索边寻思，肖麻子会隐藏在哪儿呢？突然，他想到一个山洞。这个山洞两旁长着小杂树，杂树叶子的严严实实地遮住洞口，瀑布从洞口“哗哗”飞过，像挂着块白帘。去年夏天，钱佑苟带他上山打猎，在这个洞里躲过雨，现在，肖麻子会不会躲进这个洞里？想到这里，他转身沿小溪而下，来到洞口，蹲下身来，聆听一会儿，不见动静；丢了块石头进去，洞里除了传出石头落地的沉闷声外，并无其他声响。他犹豫片刻，还是决定进洞看看。

他端着枪，小心翼翼地往洞里摸去，洞里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正当他极度紧张之时，突然，背后一只大手捂住他的嘴巴，耳边响起低沉的声音：“别做声，要不，我毙了你。”

肖麻子果然藏在洞里。渐渐地，龙生能看清洞里的东西了。只见肖麻子龇牙咧嘴，满脸杀气，用手枪对准龙生：“你这个兔崽子，今天你的末日到了。”龙生脑子一转，故作惊讶道：“爹，你说什么呀！”肖麻子恶狠狠地说：“我中了你的奸计，不杀你，难解我心头之恨。”龙生显出委屈的样子：“爹，是你的部下开枪走火，让红军跑了，这能怪我？”“为什么我的人会遭到伏击？这不是事先有埋伏，是什么？”“爹，你冤枉了我呀，我们刚刚退进布袋口，正巧遇上红四军独立营经过那里去井冈山呀！”“哼！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老子。你乖乖地待在这里，等天黑我带你回去，掏你的心肝下酒吃。”

“二哥！二哥！”突然，洞外传进低沉的呼喊声，肖麻子紧张地望着洞口。“二哥，得天二哥，我是得地呀！”洞外又传来低呼声。“什么，你是得地？”“是的，我是得地。”“你从哪儿来？”“我是九坪山的红军，来接你出山。”肖麻子沉思一会儿：“好吧，先把枪丢进来。”

“叭”的一声，一支驳壳枪丢进洞里。“还有吗？”“哎呀，二哥，你怎么这样不相信自己的三弟呀！”“好！你拍掌进洞，掌声一停，可别怪我不认人了。”

随着一声声“啪啪啪”的掌声，从外面走进一个人来。龙生定睛一看，全身的血脉简直要凝住了：你道进来的是谁？进来的是副营长曾学清，他就是20年前离家出走的肖得地。

曾学清亲热地说：“二哥，20年不见，我真想念你呀！”他边说边向肖麻子走去。肖麻子大声喝道：“我和这个兔崽子站到一块儿。”曾学清回

过头来惊奇地说：“啊？！是龙生，你怎么在这里？”龙生头一昂，不理睬曾学清。

肖麻子仔细地端详曾学清，也认出站在他面前的红军就是自己的三弟肖得地。肖麻子并不为久别重逢。见到自己的胞弟而感到高兴，反而咬牙切齿地说：“你跑出去当红军，背叛了肖家祖宗，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我叫你两个肖家不肖子孙今天死个明白。”曾学清连忙分辩：“二哥，我没有背叛祖宗，我名义上是红军营副，实际上是吴尚军长的副官，是打入红军内部的特工人员。”肖麻子冷笑一声：“鬼才相信你的话。既然你是打入红军的特工人员，为什么不和我接头，共歼九坪山共军？”“二哥，我是吴尚军长直接掌握指挥的特工人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准暴露身份的。我的任务是瞅准机会，和吴军长里应外合，歼灭整个井冈山的红军。”肖麻子听后，那双绿豆眼一转，又问道：“我问你，今天这仗是不是共匪的一个圈套？”

“不错，今天正是他们设下的一个圈套。”曾学清突然指着龙生说，“他才是我们肖家的真正叛徒，他认了卢吉松为父亲、红军护士吴秀娥为母亲。这次，就是他父子俩设的圈套。”

肖麻子狰狞一笑：“嘿嘿，兔崽子，你现在还有什么辩头？”龙生气得浑身发抖：“曾学清，你这只披着人皮的豺狼，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肖麻子，你杀害我奶奶和妹妹，共产党和红军是会替我报仇的。”

曾学清气得跳起来：“二哥，让我现在就毙了这个兔崽子。”“好！看你的了。”肖麻子阴险一笑，把曾学清的手枪丢给他。

曾学清接过手枪掂了掂后，从衣袋里掏出三粒黄澄澄的子弹托在手上：“听着，小杂种，这是你父亲卢吉松前几天送给我的子弹，我现在用你父亲的子弹送你上西天，你有什么话可说？”“呸！”龙生往曾学清脸上吐了口唾沫：“你这只豺狼，红军是不会饶恕你的。”曾学清并不去抹痰，而是嘲弄道：“想不到你死到临头，还充硬汉，有什么价值哟？”他用驳壳枪在大腿上一擦，“咔嚓”一声，三粒子弹飞快地压进枪膛。龙生闭上眼，等着死亡来临。

“举起手来！”曾学清的吼声在龙生的耳畔炸响，龙生不禁睁睛一看，顿时呆住了：曾学清的手枪不是对着自己，而是对准肖麻子。肖麻子猝不及防，慢慢地举起双手囁嚅道：“三弟，你……你开什么玩笑？”曾学清严正地说：“转过身去。”肖麻子无可奈何地将身子转过去。

这难道是做梦？龙生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龙生，你还愣着干什么？快解裤带绑住他。”龙生这才清醒过来，解下裤带，把肖麻子绑了个结结实实。

“曾副营长，我错怪了你，让我来擦掉你脸上的痰吧！”“好！”曾学清俯下身，龙生边擦拭边流泪，他抱住曾学清说：“曾副营长，我的好叔叔。”曾学清开怀笑道：“好龙生，我的好侄子，你不愧是卢营长的好儿子，红军的好后代，你的仇总算报了。”

故事讲到这里，必须补叙几句。刚才肖麻子把枪还给曾学清，曾学清就知道子弹已被他取下和他的阴险用心。其实，曾学清对自己的手枪非常熟悉，只要一掂，就知道手枪里有几颗子弹。为了进一步麻痹肖麻子，他惟妙惟肖地演出了这幕戏。

活捉肖麻子的消息，像阵风一样传遍了龙门镇。龙门镇靖卫团群龙无首，慌作一团，树倒猢狲散。这样，红军在曾学清的带领下，没用多大力气，就

拿下了龙门镇。龙门镇被红军拿下的第3天，在龙生的促成下，方家坳兵工厂的钱佑苟带领全连士兵投奔了红军。

7月19日，龙门镇广场上，聚集了近万群众，公审肖麻子。在公审大会上，群众纷纷上台控诉肖麻子的罪行，有“还我丈夫”的，有“还我妻子”的……哭声骂声响成一片，字字是血，句句伴泪。当卢吉松宣布“把肖得天押赴刑场，立即枪决”时，全会场连声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肖麻子脸无血色，由两个红军战士拖着向前，来到沙滩上。肖麻子像团烂泥似的瘫在地上。“砰——”的一声，子弹射中肖麻子的胸膛，一腔乌血喷射而出。全场欢声雷动……

妙招识真假

李蕊

今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天空格外晴朗，大约中午1点钟的时候，从公园里走出一个少女和一个男孩。

少女名叫王芳，穿一件春秋装，头发用橡皮筋扎着两个小短辫，两条辫梢上的蝴蝶结忽前忽后地抖动着，弯弯的眉毛下有一双溢光泛彩的眼睛，透出几分机灵。她是乡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刚刚结束初中毕业考试。今天她起了个早，坐了一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省城的舅舅家，一方面准备到省新华书店买几本中考复习参考书，另一方面也打算暂时松一口气，和几个月没见面的小表弟开心地玩上半天，调节调节精神。

那个男孩名叫王刚，上小学一年级，他没上学时，一年中至少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离省城60里的乡下姥姥家度过的，经常和乡下的小伙伴们一起在花丛柳絮间捉迷藏。在田野山坡上摔打，无拘无束地嬉笑玩耍。他那胖乎乎的圆脸蛋和两个微微上翘的小嘴角，带着浓浓的稚气，笑起来的嘴瓣儿像弯月，露出一口小虎牙，让人感到是那么天真、纯洁、可爱。

上午，“当当当……”时钟刚敲完九下，王刚一见王芳表姐来了，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乐得嘴角都快咧到耳朵边，甜得脸上笑咪咪，缠着王芳非要领他去公园里的儿童乐园。他的父母都在黄河纺织厂，星期二休息。省城除了密集的楼房，没有多少可供开心玩耍的草地，星期天眼巴巴地望着公园，没人领他去，父母不放心他自己去，真急死他了。

这下也正合王芳的心意，离公园不远就是省新华书店的门市部。她打算先和王刚一起到公园里玩两个小时，然后再到新华书店去买参考书。

王刚拿了一个皮球，像一头活泼的小鹿，一蹦一跳地跑在前面。王芳刚从题海战术中解脱出来，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无拘无束的快活劲儿，跟在后面。

在公园的儿童乐园里，王芳带着王刚舒畅惬意地荡了好大一会儿秋千，这也是二人在乡下最开心的玩耍项目之一。两手牢牢地抓住秋千绳，随着秋千绳的摆动，二人的衣衫在风中荡开，发出呼啦啦的响声，秋千荡得很高，引得秋千旁边的孩子们一阵阵叫好。

荡了秋千后，王刚又自顾自地拍了十几分钟皮球。

王芳抬头看看天空，太阳已快升到头顶，她劝说王刚和她一起离开公园，到书店去转一转。

公园门口不远处就是热闹的食品一条街，眼前飘满各种各样的色彩，鼻孔中嗅出各种各样的味道，耳朵边传来各种各样的声音。

一个女高音用爆豆般的速度在喊：“热牛奶，一元一杯！甜面包，一元一个！”只见一个窈窕的少妇，打扮得很时髦，头发烫得像云卷。她站在一间“春风甜食店”的招牌下，满面春风、眼里含笑地招徕过往的人。瞧她那尽职尽责的样子，毫无疑问是这家甜食店的女当家。

一听到“热牛奶”三个字，像条件反射似的，王芳和王刚都感到口里干渴，浑身燥热，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女老板看到王芳和王刚的眼睛盯住“春风甜食店”，急忙迎上前，笑盈

盈地打招呼：“怎么样，进去喝一杯吧？”还不容王芳和王刚表态回答，她就掀开五彩珠帘，热情相邀。

看到女老板这样盛情，王芳和王刚就走进这家甜食店。店里的面积不大，分里外两间，外间摆了几张桌子和一些凳子，里间是灶具和一个案板，案板上放了两个透明的大塑料杯，杯里装着乳白色的液体，不用说，当然是牛奶了。桌子上好像还有一块细纱似的过滤网，不知打算干什么用。

外间的凳子上坐着一个顾客，他面前放着一个空了的杯子，看样子，他已喝完了热牛奶。不知他是没有喝够，还是想说些什么，只见他咂了咂嘴，摇了摇头，站起来慢慢地走出店外。

女老板招呼王芳和王刚坐下，将刚才那位顾客的杯子收到里间的水池里，转身走到案板前，准备热牛奶。

王刚是个坐不住的淘气孩子，他想看看热牛奶是怎样做的，抱起皮球走到里间门口，朝案板上窥视。

女老板将两个塑料杯中的乳白色液体都向外倒出一些。王刚看后在心里纳闷，为什么要用两个杯子倒牛奶，一个杯子就行了。想着想着，哪知他的手一松，皮球从手中脱落下来，朝案板下面滚去。

王刚是个8岁的孩子，也顾不上考虑什么，弯下腰，低着头钻到案板下拣他那心爱的皮球，不料一下子撞到女老板的腿上。

女老板猝不及防，手一哆嗦，将一个大塑料杯中的乳白色液体泼洒出来，正浇到王刚的脖子里。

从案板边沿刚抬头的王刚被兜头灌了一脖子，不禁“哎呀”一声叫起来。

女老板也惊讶得像挨了一闷棍，僵硬地端着大塑料杯站立在那儿。但她马上醒悟过来，将大塑料杯放到案板上，赶快拿来一条干毛巾将王刚的脖子擦了又擦，紧接着就劝王刚脱下上衣，口口声声说愿意包赔。

王芳听到王刚的叫声，急忙起身到里间，正瞧见女老板手里端着大塑料杯愣在那里，再一看王刚半躬着身子在案板下面。毫无疑问，这是王刚闯的祸，你一个小孩子钻到案板下面干什么呢？她一边向女老板道歉，一边斜眼瞪了一下王刚。

王刚伸手摸着脖子上的液体，神情猛的一变，狐疑地打量着女老板，张了张嘴，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但又吞了一口唾沫，把已经到了舌头上要讲的话咽了回去。

女老板确实宽宏大量，不仅没有埋怨王刚，反而说是由于自己失手，弄湿了王刚的衣服，非要王刚脱去衣服，还主动表示要买一件新衣作为赔偿。她陪着笑脸，仿佛是自己作错似的，边说边掏出20元钱，看样子是打算到不远处的服装店里买一件男孩子的上衣。她刚走几步，又折了回来，似乎有点不放心。甜食店没有店主，万一再出了差错怎么办？她把20元钱硬塞给王芳，让王芳去买，那真诚热情的态度真让王芳感动不已。

王芳再三推辞，让王刚拣起皮球，拉着他出了甜食店，临出店门前，将那20元钱又放回到桌子上。

女老板抓起钱，又赶了出去，但王芳和王刚已经走远了。女老板一直目送王芳的背影到看不见，才松了一口气，抹去额上的冷汗，吊在嗓子眼的那颗心也稍稍地往下沉了沉。

女老板是把顾客当上帝的人吗？她真的有那么热心服务的心肠吗？不，原来她是掺假骗顾客的高手，她是螃蟹的脚——弯弯多。她那可掬的笑容和

甜美的话音，都是为了掩饰往牛奶里掺假的行为。案板上的两个大塑料杯，一个盛的是牛奶，一个盛的是淘米水，单从外表看都是乳白色，从远处也难看出什么破绽。在给顾客热牛奶时，她便临时往牛奶里掺一定比例的淘米水，再往里面放上糖精，在火上加热后给顾客端过去。

由于甜食店在流动人员多的食品一条街上，即使顾客觉得味道有些差异，但碰上女老板热情的笑脸，也不好撕破脸皮。于是，这掺假的行为几个月来始终没有被揭穿。

刚才女老板正在往牛奶里掺淘米水时，意外地被案板下面拣球的王刚碰了一下，更使她感到不安的是，淘米水洒进王刚的脖子里，所以她怔了一下。她像肚子里吃了萤火虫似的透亮，倘若这个秘密被揭穿，那以后这个甜食店的买卖还怎么干得下去呢？但她不愧是个脑筋活络、见多识广的生意人，马上用貌似加倍的关心和巧言加以掩饰。她顾虑王刚和衣服上留下掺假的证据和把柄。哪知王刚却认为是王刚闯下的祸，执意不肯，女老板只好作罢。

王刚和王刚离开饮食店，王刚看着王刚衣服上的好几块湿痕，埋怨地说：“你呀，就不会安稳一点，这下自作自受了把？！”

王刚左手抱着皮球，右手在潮湿处摸了又摸，噘着嘴默默地走了几分钟。他心神不定，像是有什么秘密藏不住似的，右手中捏着一个不知是什么的小东西，横看竖看。他附在王刚的耳边，低声地说：“那个女老板可能在捣鬼，她的那个塑料杯里装的是淘米水。不信，你闻闻我的衣服，有没有牛奶味？”

“什么？”王刚眼里流露出疑惑的神色，莫非王刚为掩饰自己的淘气，有意编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那和蔼可亲的女老板不像是缎子被面麻布里——表里不一的人呀。她将鼻子凑到王刚上衣那湿漉漉的地方，用鼻子使劲嗅了又嗅。

嗯？王刚觉得是不大对劲儿，她们村里有几头奶牛，她对牛奶的气味也非常熟悉。王刚的衣服上没有丝毫牛奶那微微甜腥的气味，可是塑料杯里明明也是乳白色的液体，装的会是什么呢？

王刚沉不住气了，他将手中湿的那个小东西亮开，摊到王刚面前：“喏，表姐，你看！”

王刚一瞧，大吃一惊，使劲揉了揉眼睛，再认真一看，不错，千真万确是一粒大米，她急忙问：“哪儿来的？”

王刚这才说出是从塑料杯中泼洒出来的液体里的，这就证明了那乳白色的液体是淘米水。

王刚气愤地喊了出来：“竟有这事！”她这才意识到女老板执意要换下王刚的衣服，并不是一片好心，原来女老板是心中有鬼呀。

王刚是个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的姑娘，她决心要揭穿那个女老板掺假坑人的行为。可是，怎样才能揭穿女老板卖的热牛奶里掺有淘米水的骗局呢？仅有一个小孩子的证言也难以为凭，再说那粒大米也很难让人确信是从喝的热牛奶中发现的。没有无可辩驳的证据，万一女老板反咬一口，反而会打草惊蛇，而自己的口才也远远不是女老板的对手，但是，总不能眼睁睁地知道牛奶里掺假而听之任之呀。

王刚用手轻轻拍了拍脑袋，眼珠转了两转，羊角辫上的蝴蝶结抖动起来，像两只翩翩飞舞的蝴蝶。她细长的眉毛往上一挑，顿时，一个念头从脑海闪过。啊，有了！她朝一家药店走去，买了一瓶药水，又到食品店买了一袋消毒牛奶。

王芳已经有了一套戳穿女老板掺假的计划，并且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实施。

王刚眯起细细的眼睛，闪射出探究的目光，他不解地跟着王芳出医药店进食品店，摸不清买药水和消毒牛奶打算干什么。但聪明的王刚已经从王芳的神态里，猜知必将有一场好戏可看。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王芳和王刚又回到了“春风甜食店”。女老板认出了王芳和王刚，她微微皱起了眉头，脑袋里轱辘轱辘转起了风车，她谨慎地上下打量了两人一眼，没有看出异样的表情，也就放了心，脸上仍然堆满了迷人的微笑。

这时，正是中午吃饭的时间，来这儿喝牛奶吃面包的人多了一些，屋内已经有大约十五六个人，大概由于人较多的缘故，热牛奶也已准备好，在里间的案板上——杯杯冒着热气。

王芳尽力稳定自己的情绪，悠然地坐了下来，递过一元钱：“一杯牛奶，热的。”王芳将“一杯牛奶”四个字倏地提高了声调，但只是一刹那，接着“牛奶”二个字声调又降了下来。女老板接过钱，从里屋端上来一杯热牛奶。王芳喝了一口，咂巴咂巴嘴，像是在品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这牛奶掺假了吧？”她又像电视里的一休那样，用手指在脑门上画了几个圈，“掺的是什么呢？”接着又好像恍然大悟地说，“对，是掺了淘米水。”她将“淘米水”三个字说得特别响，其意思不言而喻。

正在喝牛奶的几个人听王芳这么一说，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她身上，也颇有同感地七嘴八舌嚷嚷道：“味道是有点不对……”“这牛奶是有点怪味。”

乍一听“淘米水”三个字，女老板吃惊地后退了一步，犹如被谁冷不防扎了一针，脸上的肌肉抽搐着，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一丝惊恐掠过她的眼神，但几秒钟后，她又显得神态自如。她意识到，这个姑娘已把牛奶里掺假的老底了解得一清二楚，正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女老板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妙，脸色一变，由惊变怒，恶狠狠地盯着王芳，张开嘴巴好似一挺连发的机关枪：“你这经常白吃白喝的家伙，刚才你就在店里喝了牛奶不给钱，现在又来捣乱，看我敢不敢揍你。”说着举起拳头示威性地朝王芳晃了晃，转身又对顾客们说：“别听那姑娘胡扯八道，她有神经病，说话颠三倒四。”当她看出顾客们脸上现出一种不可捉摸的表情，更坚定了自己这反咬一口的策略，轻轻咳了一声，转向王芳：“你凭什么说牛奶皇掺了淘米水？你看见了？”

王芳毫不避闪地与女老板对视着，她的唇边浮起一丝讥讽的嘲笑，摇摇头：“没有。”

女老板瞪着乒乓球似的眼睛，步步紧逼，盯住不放：“你没有看见，瞎说什么？”

“我自有办法。”王芳的话如绵里藏针，充满了自信，她边说边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和一袋消毒牛奶。她将药水瓶打开，瓶口有一个小滴管。她将滴管内的药水滴进刚喝过一口的牛奶里，像变戏法似的，乳白的牛奶立即变成了淡蓝色。她又将消毒牛奶撕开，倒进一个干净的杯子里，也同样滴进几滴药水，消毒牛奶乳白的颜色一点也没有改变。

看到这儿，众人像十字路上迷了道——晕头转向，糊里糊涂，都屏气静声，不知王芳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一个个像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摸不

准这出戏如何演下去，弄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变色，一个不变色，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看到周围的人们面面相觑的神色，王芳这才揭穿了变色的真相：“这个小瓶里装的是碘酒，碘酒有一个特性，遇到淀粉会变蓝。这家甜食店卖的热牛奶里掺了淘米水，淘米水中含有淀粉的成分，所以滴入碘酒后就改变了颜色，而消毒牛奶中没有掺假，所以乳白色保持不变，只要学过初中化学的人都会懂得这个常识。”

事情骤的变化，根本容不得女老板有半点思考的余地，当她醒悟过来的时候，结论已经有了。

女老板没料到王芳来这么一手，用科学的方法拆穿了自己的西洋镜，顿时傻了眼，两只眼珠一动也不动，脸上的表情尴尬得实在说不出是哭还是笑，平时伶牙俐齿的她，这时一个字也说不出。

在王芳用科学知识的妙招前，女老板再狡辩也是没用的。这个很会编戏又很会演戏的女老板，这会儿却落不下幕来了……

物归原主

李立

“当当当……”下午第二节放学的钟声响了，枫桥村小学五年级的同学像蜜蜂似的从教室里飞出来，背上书包，嘻嘻哈哈地往家走，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活泼中夹带几分顽皮，单纯中揉合几分狡黠，热情中掺杂几分纯真，他们正处在人生中那个既懂事又不懂事的交替时期。

离开校门几十米了，一个矮墩墩、胖乎乎、淡眉细眼的男孩停住了脚步，他叫高启明，平时爱咋咋呼呼的。他已经忍了两节课，好不容易才熬到第二节下课铃响，心里早就憋不住了，他有一件东西急于向同学们炫耀。

自从中午他那个在乡工商所当所长的父亲把这个东西给他以后，本想打算在下午上课前，让同学们开开眼见识一下，哪知他中午玩得开心，下午险些迟到，刚进教室，上课铃声就响了，他只好耐住性子。

上课时，他的手痒得不时往书包里摸，急得愁眉苦脸，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太慢了。

老师刚宣布下课，高启明就像一颗出膛的子弹，“嗖”地第一个跑出了教室。

这时候，高启明转过身，用力咽了几口唾沫，才使自己镇定下来，咧开嘴调皮地“嘻嘻”一笑，然后将胸一挺，头一昂，将手藏在身后，对走在前面的几个同学嚷开了：“你们猜，我手里拿着什么好玩的东西？”

嗯，平时挺爽快的高启明，今天怎么卖起关子来了。几个同学看到高启明满面红光、一脸得意的神态，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从左边响起一个尖尖的声音：“变形金刚？”

高启明摇摇头。

从右边亮出一个细细的嗓门：“玩具汽车？”

高启明摆摆手。

从前面传来一个戏谑的口吻：“小人书？”

高启明晃晃脑。

高启明眉宇之间流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气，他调皮地眨了眨那双亮晶晶的眼睛：“比你们想得更好玩的多。”

几个同学相互瞧了瞧，一时愣住了。什么？还有比玩具汽车更好玩的吗？还有比变形金刚更有吸引力的吗？还有比小人书更有诱惑力的吗？

看到几个同学窘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高启明沉不住气了，将背在后面的手举到头顶：“你们看！”

几个同学惊奇得像半截木头般愣愣地怔在那儿，那是什么？原来是一个手掌形小型游戏机，这个玩艺儿在当前还比较贫穷的枫桥村里，对于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仅仅只是在电视上见到过，但真的手掌形游戏机今天才算是第一次亲眼见到。

大家又惊又喜，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呼啦”一下，把高启明围在当中。

高启明神气起来了，把头抬得高高的，在四周羡慕的目光下，脸上露出

满足的笑容。他嘴里一面哼着得意的小调，一面用手指轻轻一按手掌形游戏机上的摁键，顿时小屏幕上出现了形态各异的小人，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随着手指的摁动，呈现出变来变去的五彩画面。

十几个孩子一个个像呆头鹅似的伸长脖子，只顾看新鲜。十几双惊讶、新奇的目光聚焦似的一齐向手掌形游戏机射来，眼光随着画面的变换睃来睃去。

一个胖胖的男孩怯生生地问：“这游戏机值多少钱？”

“180元。”其实高启明也不知道值多少钱，他只是在广告上见过邮购广告，也只是信口说说罢了，但他把“180元”这几个字吐得又慢又重，仿佛亲眼见到买手掌形游戏机的发票。

“180元？”围观同学的嘴巴都张得大大的，在这个还比较贫困的小山村，180元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无疑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

这时，一个长得像嫩豆芽似的男孩走过来，他姓张，叫亚平，他穿了一件对襟汗褂，用手搭了个凉篷，透过攒动的人群，目光被手掌形游戏机吸引住了，眼睛越瞪越大。他实在看不惯高启明那得意非凡的神气样子，从人群外面挤了进来，脱口而出：“我家也有。”虽然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池塘里，荡起了层层涟漪。

“唔！”这一下可是高启明没想到的，他在鼻孔里轻轻哼了一声：“什么？你家也有？”他眨巴眨巴眼睛，双手叉腰，疑惑地望着张亚平，把张亚平从头到脚上下打量了一番，瞧那架势，像是过去的儿童团查看路条。他的嘴巴往上翘了翘，挑战似的说：“你能拿来让大家看看？！”

张亚平两只手卷着衣角，嘴里发出含含糊糊的一个字：“呃！”他怎么说话犹犹豫豫呢？他家真的有手掌形游戏机吗？

昨天晚上，刚干个体户的父亲从省城回来，张亚平趁父亲不在，翻开父亲带回的提包，看看父亲有没有捎什么好东西。他翻到一个和高启明现在的这个一模一样的手掌形游戏机，高兴得嘴里像灌了一嘴蜜，甜得脸上随时都是笑眯眯的，可是一直等到他睡下了，父亲也没回来。今天一早儿，他在床上一睁开眼，也没见到父亲，不知父亲忙着干什么，中午也没回来吃饭。中午，他翻开那个提包，也没见手掌形游戏机，可能父亲放到另一个地方了。他也弄不清楚游戏机是不是父亲给他买的，刚才他看到高启明那种得意忘形的炫耀样子，为了压压高启明的威风，于是脱口说出了“我家也有”四个字。但话说出口，他又后悔了，如果不是父亲买的，该怎么办呢？他的一双小手使劲搓着对襟汗褂，汗褂上那排布纽扣也裂开了。

围观的几个男孩子看出了张亚平外强中干的窘态，顿时你一言我一语“嗷嗷”地哄笑着：“吹牛！”“拿出来让见识见识呀！”这哄笑声像一把锥子，刺得张亚平几乎站立不稳。

高启明嘴巴撇了撇，这动作意味着什么，同学们看得清清楚楚，他压根儿不相信张亚平说的话。他故意学着唐老鸭“啊噢”一声，引起了一阵怪笑，然后用嘲讽的目光扫了张亚平一眼，不冷不热地说：“你是不是看我有，眼红了吧！”

张亚平气坏了，他受不了高启明的嘲笑，用粗短的五指挠挠头皮：“我家真有，要是没有，我是一个大老鳖。”他边说边伸出右手掌，把五指向下扒拉一下，做了个形象的比喻。他实在看不惯高启明那种炫耀劲儿，只是想用父亲提包里的那个手掌形游戏机，堵一下高启明那狂妄的嘴巴，哪怕不是

买的也无所谓，只是借用一下就行。

高启明也看出张亚平有些心虚，用试探、诱惑、怂勇的口气说：“你什么时候能拿出来呢？”他把“呢”字的尾音拉得很长，还有意拐了几道弯，就像琴弦上的清音，挺刺激耳膜的。

张亚平眉毛一竖，拍着胸脯，一字一板地说：“你等着。”

当下二人勾勾手，当面鼓、对面锣地说好，过一会儿，张亚平拿来另一个手掌形游戏机让高启明瞧瞧。

拉勾盟誓的事办完，张亚平一溜小跑而去。

一旁的几个同学想玩玩手掌形游戏机，哪知高启明只让看，连摸都不让，只顾炫耀。

同学们见高启明这个样子，也都先后一个个回家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在校门口一边玩游戏机，一边等张亚平。

由于没人围观，高启明的兴致也没有了，过了十几分钟，他等不下去了，心中猜测为什么张亚平还不来，难道张亚平说话不算数，甘心当乌龟了吗？如果张亚平不来了，等到什么时候才算等到头呢？哎，要是当时定个最后时限就好了。

可现在该怎么办？高启明忽然眼睛一亮，在原地转了两圈，猛然一拍大腿，脸上露出了冷笑，暗暗骂了自己一声“笨蛋”，干脆往张亚平家去一趟，“找”上门去，不就行了吗？好在张亚平家离学校并不远，走路也不超过10分钟的路程。

晚霞像一簇一簇的红火苗，在西边天际上隐隐跳荡着。高启明把手掌形游戏机放进书包，将书包背在双肩，一边踏着碎步一边吹起了口哨，不一会儿就到了张亚平的家门口。

张亚平家的院墙外有一棵大树，高启明看看四周无人，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两手抱住树干，双脚使劲一蹬，“嗖嗖嗖”像猴子一样蹿上了树，骑在一根树杈上，向院内望去。

院内静悄悄的，空无一人，只有窗外树梢上几只麻雀蹦跳着，歪着小脑袋窥视着室内。

高启明歪着圆圆的小脑袋，紧皱着双眉，嗯，怪了，张亚平会到哪儿去呢？既然自己已来到了他家门前，干脆去他家找他，问他是不是故意撒谎，心甘情愿当老鳖。

高启明“哧溜”一下滑下树，看到院门没关，他进院门后径直朝屋门走去。屋门半掩着，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刚想张嘴喊张亚平，忽然听到门里传来张亚平父亲的声音：“亚平，关于游戏机的事，我对你说了，你可千万不能传到外面去。”这瓮声瓮气的话夹着叹气，隐含着什么委屈。

啊，是关于游戏机的事，难道张亚平的父亲会真的花钱买？高启明要张开的嘴又闭上了，抬腿向屋里走去，会打断里面的谈话，抬腿向外去，又不晓得张亚平的游戏机究竟是怎么一会事。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他，那颗心一下子揪紧了，这里面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昨天你见的那个手掌形游戏机，我今天上午送给工商所高所长了，就是你们班高启明同学的爸爸。唉，我办营业执照的事还得求他，不送点东西给他，营业执照办不下来呀。为了这个家，你就委屈一点吧，等到爸爸以后挣了钱，一定给你买个更好的……”

此刻，高启明的脸羞得通红，他垂下眼帘，使劲咬了一下嘴唇，牙齿在

下唇上压出一排浅浅的花边。他做梦也没想到，原来自己向同学们炫耀的这个手掌形游戏机，是张亚平的父亲不得不送给自己的父亲，它本来应该是张亚平的，根本就不属于自己。

这下该怎么办？高启明顿时晕头转向，不知所措进也不是，退也不好，呆呆地愣在门口了。突然他像做出了什么重大决定似的，蓦地抬起双眼，朝屋内望了一眼，从书包里掏出笔，在一张纸上“刷刷”地写了几句话，将纸片和游戏机放在门里面，然后又依恋地看了一眼，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轻手轻脚地走出了张亚平家的院子。

张亚平噘着嘴，像一株被严霜打过的豆芽菜，耷拉着脑袋，没精打采地朝门外走，他低着头在想，该如何向高启明解释，当然决不能揭穿真相，让干个体户的父亲为难，那么拿不出手掌形游戏机，就只有当着高启明的面，学老鳖爬了。

蓦地，张亚平一脚踢到了一个东西，低头一看，惊愕地瞪圆了眼睛，屋门里放着那个手掌形游戏机。游戏机上还有一张纸条。他蹲下身子，捡起来一看，纸条上还写有几行歪歪扭扭的字：

张亚平同学：

这个手掌形游戏机原来就是你们家的，现在物归原主，送还给你，请收下。

你放心，我不会照实给我爸爸说，如果我爸爸以后真的刁难你爸爸，我自然会想办法巧妙地给他讲道理。

张亚平看过纸条，紧跑两步追出门，向远处张望，高启明的背影映入眼帘，在目光中越走越远……

火眼金睛

杨敏

李兵的爸爸自从当上了局长，找他的人就多了起来，有的是亲朋好友，有的是拉关系的，更多的是求他办事的。哪怕他下班回到家，仍然有人在家里等，往往是这个还没走，那个就在门外等，经常是他一到家，客厅就变成了接待室，使得李兵做家庭作业都静不下心来。

以前，李兵的爸爸还是局里的一般干部时，李兵很喜欢一些大人来家，这些大人一进门，常给李兵带一些玩具，或者带一些电视广告上介绍的那些时新小食品，但是来的人并不多，李兵总是盼着多来些人。可是现在不同了，他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了，已经不再是光知道贪嘴好吃的娃娃了，他已经懂得了好多怎样做人的道理。

一天傍晚，李兵放学回家，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台世嘉家用游戏机，还有几盘流行的游戏卡。

李兵问站在身边微笑的妈妈：“给我买的？”

妈妈点点头，弯弯的秀眉向上一挑：“你这个小电子游戏迷不是早就想要游戏机了吗？怎么样，你再看那几个游戏卡，都是最新的，还没玩过吧！”

李兵按捺不住心中高兴，喜不自禁地将小手一拍：“嘿嘿！”他上前将游戏机捧在手里，打开包装，按照说明和电视机联接好，一按键，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活动的画面。

李兵兴致勃勃地玩开了，玩得真开心。

过了一会，爸爸回来了，他一见到游戏机，忙问：“哪来的？”

妈妈毫不介意地回答：“买的。”

爸爸不相信，紧接着追问：“买的？我可没听你说过要给李兵买呀？”

妈妈搪塞地说：“你这个人，真是榆木疙瘩——不开窍，实话给你说吧，是我们家乡镇企业的那个业务员送的。”

爸爸一听，脸上像挂了一层霜：“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不能随便收人家的礼。”

“你担心什么人？人家把发票都给了。”妈妈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张白色的发票，“有凭有据，一共 1818 元，‘要发要发’，吉利着呢！”她挥了挥发票，“谁敢说这不是自己买的？你不关心儿子，我还能不关心？你说，你都给儿子买过什么？你也知道李兵是游戏机迷，你不买，别人送了，你还怕这怕那。给小孩子买点东西，有啥大不了的事？”

妈妈的嘴像机关枪，“哒哒哒”地响个不停，根本不给爸爸说话的机会。

爸爸摇摇头，不再说话。

李兵在一旁听了爸爸和妈妈刚才说的话，正在打游戏机的兴致突然没有了，他眨巴着黑葡萄似的眼睛，想说些什么，可张了张嘴没有说出来。

三天后的一个傍晚，爸爸像一株被严霜打过的豆芽菜，耷拉着脑袋进了家，将一封信递给了妈妈。

妈妈打开一看，脸上晴转多云，又立刻变成阴云密布，怎么回事？

原来信上写着：“李冬明局长，你收下别人送的价值 1818 元的游戏机和

游戏卡，限五天之内退还人家，否则……”再看后面的署名，是“火眼金睛”这么四个字，字是用圆珠笔写的，信纸像是从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字体是横平竖直的仿宋体，不易猜测写信人的身份。

妈妈脑门上沁出了汗珠，眉宇间拧成疙瘩，心里暗暗叫苦：“糟糕，事情怎么会让别人知道了呢？”她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手一松，信纸在空中打了一个旋，飘落在地上：“冬明，你看怎么办？”

爸爸的喉结蠕动了一下，用力咽了口唾沫：“收了人家的礼，就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样吧，你想办法找到那个业务员，按照发票上的1818元钱，一分不少地还给他。”

妈妈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扑通”一下坐在沙发上。

奇怪，这事是怎么让外人知道的呢？二人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在吃惊之外还多了一份纳闷，暗暗猜测“火眼金睛”究竟是谁，想来想去，揣摩不透。

这件事情平息没多久，又一件事情发生了。

这段日子，李兵家不像过去那样了，人来得少多了，可能是出了“送礼付钱”的这件事，来求办事的人担心自讨没趣，也没人再送这送那。李兵的妈妈闷闷不乐，脸色总是阴沉着。

转眼到了阴历八月十五傍晚，李兵和爸爸妈妈刚吃过饭，一辆轿车“吱嘎”一声停在家门口，紧接着传来“砰砰”的敲门声。

妈妈赶忙上前开门，一见来人，不轻不重地埋怨：“怎么现在才到？”

来人是李兵的舅舅，他是一个建筑公司的经理，手里提着几盒月饼。他抱歉地说：“不巧，汽车坏在了半路，来晚了。”

互相絮叨了几句，爸爸开门见山地问：“那项业务还有什么麻烦？”

“没有，合同签过了。”舅舅放低了嗓音，朝李兵的妈妈使了一个眼色，“中秋节来看看你们，在商店买了几盒月饼，你们不吃甜的，孩子爱吃。”说着，将月饼放在桌子上，坐了不大一会儿，他借口还有别的事，走了。

李兵送走舅舅，回家也不客气，上前看看是什么月饼，只见月饼盒下压着一个鼓鼓的信封，他猜到妈妈已知道里面放的是什么。

李兵脑子里生起了一团疑云，这封信里装的是什么？一定有秘密。

时钟响了10下，明天还要上学，该睡觉了。李兵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黑眼珠转了一圈又一圈，白胖的小手在前额挠了一次又一次，就是睡不着。听到爸爸妈妈还在说话，他的脑海里闪过了那个鼓鼓的信封，就光着小脚下了床，悄悄地来到爸爸妈妈的房间门口，侧耳倾听。

妈妈压低嗓门：“我总害怕那个‘火眼金睛’。这回不会被人知道吧！”

爸爸的话有些吞吞吐吐：“哎，你怎么能收下这5000元。”

妈妈柔声柔气地说：“那信封上不是写明这是‘业务费’吗？这项业务，多亏你这当局长的面子，再说李兵的舅舅又不是外人，你放心，他不朝外说，还有谁会知道。”

爸爸心有余悸：“你别忘了上次的教训。”

李兵这下全明白了，那信封里装的5000元钱，是舅舅送来的“业务费”，说白了叫“好处费”，他赶快去卫生间后，又躺在床上。

天亮了，爸爸看到李兵房间的桌子上还亮着灯，李兵正在桌子上写什么，心想他会不会家庭作业没写完，蹑手蹑脚地走进一看，一行仿宋字映入眼帘：“李冬明局长，你收了5000元‘好处费’……”

啊，一切都真相大白了，爸爸恍然大悟，嘴张成了“O”形。

李兵感觉到身后有人，回头见是爸爸，反倒把头抬得高高的：“我就是‘火眼金睛’。”

爸爸的脸“刷”的一下变了色，眼眶里有些亮晶晶的东西在滚动：“孩子，你做得对，写得好！”

不知什么时候，妈妈也站在房门口，身子虽然伫立着一动不动，但脑子里却想了很多很多……

口技擒逃犯

林平

农历八月的一个上午，正是秋收时节，谷子黄了，高粱红了，绚丽缤纷的秋色使人眼花缭乱。村民们都在田里干活，村庄静悄悄阒无人迹。

这时，两个五大三粗的年轻人从太行山脚下的树林里钻了出来，一个高个儿的头发乱蓬蓬，满脸黑黝黝的络腮胡子，另一个个头儿稍矮一点儿的右额上有一道醒目的刀疤。二人鬼头鬼脑地四下看看，“刷刷刷”几个急步，弯着身子朝不远处一所孤零零的院子走去。

“络腮胡”揉了揉充满血丝的眼睛，打了一个哈欠，对“刀疤”说：“怎么，饿坏了吧。”

“刀疤”费力地吞下一口唾沫，揉了揉自己饥肠辘辘的肠胃：“这时候大人都外出了，就剩下老人、小孩，就凭咱们两个的力气，难道还会怕他们？”

这两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们为什么如此鬼鬼祟祟呢？

原来，这两个人是正在服刑的犯人，二人不思悔改，密谋潜逃。昨天下午，趁管教人员一时疏忽大意，逃了出来。二人不敢奔大路，专拣乡间小道逃窜，借着夜幕的掩护，仓皇逃出了几十里，破晓时分，脚软腿酸，才在那片树林里歇息了一会儿。二人睁开眼时，发现离树林百十米处有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他们看看空落落的田野，决定铤而走险，先去找点儿吃的，再趁机偷两辆自行车，以便逃脱可能已撒下的追捕圈。

“络腮胡”和“刀疤”东张西望地察看一番，蹑手蹑脚地贴着墙壁，悄悄地靠近院门口。

“络腮胡”屏着气，眯住右眼，睁大左眼，从门缝里窥探院内的动静。

过了二三分钟，“刀疤”沉不住气了，拉拉“络腮胡”的衣襟，不耐烦地问：“里面有没有人？”

“嘘——”，“络腮胡”竖起中指，做了一个禁声的表示，用手推了一下门，“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了。奇怪，院门外面既没有锁，里面也没用门闩插上，是大人外出时忘了锁门，还是孩子贪玩忘了插门。

“络腮胡”和“刀疤”犹豫了一下，他们心头似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每一堵墙壁，每一棵树的后面，好像都隐藏着监视他们的眼睛，连踩到一片枯叶，听到一点风吹草动，都会使他们心惊肉跳，从脊背上吓出一身冷汗。但既然院门已经推开，索性进去再说。二人又小心地关上门，站在院内。进屋，怕碰到人，不进屋，又不甘心，他俩愣在那儿，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

这所院子里有人吗？有，不过是一个只有15岁的男孩方亚明。他是省曲艺团的演员，趁演出的空闲时间，来家看望父母。他胖乎乎的圆脸上一对酒窝很明显，明亮的眼睛像两颗闪烁的星星，透出一股机灵劲儿。此时，他正期待幼时的小伙伴们来一起玩耍，再去体会上树掏鸟蛋、下河捕鱼虾、上山采野果的乐趣。他正沉浸在喜孜孜地遐想之中，“吱呀”的开门声将他拉回到现实中来。难道是父母回来了，他抬头望了望墙上的红木挂钟，时针指在9点整，早上父母出去干农活时，说是要到中午才回来的。也许是少年时的伙伴知道自己回来，偷偷摸摸地进来，像小时候玩捉迷藏，猛不防上前捂住

眼睛，达到意外的惊喜。

方亚明脸上挂着笑，隔着窗玻璃一瞅，头“轰”一下大了，旋即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冷汗也随之沁上额头。

怎么啦？原来院内站着两个满脸凶气的汉子。方亚明定下神，目光灼灼地盯住这两个不速之客。天啊，这不就是昨天傍晚在电视上看到的被通缉的两个逃犯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一定在酝酿着什么阴谋。

方亚明不禁怵然一惊，两道小刷子似的眉毛紧紧蹙在一起，刚要张开嘴呼唤，马上意识到周围没有其他的乡邻，喊叫不仅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反而可能会坏事。趁这两个逃犯还没有发现自己，找个机会悄悄溜出去，但转念一想，不能莽撞，走动的脚步声一定会被这两个家伙觉察到。他们身高腿长，抓住一个15岁的少年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即使他们不追，也会设法逃进附近的山林，给公安干警下一步的围捕造成麻烦。但是，仅仅凭自己这点力气和两个逃犯们拼斗，又远不是他们的对手。

怎么办？既然这两个逃犯跑进了院内，就决不能让他们再溜走。平时看电影，看小说，每逢看到抓捕歹徒的情节时，总是心里发痒，盼望着要让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碰上就好了。是啊。哪个男孩子不愿干点冒险的事儿，立个大功呢？

方亚明用舌尖舔着嘴唇，左手食指按住脑门儿默默地思索了一下，乌亮的眼睛眨了几眨，想出了一个“绝招”。

“络腮胡”和“刀疤”在院内愣了两分钟，见堂屋里没有动静，院内的树下放着两辆自行车，二人互相使个眼色，嘿嘿一笑。

“络腮胡”的下巴朝侧屋的厨房一摆，肥厚的嘴冒出一个字：“嗯！”

“刀疤”心领神会，随同“络腮胡”进了厨房。二人把厨房门关上，各自用碗舀了水喝着，又狼吞虎咽地啃着案板上放的几个馒头。忽然听到院门“咣”撞开的声音，紧接着又是一阵“噔噔噔”的脚步声，在皮靴和地面急促，沉重的撞击中，伴随着一些嘈杂的声音，还有几个人喃喃低语的话音，好像是几个彪形大汉匆匆闯进院内，又传来一声唿哨响，引出警犬“汪汪”的狂吠。

两个逃犯猝不及防，脸色顿时变得像石灰一样惨白，四只惊愕的眼睛直勾勾地互相对视着，吓得筋软骨酥。

“络腮胡”用肩膀撞了“刀疤”一下：“哎呀，不好。”

“刀疤”的舌头仿佛也短了半截，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结结巴巴地说：“公安……公安……发现……我们了……”

果然，厨房门外响起一个男子汉粗犷的嗓门：“屋里的两个逃犯听着，你们被包围了，给你们三分钟的考虑时间，只有老老实实地俯首就擒，才是惟一的出路。”

院子里出奇的沉寂，除了传出堂屋墙上那红木挂钟发出节奏均匀的摆轮摩擦声，空气简直像被注入了凝固剂一样，既清静又压抑，充满着神秘的色彩。

两个逃犯像被抽了一鞭的陀螺，晕头转向，慌乱地在厨房里团团急转，恨不得有“土行孙”的本事地遁而去。

“刀疤”的脸色变得更加奇丑狰狞，他不甘心束手就擒，捡起案板上的一把菜刀，拉开厨房门，一个箭步蹿了出去，“络腮胡”哆哆嗦嗦地跟在后面。

“刀疤”的脚刚出门，就被门口突然伸出的一条腿绊了个“狗吃屎”，重重地摔趴在地上，菜刀甩出了三尺远，门牙也被磕掉了一个，他连惊带吓，嘴里哼哼唧唧，呻吟不停。

后面的“络腮胡”俯身打算把“刀疤”拉起来，猛然觉得后腰被一根冰凉的枪管顶住，接着一条绳子递到他手里，同时传来一声威严的喊声：“把地上这家伙的手脚捆起来。”

“络腮胡”打了一个激灵，意识到顶在后腰的短枪，不敢反抗，俯下身子，将“刀疤”的手脚捆了个结结实实。他眼睛睥睨，想偷偷地往后瞅清楚，不料小腿肚猛然被踢了一脚，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这时，“络腮胡”的后背被枪管用力顶了一下，传出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老实点，不许动！”

“络腮胡”不敢反抗，乖乖地被捆绑。

看着趴在地上的两个逃犯，方亚明圆圆的脸庞上漾开了笑纹，俯身认真地检查了一下，用力拽了拽绳子，发现捆绑得结结实实，这才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好了，慢慢站起来吧。”

“刀疤”和“络腮胡”踉踉跄跄地倚着墙壁站了起来，小心地抬起头一看，两个人呆若木鸡，全傻了眼，脸上都露出迷惑的神色，扭头向四下张望。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像喝了迷魂汤，全糊涂了。院门还关着，既没有什么公安干警，也没有警犬的踪影，只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手里握着一截一尺多长的铁管子。

“就你自己？”“络腮胡”目瞪口呆，两条眉毛弯成一对问号，几乎从双唇间挤出这四个字后，嘴巴张开，变成了一个大大的“O”形。

“没想到，我会栽到一个孩子的手里。”“刀疤”肥胖的脸尴尬地抽动了几下，疑惑的眼神在男孩的脸上游来晃去，似乎是想从对方的脸上窥探到事情的缘由。

“怎么？”想知道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就让你们再见识见识。”方亚明嘴角弯了弯，挂着一丝嘲讽，接着伸了一个夸张式的懒腰，洒脱地打了一个响指。只见方亚明的两个嘴唇上下动了动，随着口形的改变，顿时传出“咣当”的开门声、警犬的狂吠声，粗犷的男子汉声……

“刀疤”和“络腮胡”终于明白怎样中了这个孩子的圈套，不由得浑身的毛孔一齐炸开，企图挣扎反抗。可是，由于双手和双脚被紧紧捆绑住，有力也无法使出来，像被猎人射中的两只野兽，面孔气得变成了猪肝色，眼中充满怨恨和懊悔，无可奈何地从胸腔内发出两声悲鸣，把头无力地垂了下去。

这时，方亚明的一个小伙伴推开院门进来，看到两个牛高马大的青年人被捆绑着，不禁愣在那里。方亚明上前拍了拍小伙伴的肩膀：“快去公安局报告，让他们来带走这两个逃犯。”

小伙伴眼内显出敬佩的光，这才明白院内发生了什么事，羡慕地朝方亚明伸了伸大拇指，然后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过了不长时间，一辆蓝白相间的警车，闪着报警的红灯，鸣着刺耳的警笛，“吱嘎”一声，停在了方亚明家的院门前。几个公安干警大步跨进院门，将耷拉着脑袋的两个逃犯押上警车。

一个公安干警上前握住方亚明的手，认真打量了他一眼，猛然醒悟：“你不就是省曲艺团的那个小口技演员吗？我们都看过你的演出，为你逼真的口技效果而拍手称赞。”

方亚明向公安干警简略地叙述了用口技擒获两个逃犯的经过，讲完后调

皮的挤了挤眼，诙谐地说：“这是他们自己撞到我的枪口上来的。”像是只用了一只蚯蚓便钓上了一条大鲤鱼，那浅笑的酒窝中洋溢着欢愉和自信，欢愉和自信之中闪烁着智慧的喜悦。

妙计劝架

张玉贺

生活像个万花筒，有些事常常令人哭笑不得。一件看上去很不值得一提的小事，竟然会你争我吵，甚至险些造成流血的局面，后来又因为局外人的几句话，突然又烟消云散，竟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不久前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六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刚才还丽日晴空，眨眼间，一阵突如其来大风挟着一片乌云骤然而至，滂沱大雨铺天盖地压下来，噼噼啪啪的雨点落在马路上，升腾起一片轻烟，马路上积聚起一个个小水潭，房顶上降下千万条小瀑布。

正在街上行走的，骑自行车赶路的，纷纷寻找一个能避雨的处所。暴雨来得急，也走得快，仅仅 10 分钟时间，雨过天晴，避雨的人们忙着赶各自的路。

“丁零零……”随着一阵急促的自行车铃声，一个小伙子将身子前倾在车把上，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曲子，在马路上从东向西疾驰，自行车轮溅起一团团泥水。小伙子豹头环眼，若贴上络腮胡，活脱脱一个黑旋风李逵。

“你他妈的，眼瞎了。”“李逵”突然听到身后一声喊，他捏住车闸，扭头一看，只见相距 30 米远处一个年轻人横眉怒目，年轻人脸庞黑不溜秋，像舞台上的猛张飞。

怎么回事？原来“张飞”脚上那双锃亮的高级皮鞋被自行车溅上了一团泥浆，好像被打上了几个黄褐色的补丁。

“张飞”见那辆惹祸的自行车停了下来，火气更大了，心中那团怒火有了发泄的对象，指着不远的“李逵”：“骑那么快，是不是去摔老盆呀？！”

“李逵”一听，一扭车把，将自行车调转方向，猛蹬几下，又“吱”的一下捏住车闸，在“张飞”身边停下。

“李逵”将自行车往树上一靠，大大咧咧地走到距“张飞”一米远的地方，眯起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张飞”几眼，挑衅似地问：“你骂谁？交通规则又没规定雨后不能骑快车。”

“张飞”抬起脚，将皮鞋在“李逵”面前晃了晃：“你把这上面的泥给我擦干净。”

“李逵”脸色冷峻：“你敢骂我，我还没找你算账，你倒想让我给你擦鞋，真是疤拉眼做梦娶西施——想得倒美。”

“张飞”右手握成拳头，示威性地挥了挥，加大了嗓门，语气里带着恫吓的口吻：“你只要敢不擦，我就让你尝尝这个。”

“李逵”不屑地撇撇嘴，像一个训练了很久还未参赛的拳击手找到了对手，跃跃欲试：“想打架，嘿嘿，我的手早就痒了，你只不过是才出壳的小鸡——嫩得很。”

一见有人吵架，“呼啦啦”在“张飞”和“李逵”周围聚了一群人，目光“刷”地集中在二人身上，有的交头接耳，挤眉弄眼；有的咂嘴伸舌，指指点点：“这下有好戏看了。”“哎，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就打架，也好，让

他们打吧！”

“张飞”和“李逵”双目怒视，大有将对方一口吞下去的气势。空气变得更加紧张，充满了火药味，两个人谁也不相让，像两支待发的箭，像两只斗架的鸡。

正在这紧要关头，两个背着书包、戴着红领巾、大约十一二岁的女孩挤进来，看样子是正要去上学。一个辫梢上扎了个很大的蝴蝶结，头稍微一动，那结子就像蝴蝶一样飞了起来；另一个略带几分顽皮的翘鼻子让人感到生动活泼又颇有心计。二人看到街当中围了一群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像两条泥鳅一样从外面挤了进去。当明白了两个人就因为这点小事而剑拔弩张，准备大打出手，“翘鼻子”小眼珠转了一转，凝思片刻，心里忽然一亮，把嘴贴在“蝴蝶结”的耳际，神秘地耳语了几句话。“蝴蝶结”听后，喜笑颜开地连连点头。

“蝴蝶结”和“翘鼻子”径直走到“张飞”和“李逵”中间，一旁围观的人大眼瞪小眼，又惊奇又怀疑，霎时都愣住了。怎么回事？莫非这两个身材单薄瘦小的小姑娘还要去劝架，难道她俩不知轻重好歹，岂不是自讨苦吃。想去和这两个年轻人讲理，就是你长有100张嘴，还不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莫非这两个小姑娘和两个年轻人认识也说不定。于是大家都停住了喧哗，竖起耳朵，忐忑不安地注视着她们俩想干什么。

“翘鼻子”一双眼睛弯成两个弯月牙样，天真无邪地对“张飞”浅浅一笑：“我替我叔叔向你道歉。”她把“道歉”二字的音调拖得很长，“他该骑那么快的车，你先消消气，我替他给你擦去鞋上的泥。”“翘鼻子”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条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抖开后，俯下身就要去擦。

“张飞”听到“叔叔”二字，莫名其妙地望了望“翘鼻子”，见她脸上挂满热情的笑，长出了一口气，将捏紧的拳头松开，顺梯下楼地嘟哝了一句：“这还像句话。”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姑娘擦皮鞋，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于是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些软纸擦去鞋上的泥浆。

“蝴蝶结”朝“李逵”行了一个少先队队礼，脸上绽开了一丝笑纹：“我也替我叔叔向你赔不是，他不该出口骂人。”

“李逵”听了“叔叔”二字，略一蹙眉，将瞪圆的眼睛缩小了，板正的面孔变得若有所思，进出了一句：“这还差不多。”

“张飞”咳嗽了两声：“哼，要不是你侄女替你道歉，我饶不了你。”

“李逵”吸溜了两下鼻子：“哼，如果没有你侄女替你赔礼，我不会放过你。”

“李逵”和“张飞”各自自言自语，脸上总算来了个阴转多云，各自向后退了一步，说话的嗓门比刚才陡然降了一个调，脸庞浮现出一丝愧疚的神色，虽然还强撑着虚荣，但都又好像瞎子吃汤圆，心中有数，从“叔叔”二字中理解了小姑娘的画外音，感到了一种自我的满足。

锣鼓听音，话语听声，两个小姑娘的行为强烈震撼了围观者的心。

一个老年人走上前：“算了，算了。”其他的人纷纷三言两语地规劝：“是呀，为这点小事，万一打架打出点什么，值得吗？”“互相有点礼貌，得让人处且让人嘛。”

“李逵”瞪了“张飞”一眼：“要不是看在你侄女的面子上，我和你没完。”不过，他说话时底气不足，那些骂人的俏皮话也没了，显然，为刚才

的冒失有些愧意，低着头骑上自行车朝西而去。

“张飞”朝“李逵”咧了咧嘴：“如果没有你侄女为你说好话，你就得躺着从这儿出去。”当然，他的声音也没刚才那样蛮横，“他妈的”口头语也没了，看上去，他也为自己的脏话有些自责，耷拉着脑袋向东走了。

“翘鼻子”和“蝴蝶结”相视一笑，朝远去的“张飞”和“李逵”挥挥手：“叔叔再见。”

一个男孩子似乎和“翘鼻子”、“蝴蝶结”是同学，他好像还没看出其中的奥秘，追上前问：“那两个人真是你们的叔叔？”

“翘鼻子”和“蝴蝶结”顽皮地眨眨眼睛：“是呀，在年龄上，我俩应该叫他们叔叔，当叔叔的难道还不应该比我们更有礼貌吗？好了，快去上学吧！”二人好像两只美丽的小鸟在人行道上灵巧地飞翔，鲜艳的红领巾像一团火焰在胸前跳跃、闪亮……

聪明的马

桂璟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别以为只有人才有察言观色的本领，有这样一匹聪明绝顶的马，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有些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你不相信，可这怪事就发生在德国的首都柏林。

1903年的一天，柏林的一些最有名的教授、学者都收到一封内容相同的信，信中写道：

星期日上午9时，敬请阁下光临寒舍，观看一场最惊人的表演。

奥斯廷公爵谨启

奥斯廷公爵是柏林有名望的贵族，能得到他的邀请是件很荣幸的事，这些教授、学者猜不透“最惊人的表演”是什么样的表演。

公爵的家中有一片很大的草坪，草坪上摆着一排排椅子，客人们怀着好奇的心情陆续到齐了，奥斯廷却迟迟没有露面。‘当当……’教堂的钟声响了九下，在客人们焦急的等待中，奥斯廷公爵终于在大厅门前出现了。他四十五六岁，高高的个子，金黄色头发，灰蓝色眼睛上套着副宽边眼镜，穿一身合体的高级西装，清晨的阳光温暖地照在他的脸上，使他显得更加神采奕奕。

客人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奥斯廷公爵手里牵着一匹身架匀称、结结实实、鬃毛像绸子一样光亮的白马。白马鼻孔大张，扬着头，蹄子踏在石阶上，发出的“的的笃笃”的响声，仿佛它的不能说话，只是由于它的口的构造不允许它那样。

奥斯廷迅速地朝客人扫了一眼，向大家招手致意：“谢谢各位贵宾光临，为敝舍增光。今天，我请你们来，是想请你们和我一起，来证实这样一件世界上最奇怪、最不可思议的事。这样的事，倘若不是亲眼目睹，那么谁也不肯相信。”他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朝身边的白马轻轻拍了拍，大声介绍说：“它叫汉斯，请看它的精彩表演。”接着，奥斯廷转过脸去，像平常对人说话似的对白马说：“准备好了吗？汉斯。”

客人们的眼光盯着白马，清清楚楚地看到，那匹叫汉斯的白马竟像人同意似的点了点头。于是，一场奇怪的问答开始了。

“汉斯，你算算，3加5等于几啊？”奥斯廷大声地问白马。

在一片寂静中，汉斯歪着脑袋，好像调皮的孩子作了怪样，然后一本正经地抬起前蹄：“笃、笃……”它一连敲了8下，这才停下来。

奥斯廷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只怀表，对汉斯说：“现在是9点半，那么，再过几分钟才是10点钟呢？”

对这个问题，汉斯一点也不迟疑，它果断地举起前蹄，在石阶上连续敲了30下。

神了，真神了，汉斯回答的完全正确。

奥斯廷在一条长绳子上挂上六块不同颜色的布条，各种颜色的布条相隔有大约一米远，他又对汉斯说：“去把那绿色的布取过来。”

汉斯抬头看了看自己的主人，仿佛在说：我懂了，主人，你放心好了。

汉斯缓缓地经过红、黑、白三种颜色的布条，最后在绿布条跟前停下，用牙齿轻轻地把绿布条叨了下来，送到奥斯廷面前。

管人们情绪激昂起来，交头接耳，赞赏不绝。奥斯廷扫视了一下客人们，对汉斯说：“现在有位姑娘在草坪上，她的帽子上插着一朵玫瑰花，你能知道她在哪儿吗？”

汉斯立即轻快地走下台阶，向客人们走去。虽然那位姑娘个子很矮而且还坐在外圈，但汉斯还是照直走向她，站在那位姑娘面前。

那位姑娘从帽子上摘下玫瑰花，放在汉斯的头上，引起客人们的一阵哄笑。

奥斯廷接连又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汉斯都能准确无误地回答。亲眼目睹汉斯表演的这些客人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难道这匹白马也像人一样有灵性？一个客人甚至激动地两手在胸前一合，肩膀一耸，口里说道：“啊，我的上帝，真是奇迹，真是奇迹啊！”

这怪事发生在20世纪初，当时，不要说电视，就连收音机也还没有发明，可是，这消息像长了翅膀带了电，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柏林市。

越是稀奇的事情传得越快。应不少有身份人的请求，汉斯进行了第二次公开表演。这一次，观众增加了十几倍。汉斯表演得极为出色，不仅没有使观众失望，反而更用绝技倾倒了在场的观众。

汉斯做了几道加法题后，一个观众出了一道乘法题： 9×68 等于多少。

即使这样复杂的乘法题，汉斯也算对了。“笃、笃、笃……笃、笃、笃……”它用蹄在石阶上整整敲了18分钟，一共敲了612下。

奥斯廷又扯了一条长绳，这次和上次表演的不同，上次挂的是各种颜色布条，这次挂的是几十个写着各种单词的纸片。奥斯廷让汉斯找出写有“柏林”的纸片。

汉斯不慌不忙地从一张张纸片前走过，不时地抬头看着一张张纸片，然后一张张地走过，在写有“柏林”字样的纸片前，它站住了，一动也不动，聪明的大眼睛瞧着自己的主人，鼻孔翁动着，那张写有“柏林”的纸片也随之呼吸而一晃一晃。

奥斯廷接着问：“汉斯，哪一张写着你的名字？”

汉斯很快就找到写了“汉斯”二字的纸片。

接下来，汉斯变得越来越神了，在表演过程中，甚至奥斯廷刚刚想好一个算术题目，话刚刚说出口，汉斯就能用蹄子敲出答案。

一个教授在纸条上写下 3×8 ，教授让奥斯廷看看。奥斯廷还未将这道题说出口，汉斯就在石阶上一连敲了24下才停止。接连试验了几次，都是如此。

这样，在场的观众不得不承认，汉斯不仅有人一样的智慧，甚至还能猜出人们的思想。

汉斯的传闻被伦敦大马戏团团长沙什先生得知，作为一个玩马戏的行家里手，他轻蔑地说：“哼，那全是精心设计的骗局，这西洋镜，我一定能戳穿，让奥斯廷公爵当众出丑吧。”于是，他从马戏团里挑了5名助手，专程前往。

奥斯廷会见了巴什一行6人。

巴什彬彬有礼地朝奥斯廷伸出手：“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巴什，吉诺尔·巴什，化敦马戏团的团长，对马戏、马术有独特研究。”

“欢迎！欢迎！”奥斯廷亲热地上前握手，骤然间，他猜到了来访者的

真正目的。

巴什直言不讳地说：“我亲手训练过各种各样的动物，深知让动物表演的所有秘密。”他音调里显得那样自信，声音不由得提高了许多，“那都是依靠指挥者用一些观众不易察觉的暗号来指示动物的。我想，您和汉斯的表演也是如此。我想研究研究汉斯的表演，您同意吗？”

一个助手直向巴什使眼色，话说完，巴什也觉得话太粗太直了，万一伤了公爵的自尊心，岂不白来一趟吗？

奥斯廷看来并不介意这些话，他仅仅瞥了巴什一眼，从容自若地点点头：“当然可以，不过，我事先提醒您，您可能会失望的。可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助手。”

“这5位助手各自都有任务，一个注视着您的头和脸部的表情、眼神，一个盯着您的左手，一个瞧右手，一个盯左腿，另一个盯右腿。”巴什直截了当地说，“我将观察您的全身，并倾听任何异常的声响。”

在草坪前，奥斯廷和汉斯的“对话”开始了，6位观察者眼睛睁得大大的，全神贯注地盯着奥斯廷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表情，巴什连眼也不眨，甚至还屏住了呼吸。

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汉斯进行了识字、辨色、算题等项目的表演。巴什和5位助手交换了眼色，一个个沮丧地摇摇头。

巴什窘得面红耳赤，两手一摊，用变调的声音说：“真对不起，公爵，虽然我难以置信，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错了。”

奥斯廷显出几分得意，微笑着问：“您发现什么暗示了吗？”

巴什陷入了深深的困惑，无力地说：“没有，完全没有！汉斯的表演不是骗局。”

这时，奥斯廷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哈哈大笑起来。

一个月后，德国最有名的大侦探西林也来到奥斯廷家里，他也不相信汉斯的表演，自信能解开谜底。西林对奥斯廷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汉斯，汉斯也没有见过我，因此，它别想从我这儿得到任何暗示，您能让我向它提问吗？”

奥斯廷久闻西林先生的大名，说道：“当然可以，我干脆离开，让您单独和它在一起。”奥斯廷将汉斯牵到草坪前，就走开了，只留下西林先生和汉斯，汉斯昂着头，显得非常自信。

西林觉得汉斯好像在蔑视自己，张张嘴想说自己过去侦破过多少疑难案件，好让汉斯明白自己这个大名鼎鼎的侦探不是好欺骗的，可是一看到汉斯那不屑一顾的样子，对马说人话，岂不是天大的笑话，还是开始提问吧。对西林提出的头几个问题，汉斯似乎有些紧张慌乱，回答中不时有错误出现。西林显得高兴起来，可是，汉斯很快习惯了，它对西林的提问越答越沉着，越答越正确。

一个多小时后，奥斯廷来到草坪上，半开玩笑地问道：“西林先生，有什么发现吗？汉斯的表演怎么样？你现在相信吗？”这问话像是对西林的挑战，也像是对西林的嘲讽。

作为一个从未被难倒过的职业侦探，西林感到无地自容，也感到不知所措，他喃喃地对奥斯廷说：“汉斯能正确回答一个陌生人的提问，这根本不可能是预先安排的假戏。”

经过这几次测试，不相信汉斯能思维的人就很少了。在这为数不多的人

中间，有一位是动物学教授冯斯特。他把汉斯为什么有这非凡的本领作为自己科学研究的课题，征得奥斯廷的同意，他经常和汉斯在一起“对话”。

最初，冯斯特提出的简单问题，汉斯都毫不困难地回答出来。后来教授有了新主意，他问了汉斯一个连自己也不知道的问题：“伦敦离纽约有多少公里？”

这道题把汉斯“将”住了，它的大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教授，本能地举起前蹄，又放下，放下了，又举起，始终不知所措。

汉斯失败了。经过这次提问，冯斯特开窍了，他接连提出一些问题，终于发现，凡是自己知道答案的问题，汉斯基本都能正确回答；而自己根本不知道答案的问题，汉斯也无从回答。归根到底，这一切说明，确实不是什么骗局，然而恰恰是提问者把答案暗示给了汉斯。

原来，汉斯是从提问者脸部自然表情的变化得到暗示的，每当提问者等待汉斯回答时，脸部的表情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肌肉不自觉地有些紧张，眼睑也会有所松紧……提问者自己也没意识到，汉斯却注意到了，于是，它就举起前蹄开始敲石阶。例如， $5+7$ 等于多少？汉斯一边敲石阶，一边注视提问者的脸。1、2、3……距答案越近，提问者会显得越紧张。当敲到第12下时，提问者的神经顿时放松下来，脸部绷紧的肌肉放松了，呼吸变得深沉……汉斯从这些细微变化中得到暗示：该停止了。

如果让汉斯找带色的布或写字的纸条呢？提问者及旁观者的目光便会不知不觉地朝目标移动，汉斯就会循着目光流动的方向寻找。这就是它能“做算术”、能“辨色”、能“识字”的秘密所在。

这个谜，终于揭开了，不过，看过汉斯表演的人仍然认为，这是一匹聪明绝顶的马。

后记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由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主持编选。在协会的倡议下，会员单位中有 100 家自愿参加了编选工作。各家自编一卷，全套文库共 100 卷。

名家在编辑过程中，本着导向正确、思想健康、文字规范、格调高雅、贴近少儿、体现特色的原则，筛选了九十年代以来的代表作品，其中不乏精品之作，因此各卷都有一定的质量。当然，由于各个报刊的主客观条件不尽相同，质量上也就难免存在差距，但是总体看来，这套《文库》仍然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年儿童报刊事业的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少年儿童报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足迹。

编辑这样一套《文库》在我国还是第一次。由于经验不足，可能有不少谬误，敬请各方人士和小读者指正。

《文库》卷目中，各卷的顺序是按以下原则排列的：按报刊的性质分为 8 类；同一类中，中央单位主办的在先，地方单位主办的在后；同是地方单位的，按所在行政区划的顺序排列；同在一地的，按创刊时间的先后排列。

《文库》的出版得到了同心出版社的支持，在编辑过程中，一批少年儿童报刊界的老编辑审读了各卷文稿，特此致谢。

1997 年 3 月

